

## ■ 卷首

### 银杏树的时光（外一首）

□ 豫尔

银杏树的时光  
透着一种苍凉和思想  
在透明的叶子上 山坡上腾起的雾  
是记忆里的思想 岁月的炊烟  
更多的时候 是尘世留下的念想  
从树顶望过去 摇动星辰的风雨  
凝固成活化石 目睹  
历史厚重的轮回与歌唱！

#### 一棵树伤心的时候

一棵树伤心的时候  
风已经起了 树叶已经开始  
一片片地落下。后来，冬天就到了  
雪在夜里把树的忧伤 覆盖了  
风从雪面上刮过  
把树的忧伤深埋于雪下 连同冬天  
忧伤的情绪

风远去时 在空气一样透明的河流里  
树又活了过来 那伤心的情绪不在  
是因为春要来了……



### 《七色花》编辑委员会

主任：王永信  
 副主任：杨九命 耿晋萍 张 鹏  
 主 编：耿晋萍  
 编 委：杨九命 景五更 郭银虎  
           霍鹏博 傅澍乾 潘洪科  
 执行主编：傅澍乾  
 责任编辑：潘洪科 冀中石  
 美术编辑：王玉荣  
 封面题字：刘政群

# 目 录

2017 · 3 总第 68 期

## 卷 首

01 银杏树的时光（外一首） / 豫 尔

## 纪实篇

04 勇立潮头前行  
 ——太原选煤厂托管运营美锦选煤厂纪实

/ 黄 河

## 诗歌坛

- 07 秋天因有梦而红（组诗） / 孙凤春  
 08 留村抒怀（外一首） / 温锦萍  
 09 采摘的生活（组诗） / 刘全富  
 10 青山绿水总是情（组诗） / 李盛良  
 11 风雨兼程又一年 / 霍鹏博  
 12 有一种隐痛，一直被黄土深埋（组诗） / 王 起  
 13 阳光音韵（组诗） / 陈修平  
 14 律诗二十首 / 晋 风  
 79 消夏找北行（四首） / 王平和  
 84 平安是首歌 / 申德华

## 小说林

- 16 可乐年华 / 寇佩芳  
 24 堵 / 周永胜  
 37 落俗（长篇连载·之一） / 百 川  
 50 我的眼里只有钱（中篇连载） / 周昌宇  
 72 困境（小小说） / 娄文宝

## 散文韵

- 73 写给儿子（二） / 鲍文昌  
80 书香渲染最美的人生（外一章） / 郭燕红  
81 老伴的玉米经 / 张来香  
83 情系东曲 / 王欢  
85 走进右玉，走进生命彼岸 / 宋变爱  
86 孝敬父母 / 赵金凤  
88 刮痕 / 赵丹辉  
89 春天的图画 / 张珍晖

## 评论台

- 90 文学之梦依然纯真  
——读《前方有盏葵花灯》 / 马明明

## 曲艺苑

- 91 家和万事兴（相声） / 秦玮  
94 抉择（情景剧） / 胡传阁 张晓红 李岩

## 简讯

- 87 王华受邀到山大商务学院讲《走西口》创编故事  
96 集团公司围棋代表队获全煤第21届“乌金杯”  
团体第六名好成绩

主 办：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集团公司工会  
山西焦煤西山煤电职工文化艺术联合会  
编 辑：《七色花》编辑部  
地 址：太原市万柏林区西矿街325号  
（西山科技馆二层）  
邮 编：030053  
电 话：（0351）6212154 6215415  
电子邮箱：XSWLQSH@163.com  
出版日期：2017年7月

# 勇立潮头前行

——太原选煤厂托管运营美锦选煤厂纪实

□黄河

从2012年开始，煤炭市场持续经历着寒冬，产能过剩，需求不旺，煤价下降。危机面前，很多煤企举步维艰。山西焦煤西山煤电太原选煤厂作为一个全国建厂较早、已有五十余年发展历史的中央型选煤厂，如何使煤炭洗选主业破解困局，延续优势；如何使全厂将近一半的生产从业人员发挥专长，有用武之地，厂党政转变观念，拓宽思路，大胆实践，走出去搞托管，克服发展瓶颈，走上一条不同寻常的开拓之路——

—

面对日益严峻的煤炭市场形势，市场需求的下降导致太原选煤厂年入洗450万吨的生产能力难以饱和，生产任务逐年下降。在问题面前，选煤厂党政一班人审时度势，未雨绸缪，积极实施转型发展战略，提前筹划，建起会议中心，不断完善会议服务、餐饮住宿、游泳健身、庆典礼仪等各项功能，为转型谋篇布局。在抓好辅业的同时，对于洗煤主业，厂党政一直心心念念放也放不下。

作为一个老厂，太原选煤厂从1959年10月投产之后，摸爬滚打，砥砺奋进，积淀了深厚的人才、规模、技术和管理优势。在新的考验面前，在产量萎缩情况下，主业难道就这样安于现状，固步自封吗？这么多年形成的主业优势就此放弃？如何进一步发挥出洗煤管理优势，如何利用好专业劳动力资源，如何彰显老厂的技术实力，主业的突破口又在

哪里？

拨开重重迷雾，厂党政深知：风物长宜放眼量，市场的问题只能靠市场来解决，在市场面前，产量缩减不可逆转。狭路相逢勇者胜，只有在危机中找到生机才能闯出一条新路。天上不会掉馅饼，只有积极想办法，走劳务输出之路，才能分流一部分主业人员，盘活闲置的劳动力资源，通过创收创效，使主业吃饱，让职工收入不受影响。

思路决定出路，观念一转天地宽。有了这样的思路，该厂领导班子抽调专人成立对外业务工作机构，积极发动各种力量、利用各种渠道收集有关托管、劳务输出等方面的信息。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5月，太原选煤厂获悉山西美锦集团计划托管一座200万吨选煤厂的信息，厂领导一班人以敏锐的眼光把握市场形势具体情况，以审慎的态度多方调研实地考察，以科学的方法精算预估数字分析，以客观的分析审视自己综合研判。该厂原领导数次召集一班人统一思想，酝酿讨论，考量分析。之后，召开专题职工代表大会，征求职工代表对托管美锦选煤厂计划的意见和建议，109名参会职工代表中有94%以上的人同意托管。

有了一班人的强烈共识，有了干部职工的理解支持，经过艰苦谈判，山西美锦集团正式确认选择与太原选煤厂合作，以吨原煤16元加工费的市场价格，签订六年托管合同。

## 二

首战告捷，拿下托管合同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真正开始的创业之路却分外艰辛。尽管有着近60年选煤生产管理经验，如今真正走出家门，组织一支队伍去托管运营一座200万吨的选煤厂，对于太原选煤厂来说还是第一次，一切都是新的，所有的事情都在摸索之中。

为了保证托管运营工作有条不紊，从确定托管的第一天开始，全厂上下统一行动，对现有的人力、技术和管理进行进一步调整，并安排总工程师、机电、多经三名副厂级干部分工负责，抽调数名安全、技术素质过硬的干部具体落实托管运营工作，做到本部生产与托管运营相互兼顾、两不误两促进。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16年6月12日，该厂组织洗煤运转司机、设备维护人员、煤质化验、调度指挥、后勤保障等方方面面共40余人正式接管进驻美锦选煤厂，开始征战清徐。征战首日，当班生产人员就面临了矸石筛掉落、煤跑得到处都是的突发问题，无奈之下，全员到现场清煤直到很晚很晚。

创业艰难百战多，樱桃好吃树难栽。美锦选煤厂是一个已运行13年的民营选煤厂，其现场管理模式、设备状况、生产条件，远远无法与国有企业相比。现场生产设备更新投入不足，工艺环节能省则省，安全设施严重短缺，现场生产条件标准化水平非常低，跑冒滴漏到处都是。分班作业的托管职工们每天白天人员披星出门、戴月回家，夜班人员风尘仆仆、夜以继日，每天光是往返路程就近三个小时，再遇上国道堵车，往返时间会更长。到达岗位后，大家积极投入到工作状态，有序清理现场积煤积水、完善安全设施、改善现场安全生产条件，只要是条件允许，就尽量开车生产，保证入洗最多的原煤。

刚接管美锦之后，由于运转司机不固定，每个职工对现场设备的认知和熟悉的程度不同，对生产工艺的研究和驾驭的能力不同，而设备也好像在欺负“生人”，经常不是驴不走，就是磨不转，常常在关键时候掉链子。因为一个设备趴下，生产就不得不停下来，运转司机们迅速处理跑煤跑水，检修

职工马不停蹄地进行抢修。为了保证正常生产，大家都使出浑身解数，只要是派去的职工，就当好每一个班，检修人员更是驻扎在美锦，随时处理设备问题。

2016年7月中下旬，太原经历了百年不遇的暴雨，大雨如注，经常连夜地下，大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美锦选煤厂地势低洼，光是厂门口就积着厚厚的雨水，职工无法下脚，只能派铲车在门口接送职工。车间内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大家穿着很高的雨鞋，不停地扫除积水，一双雨鞋几天就沤烂了。7月19日的一场暴雨，使美锦选煤厂到处都是积水，受煤坑被淹，配电室进水，到处是险情。职工们一到厂里，就被安排到各个地方用潜水泵抽水，对于受灾最严重的受煤坑岗位，除了被水淹了之外，露天煤场的煤也随着雨水灌到了受煤坑皮带，大家集中全力，抽水的不停手，往外铲煤的挥锹奋战，经受了抗洪抢险的考验。

## 三

万事开头难，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所有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现实却是磕磕绊绊，不顺当的事情屡有发生。派去清徐的职工因为现场环境差、条件艰苦、路途遥远等各种原因，有些人开始抱怨，有些人抵触，不想去、不愿意去，职工情绪不稳；生产现场设备欠账多，突发情况多，引发工作量大，付出人力牵扯精力大；设备问题频发，严重卡着生产的脖子，有些设备已经到了不换不改就无法继续运行的地步，光靠小修维护已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生产工艺简单，环节不匹配，产量不高，跳起来都感觉摘不到果子；磁铁粉、煤油等主要消耗居高不下，靠挣吨煤加工费的目标似乎遥不可及。种种难题困扰着大家，各种猜测疑虑也浮出水面：难道民企是在转嫁成本？难道大家是在赔本赚吆喝？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面对这种种想法，在种种困难面前，是直接打退堂鼓？还是想尽办法，迎难而上？厂党政一班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托管运营之事进行再讨论，对存在的负面思想一一进行判断，对困难和棘手的

问题一一对照查摆，对投入和收益的经济账一一进行细算。大家一致认为：托管运营的方向是对的，困难也只是暂时的，现在的投入是为了长远的收益。志存高远，路在脚下。尽管前方风险重重，坎坷不平，但既然认准了，就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咬定青山不放松。

为了使全厂职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该厂层层落实，并做好职工们的思想工作，把转岗分流的意义特别是托管运营的必要性以及前景给职工讲清楚，把前期投入与后期产出的关系让职工算明白。与此同时，虽然该厂托管运营的工作刚刚起步，但是已得到山西焦煤和西山煤电两级集团公司的高度关注，厂领导还代表太选在山西焦煤工作会上做了托管运营经验介绍；西山煤电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王玉宝在亲临该厂督导时，对实施托管运营的市场意识和大局意识给予充分肯定，对职工的吃苦耐劳精神给予高度赞扬，对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当即拍板；集团公司相关领导、各个部门都对该厂托管运营工作给以有力的支持，这些无疑给该厂党政无穷的动力，也给职工吃上了“定心丸”。

#### 四

思想问题一旦解决，思路一旦廓清，认识一经达成，一个个问题迎刃而解。该厂完善健全托管运营领导组，并于2016年9月，成立托管运营公司，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12月又成立托管运营党支部，配齐公司班子成员；该厂将托管运营各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周召开协调会，及时处理挡手问题；规范完善托管运营各项制度和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对于挡手的设备问题，该厂坚持“磨刀不误砍柴工”的理念，加强与美锦集团的沟通交流，对运行一段时间的设备情况进行全面反馈，对于重要设备的更换争取美锦的最大支持；加大检修力度，对严重影响生产运行的设备进行维修更换；发挥检修人才优势，自行制作安装更换设备；加强计划检修，做好设备日常管护，确保设备完好。

在生产组织中，该厂坚持“安全第一”的思想，

加强现场安全管理，保证安全；调整人员组织，对生产人员采取相对固定的办法，使人员更有责任心；适应生产情况，合理调整生产作息时间，实现连续生产和高效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也使职工有更充足的休息时间，避免疲劳作战；集中组织精干力量，下大力气进行生产工艺研究，12月份实现重介双系统运行，小时上量大幅提升。

他们还加强成本管理，向民营企业约翰芬雷公司学习先进的托管经验，立标对标达标；强化对磁铁粉、煤油等主要消耗材料的控制，改造设备，理顺工艺，磁铁粉单耗大幅下降；做好材料配件的供应工作，做好考价，以比较公允的价格，保证及时供货，降低采购成本，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加工费投入；做好内部控制，在材料的计划、采购、验收入库、出库等环节，采取不相容岗位互相分离的制度，实现过程有制约，有监管，减少中间环节漏洞。

在精心组织生产的同时，对于托管运营公司提出的实际困难，厂领导都会迅速反应，积极解决。为职工盖起简易工棚，职工们有了休息室；重大节日、酷暑严冬，厂党政工领导都会前去慰问，美锦职工成为全厂所有职工的牵挂。

真金淬炼万般磨，成针铁杵需时日。从2016年6月12日到12月底，托管运营公司累计入洗原煤57万吨，加工费累计实现收入916万元，利润到年底收支持平，实现转岗分流97人。2017年1月，该厂加大力度，对托管运营公司试点实行契约化管理。

百舸争流，千帆竞发，创业的航程不会一帆风顺，也不会一蹴而就，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勇敢智慧的太选人将不负众望，勇立潮头，砥砺前行。

（作者单位：太原选煤厂）



# 秋天因有梦而红 (组诗)

□ 孙凤春

## 秋天因有梦而红

是对命运的抗争  
是一年又一年为之不安的风景  
在向往这座火山下  
穿越生命  
奔腾而汹涌  
秋天因有梦而红

真想拿起镰刀  
慰藉一下心灵  
真想让秋风  
把自己爽个干净  
真想燃烧  
藏在灵魂深处的那份感情  
真想阅尽人生  
把未来看个究竟  
秋天因有梦而红

如果用万紫千红  
能把心中的爱说清  
我宁愿将热血捧给晚霞  
让整个秋天红彤彤  
如果憧憬能消除内心的隐痛  
我宁肯为梦赌注一生  
不管输赢  
秋天因有梦而红

## 丑恶值多少钱

连年的沙尘暴对着人们的耳朵大  
吼  
快觉醒吧

人们不理 只顾赚钱  
连年的旱灾和洪灾对着人们的耳  
朵大吼  
快觉醒吧  
人们不理 只顾赚钱  
连续不断的警笛对着人们的耳朵  
大吼  
快觉醒吧  
人们不理 只顾赚钱

邻里的孩子被拐卖了  
人们不睬 只顾赚钱  
同事的妹妹染上艾滋病了  
人们不睬 只顾赚钱  
自己的母亲吃了假药死了  
人们不睬 只顾赚钱

雪没了  
树没了  
鸟儿没了  
花儿没了

爱心没了  
公平没了  
正直没了  
奉献没了  
公德没了

真没了  
善没了  
美没了  
蓝天没了

白云没了  
河流没了  
月亮没了  
太阳没了

人世间琳琅满目的  
只剩下  
丑恶、干渴、饥饿、病魔、战争  
黑暗和死亡  
人们一看除了丑恶便宜些  
其他的都不敢问价  
于是就去问：丑恶值多少钱？

## 出 家

三十年前  
我患了糖尿病  
省级专家告诉我  
要饮食控制

二十年前  
我患了颈椎病  
享受国家津贴的专家告诉我  
要静养，减少活动

十年前  
我患了抑郁症  
心理学家告诉我  
你改变不了环境  
就去适应环境

而今  
我患了癌症

大家告诉我  
要远离社会环境  
远离人文环境  
去找一个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  
我问环保家  
哪有这样的环境  
他干脆地告诉我：  
出家

(注：诗中的我为虚构。)

### 春 愿

为了深切地感受你  
我把心中太多的暖流结成冰  
结成一块浑身酥了的春冰  
把毛孔、眼睛、耳朵、鼻子直至  
心灵  
全部裸露在这春季里  
在花香、草香  
在撩拨人心的春风里  
在杨柳吐叶的响声中  
在阳光明媚的思想下  
慢慢地融化

把爱渗给善男信女  
把沮丧、烦恼和焦虑  
化进粪土  
再渗透给庄稼  
把希望留给树  
把往事捧给晚霞……

就把明天和未来给自己留下

让我像一株簇新的刚破土的嫩 膨胀  
芽  
在母性的春天里  
慢慢地长大

### 穷人的享受

选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  
去一个春光明媚的田野  
仔仔细细地瞧瞧蚂蚁搬家  
清清楚楚地看看鱼游水底  
认真地真地瞅瞅小草发芽

挑一个满月的夜晚  
以欣赏的心情  
听听秋虫们的歌唱  
用一颗童心  
观一观萤火虫的飞翔

随便一个夏日的午后  
择一洼背人的小河  
一丝不挂地泡进去  
把自己从大到小  
从富到穷  
从虚伪到诚实  
从浮躁到冷静地  
还原一回  
再躺在记忆的石板上  
让老家的太阳  
将通体的细胞  
跟花开一样  
一朵，一朵，地

### 第三只眼睛

人活到我这个年龄  
就长出了第三只眼睛  
就像麻将桌上的摸牌  
就像赌玉人对玉原石的把握

有些事情  
用明亮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  
比如移情  
比如官场  
比如商家口中的童话

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  
有些事情 有些事物  
不仅需要我们的眼睛、耳朵、鼻  
子  
甚至连同我们的触觉和感悟  
还要加上我们的知识和阅历  
才能洞若观火

(作者单位：西曲矿)



## 留村抒怀 (外一首)

温锦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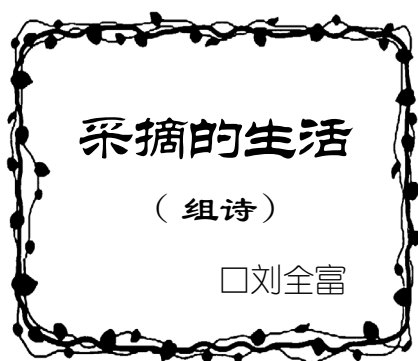
银装素裹蜿蜒吕梁  
曾奔涌出《沁园春·雪》的豪放  
印记，后人敬仰  
追随足迹  
踏上东征启航  
奔腾黄河荡气回肠  
青纱帐神枪手是民族脊梁  
窑洞 油灯映出伟人诗行  
金辉照昆仑  
红霞映吕梁

### 昭余印象

仰望牌楼老街悠长  
亘古不变 熙熙攘攘  
冬雨 我手擎一把油纸伞  
踏着青石板走进你那深深的雨巷  
多年的思恋  
深宅 布店 鞋铺 票号 茶庄  
独轮车辙喧嚣着不老景象  
寒来暑往 岁月流逝繁华如昨  
揣着游子心独行  
感怀生命的过往  
悠悠心瓣  
在此 品读晋商

(作者单位：金城公司)





## 采摘的生活

(组诗)

□刘全富

### 采 摘

爬上枝头  
像只云雀  
感觉天空的自由

抱住枝杆  
摇啊摇  
摇落满天星辰

收获了天和地  
把中秋的月儿  
放在盘中  
任你品尝

广寒宫宇  
如何锁住  
嫦娥的自由

采摘生活的快乐  
采摘爱情的永恒  
采摘天宇中  
最亮的那颗星

### 春天来了

一场雪  
明媚了天空  
唤醒了大地  
净化了心灵

白杨吐出嫩芽  
垂柳显露轻佻  
松树的针叶上  
泛出新绿

麻雀成群结队欢唱  
鸱鸢们锐利的叫声

也未能惊扰它们的喜悦  
啊，春天来了

春天来了  
风开始舞蹈  
水流出柔情  
万物蓄锐勃发  
阳光  
温暖了世界  
温暖  
将把世界变得充满希冀

### 过 年

忽忽的脚步  
茫然与疲惫  
把日子归零

时间就是杯老酒  
渗淡了容颜  
苍老了岁月

如果说有点悲伤  
那就在今晚醉倒

把一切都丢给  
子夜的钟声  
让明年的曙光把你唤醒

重头再来  
踏上追赶太阳的征程

### 中国情人节

听风悄悄告诉我  
雨就会来了  
听雨伤心地诉说  
流着牛郎织女的眼泪  
连绵不断的雨  
永远不断的情  
止不住的泪水

两界情缘  
苍茫的日子  
七月七日  
我与担簦中的孩儿  
在天河边等你

阳光为何隐去  
星星为何悲愁

问天？  
何时送我一架彩虹  
渡我们一家人团聚

长空悲叹  
天庭的那道圣旨  
凝固了情的时光  
固定了爱的模式

### 爱 你

爱你  
因为爱你  
天地间才这样美丽  
风雨漂泊  
也会感觉幸福的涵义

爱你  
因为爱你  
世界才变得丰富多采  
一片绿叶  
也会展现生命的涵义

爱你  
因为爱你  
人世间才情愫缠绵  
天涯沦落  
也不会感觉到孤寂

爱你  
因为爱你  
宇宙才有日月星辰  
每束光线  
都是我的情意

爱你，爱你  
哪怕天崩地裂  
情丝难断

爱你，爱你  
哪怕宇宙熄灭  
爱意永恒



# 青山绿水总是情（组诗）

□ 李盛良

## 留连乌镇的时光

有这 石巷 石板路  
老屋 雕梁  
和千年流淌的河水 乌篷船  
才称得上  
江南六大古镇的 鱼米之乡

终于成为一个  
说走就走的人  
走进江南女子  
恬静温婉的目光  
情深雨濛  
仿佛时间静止

最美的清晨  
嗅着东栅扑面而来的水乡气息  
进入水墨画般的梦境  
浪漫的夜晚  
枕着西栅似水的柔情入眠

## 人间天堂

放下疲倦的心  
慢享了一次时光

置身诗情画意的苏杭  
各具特色的风光 映入眼帘

把群峰 奇石  
搬进园林的苏州  
假山王国的美誉尽享  
杭州柳浪闻莺的西湖  
让人贪恋这里的美景  
有水才显灵气  
水是这两座城市的灵魂

乘车或荡桨入内  
漫步其中 游览两天  
阅读 历史千年经典

## 放飞童趣

墨翟看到鸱鸢

在空中盘旋  
以木制成鸟  
后来 鲁班  
削竹制鸢  
天上飞翔三日不掉

五代李邕  
装上竹笛  
风动而鸣  
宛如古筝  
故叫风琴

书中记载  
春天放风筝  
使其随风自由飘摇  
少儿张口视之  
以泄内热 且最能清目  
这一起源于齐鲁  
人们非常喜爱  
有益身心健康的 户外娱乐活动  
风靡全球

## 花海里的校园

溯源于  
湖广总督张之洞  
创办的自强学堂

东湖水环绕的珞珈山上  
一座座中西合璧  
古朴典雅的宫殿式建筑  
堪称中国最具魅力的校园之一

首开女生游泳课的武大  
结束了封建社会  
禁止女生游泳的历史

三月怒放的樱花  
绚丽多彩 酷似花的海洋  
慕名赴约赏樱的游客  
如痴如醉

武大因樱而美丽

但原来并没有樱花  
是侵华日军  
在复杂的历史背景里  
栽下第一株樱花

今天的樱花 已远非昔花  
我们在享受樱花  
渲染的春色时  
请勿忘国耻

## 山盟海誓

南天一柱  
天涯海角 日月石  
就是背对马岭山  
突兀在海滩 海面上的巨石

被人们  
赋予了  
相依相偎的寓意  
有着浪漫的爱情传说

情侣相随 山海作证  
都一起走到了天涯海角  
还有什么 不能一起面对  
坚信 爱一定会天长地久  
永恒不变

## 鹿回头

在钟灵毓秀的海南  
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古时 一位强壮的黎族青年猎手  
追杀一只母鹿

赶到山崖时  
他突然 不忍心射出手中的利箭  
母鹿感激地回过头来  
神奇地  
变成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少女  
后来 两人结为恩爱的夫妻

生活中 只要心生善良  
逃跑的爱  
也会猛然回头



# 风雨兼程又一年

——为西山煤电 2016 年度劳模表彰暨文明创建工作颁奖大会而作

□霍鹏博

西山这一年，过得不容易啊——  
经济下行，产能过剩，资金短缺，经营困难，  
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该如何掌舵，才能在严酷的市场风浪中，  
将西山这只巨轮开得平稳、开得安全，  
让它继续劈波斩浪，迎难而上！  
这一个个的问题，始终萦绕在领导者的脑海中，  
让人彻夜难眠！

西山这一年，过得不容易啊！  
几十年的老矿说关就关啦，  
主力矿井也不能正常生产啦，  
我们这些在矿上干了半辈子的老伙计们，  
心里难受啊……  
这红红火火的日子咋一下就变得这么难啦？  
有谁能告诉我，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为咱西山分忧解愁？

西山这一年，过得不容易啊！  
大学毕业后，怀着一腔热情来到这片火热的土地，  
一心想着，要在这里施展抱负——  
要把家成在这里，要把业立在这里，要把根扎在这里。  
可如今煤炭企业的日子这么难过，  
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有谁能告诉我，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啊？

你看那浓浓迷雾，要遮挡我们的视线；  
你看那重重关隘，要阻止我们的脚步！  
你看那一股股寒风，让我们感到呼吸不畅；  
你看那一阵阵冷雨，让我们感到凄苦寒凉！

是像柔弱的小草低头哀号，  
还是像挺拔的大树迎风歌唱？  
是像窝里的小鸟浑身颤抖，  
还是像天边的鸿鹄展翅翱翔？  
是敷衍塞责得过且过，  
还是勇立潮头敢于担当？

是不管不顾无视责任，  
还是爱我西山挺起胸膛？

我是西山人，西山是我家！  
我是西山人，西山是我家！  
我是西山人，西山是我家！  
我是西山人，西山是我家！

西山，您就是我们的母亲，  
我们就是吮着您的乳汁而变成健壮的儿郎，  
我们怎么能不爱西山！

西山，您就是我们的家园，  
我们就是依靠您的养分而长成高大的树木，  
我们怎么能不爱西山！

西山，您就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就是凭着对您的信念才展开了青春的翅膀，  
我们怎么能不爱西山！

西山，我们的母亲；  
西山，我们的家园；  
西山，我们的希望——  
我们爱西山，西山爱我们！

总理的深情嘱托，  
省委书记的亲切关怀，  
各级领导悉心指导——  
西山人倍感荣光！  
神圣的复兴使命，振兴企业的赤子情怀，  
干部职工凝心聚力，西山人越战越强！

往前走！  
一个个建设西山的誓言，还在内心里反复地回响；  
往前走！  
一个个壮大西山的梦想，还在胸膛中不停地激荡；  
往前走！

一幅幅发展西山的蓝图，还在脑海里周密地酝酿！

往前走，就让我们翻山越岭；  
往前走，就让我们披荆斩棘；  
往前走，就让我们灿烂辉煌！

此刻出发——  
高举创新火把，革新，创造，发明，  
让智慧的泉水汨汨流淌；  
开设创新基地，延揽创业人才，  
让灵感的花朵纷纷绽放！

此刻出发——  
紧跟新时代，走出小天地，探索互联网；  
谋划大产业，拥抱大数据，移师新战场！

此刻出发——  
登门求教，谦虚恭敬必须像学生重回课堂；  
听人授课，吸纳知识甘霖才能像禾苗茁壮成长。  
南来北往，观天下大势，学百家之长；  
洽谈协商，谋合作双赢，定转型方向！

此刻出发——  
后勤走市场，服务高品质，经营更有方；  
多经拓疆土，盈利有办法，创效人欢畅！  
管理升级效能倍增，产业转型出路宽广；

基层、基础、基本功，安全之城固若金汤！  
实施承包制，有诺必践，说到做到；  
管理契约化，一纸合同书，就是军令状！

多年以后，历史将铭记我们的忠诚——  
当西山受苦受难的时候，  
我们不离不弃，人人担当！

多年以后，历史将铭记我们的勇敢——  
当希望飘忽迷茫的时候，  
我们看准方向，敢试敢尝！

多年以后，历史将铭记我们的顽强——  
当困境无边无际的时候，  
我们逆势而行，迎难而上！

多年以后，历史将铭记我们的奉献——  
当雾霾散尽、阳光普照的时候，  
我们会满怀欣慰，心花怒放！



## 有一种隐痛，一直被黄土深埋（组诗）

□ 王 起

山 西

左手太行右手吕梁  
山挨着山煤连着煤  
浑身的脉络  
流着黑色的血液

大同、西山、阳泉、汾西  
霍州、潞安、晋城  
七片巨大的肺叶  
几经烟尘的熏染  
呼吸

已渐渐困难……

说起山西，有一种隐痛  
一直被黄土深埋

坠落的流星

活着的星星，就要迁往  
另一个遥远的星系了  
（那是一座新建的矿井）  
清冷的夜色中，只留下  
那些坠落的流星

在废弃的巷道里叹息

他们的灵魂，无处安放  
只好留在煤层里  
与死去的木头、金属  
一起被大山囚禁  
被瓦斯和水围困

闭 坑

主井和副井流尽了  
最后一滴黑色的眼泪  
喘息了半个多世纪的风机  
终于停止了呼吸

一位被时间掏空了  
内心的老人  
像一根腐朽的坑木

枯竭的身子  
再也没有力气支撑  
正在下沉的顶板

一篇上百页的《闭坑报告》  
成为悼词，完整地总结了  
矿井的一生

### 沉陷区

淘金的人，躬身在阴影里  
用合金般的牙齿  
日夜噬挖着山下面  
藏着的煤，地表成了  
无辜的受害者

山脊日渐弯曲变形  
岩石破裂的声音  
自下而上，波及到地面

裂纹依次在山坡上绽开  
不断地扩展、延伸  
为河流和树木  
设下一道道陷阱  
花草殉情，野兔失足

地心之火仍未熄灭  
四季被燃成灰  
裸露的山色  
不见一只候鸟的影子

### 关停

矿井关停的消息  
绝不亚于一次瓦斯爆炸  
所产生的轰动效应

长了舌头的风，一夜之间

传遍山里山外  
父亲疑惑，儿子不解  
一座养活了三代人的煤矿  
说关就关，过多的无奈  
写满每个人的脸上

北风从山口刮过  
夹杂着零星的雪花  
突如其来的寒意  
令人们无所适从  
这时，有人喊了一句  
冬天来了



## 阳光音韵 (组诗)

□ 陈修平

### 咀嚼阳光的味道

故乡，开门见山  
小时候，看着纯净的天空  
就想爬到最高的山巅  
踮起脚尖，高举双手  
捧住洁白的云朵  
然后，像棉花糖一样塞进嘴里  
咀嚼出阳光的味道

### 向日葵，坚持与太阳对话

因为渴望着光和热  
我时时保持着，与太阳对话的  
姿势

因为长期沐浴阳光  
我的脸膛，也洋溢着太阳的光辉

终有一天我会老去  
但向着太阳度过的每一个日子

心底坦荡，无怨无悔

那饱满的籽粒  
是我在阳光下孕育的果实  
来年大地春回  
我的儿女们也会传承我的基因  
在岁月轮回里，持续坚守

### 阳光地带

蓝天与大地交辉，绿叶与碧水  
相映  
阳光地带，白鸽的轻羽  
把天空擦拭得异常澄明

凝视片片绿叶  
我看见纤纤脉络融会贯通  
流动着阳光的语言  
蝉的低吟，鸟的清唱  
此起彼伏，弥漫于绿荫深处

浮光掠影的水域

沙鸥梳理潮湿的思绪  
啁啾的鸣叫  
滑过光洁的湖面  
漾开圈圈涟漪

阳光地带，七彩的空间  
风在释放惬意  
草地上，羊群撒欢，彩蝶蹁跹  
牧羊人的歌欢快地于草叶晶莹  
和平的泉水，如一匹白练  
缠绕草地的腰间  
潺潺流向远方

我打草地走过，分明感触到  
他们善良的目光投来友好的注视  
也分明看到，他们心尖上那枚殷  
红的花瓣  
散发出无与伦比的芬芳

### 阳光抒情

步出母亲的怀抱  
阳光，是呈现于我眸中的  
第一幅图画  
阳光，你孕育了我幼小的生命  
又在你无微不至的爱抚中  
我拔节升起

阳光，你激起了我人生的渴望

唤醒了 我体内爱的冲动  
在贫病交加的日子里  
阳光，你始终如一的笑靥  
成了我唯一的安慰

攀登高峰  
我期盼与你无限亲近  
期待与你敞开心襟畅谈  
从你宽厚仁爱的脸上  
我读出了无比的信赖和真诚

举起手臂  
紧握住太阳  
如同紧握我自己的生命  
在寒风压境的岁月  
阳光，你是珍藏于我心中的  
一拱暖炉

### 春天的旗帜

春天，婷立于花蕊  
聆听蜜蜂的轻吟  
阳光之箭袭来  
我听见骨节的悸动声  
自花丛中频频传出  
响彻彼此的心际

纯净的鸽羽  
攸地划过萌动的天宇  
蓝色的飘带  
以季节特有的轻盈  
缠绕伊人的腰际  
吮饮芬芳

春天深了，烂漫的春花  
以昂扬的激情

擎起七彩的旗帜  
城里人蜂拥奔向乡野  
调动忙碌的视觉嗅觉触觉味觉  
喜形于色  
而农家人感受春天的方式  
犹如厚实的黄土地  
朴实无华  
他们卷起沾满泥浆的裤管  
播种，插秧  
用最袒露最直接的方式  
把春天落到实处  
然后，用全部身心  
倾注水稻的整个生长过程

### 致敬太阳

亿万斯年，你以一种亘古不变的精神  
维护着你的誓言  
你炽烈的赤子之身  
昭示着生命的永恒

漫漫长夜孕育了你光明的信念  
凄风冷雨幻化出你心中的彩虹  
你不停地跋涉，举着希望的火把  
无垠的人生之旅  
碾出追求的辙痕

欢乐与苦难是一对孪生姐妹  
沉闷之后，奋力向另一个幽境探索  
无需进行注释  
只要心火不熄  
汗水和鲜血凝成猎猎高扬的旗帜  
绽放出绚丽的太阳花

独立苍茫，空旷  
我以一种崇敬的心情欣赏你，感受你  
我珍惜人生的恩赐  
对于水和花  
我会像爱我柔情的娇妻和天使般的儿女  
步入阳光的氛围  
我分明感触到一种人性的辉煌  
苍松是歌，小草也是歌  
大海是歌，小溪也是歌

体验了生与死，苦与乐  
我懂得了热爱生活  
学会了在悲痛中放歌  
学会了面对深渊狂笑  
向往于纯净清爽的黎明沐浴温馨晨曦  
习惯于落日熔金的意境感受夕阳的雄浑  
渴望于高山之巅举手与蓝天相握  
喜欢于幽林之中与百鸟相和同欢  
我喜爱种植新鲜娇嫩的幼苗  
让她接受阳光无微不至的哺育  
我也爱放飞传播和平的白鸽  
让她自由翱翔浩瀚蔚蓝的天宇

太阳之花盛开，生命之光永存  
追求行云流水般的飘逸  
追求大野夕阳般的壮美  
圣洁而崇高的情愫  
充盈我舒展的心胸  
我以我青春的热血  
谱一曲旋律的悠扬  
向心中的太阳致敬

## 律 诗 二 十 首

□ 晋 风

### 五五感怀

往事无须说淡鲜，人生回味也欣然。  
开窗不忆风花月，挥笔少思霜雪年。  
早置微身名利外，且将浓墨画屏前。  
闲来偶把斜阳钓，笑看银丝垂上肩。

### 人日居邯郸有题

(也用陈子龙韵)

窗外天空未见新，他乡酒醒遇春晨。  
为寻旧日回车巷，误作街头学步人。  
梁煮千薰烦梦灶，梅开二度乱河津。  
鸡鸣不管除霾雾，留与赵家将事陈。

## 岁尾说

碌碌庸庸又一年，无忧无虑也怡然。  
薪低将就可糊口，屋小凑乎能入眠。  
不敢街头言国事，更羞家里说人权。  
若猴真懂贱民意，莫让鸡鸣霾雾天。

## 冬至次韵贺家冲生日

又在京都摆寿筵，酒杯似比体还宽。  
九天降旨飘银絮，五岳携诗盛玉盘。  
堂上挥毫能炽热，席中吟赋可驱寒。  
人生岁月凝成律，莫要冲冠总拍栏。

## 胡侃论树说才

久在深山不自哀，无需修剪自然裁。  
横斜曲直随心长，粗细高低任意栽。  
但得能添沟壑景，何须去做栋梁材。  
莫将有用当成好，或许无为更少灾。

## 重阳夜

不敢登高心怕凉，也无杯酒兑蟾光。  
街头老树红黄叶，镜里衰翁黑白霜。  
病骨羞言思报国，疏才更怯赋吟章。  
一帘风月关窗外，暂遣闲情入梦乡。

## 游霍州陶唐峪

玉柱挺身云外头，天开一线曲通幽。  
石门凿洞飘银带，山寺封坛锁木楼。  
岭上神龟逐蛱蝶，潭中仙女戏猕猴。  
陶唐景色名三晋，说是当年尧帝留。

## 飞机上眺望

追星逐月踏云绸，也把凡身霄汉游。  
万里山川归一镜，九天风雾访双眸。  
长江细似蚁行线，泰岳矮如螺缩头。  
未及再寻汾水浪，银鹰早已落并州。

## 登北武当

足底闲云绕碧峰，眼前野鹤卧孤松。  
灵猴捧出千年露，老道邀来百丈龙。  
俯看龟蛇争领地，坐听梁瓦话归宗。  
天梯垂下人间近，慢步轻移一万重。

## 戏赞陈廷敬

生在明朝仕在清，犹能浊世挂廉名。  
善施狐话狼群舞，常借虎威冰面行。  
四万七千多少漏，三朝一统几成精。  
只缘久在康熙侧，便把家乡叫帝城。

## 登广武长城有思

塞上称雄千百秋，狼烟常把帝王羞。  
赵家父子成笼鸟，朱氏儿孙做困囚。  
可是城墙砖不固，莫非将士骨衰柔？  
只缘烽火痕犹在，野草年年遮耻沟。

## 夏游杀虎口感怀

烽火狼烟事已空，无边暑色草香融。

苍头水阔连胡月，关口毡长接汉风。  
民族不应分你我，山河岂可隔西东。  
当年妹妹悲离曲，留在老街回忆中。

## 谒岳王庙

欲救徽钦再入官，凭栏远志贮悲风。  
驱除鞑靶枪难舞，收拾河山路不通。  
边帅担忧家国破，当朝最怕政权空。  
为臣差识君王意，枉死不知谁是凶。

## 蓟县黄崖口长城所思

雄关一道蓟门横，险隘从来多战争。  
涯口曾留将士血，垛楼难觅炮枪声。  
绵延百里为防敌，残喘千秋自掘坑。  
皇帝窝囊民受辱，国强何用磊长城？

## 围棋

交错千条说竖横，一方天地一方枰。  
手无力道盘中死，心有机谋劫后生。  
抢势便能赢大局，收官尽可夺边城。  
是非自古难评定，胜负皆因黑白争。

## 游蒲县东岳庙

山门翠柏玉龙蟠，欲上凌霄桥倒悬。  
骨里无私任火烤，心中有愧怕油煎。  
穿行地狱未成鬼，平步青云不是仙。  
莫累他人多费墨，一联震世绿千年。

## 游窦大夫祠

一道寒泉冲岁月，千年老树忆沧桑。  
大夫心为开渠累，皇帝手因留墨忙。  
烈石祠中悲烈士，无梁殿里话无良。  
闻知鸣犊西天去，孔子回车别晋阳。

## 扬州观运河所思

声名一臭恶便多，尽把隋亡怨此河。  
史上骚人挥愤笔，舟中娱妓唱悲歌。  
只言堤岸双排柳，不看田间万亩禾。  
泽惠山川情未了，是非功过墨掀波。

## 深秋游瘦西湖

相聚扬州兴致高，瘦西湖上觅琼箫。  
水中依旧千秋月，镜里空余廿四桥。  
银塔留痕陈旧事，玉人隐迹别前朝。  
莫道霜摧花落尽，曲岸和风梳柳条。

注：陈——诉说。

## 月夜抒怀

婵娟入院上书房，看我龙蛇纸上狂。  
挥笔涂成诗一首，举杯吟得赋三章。  
风吹几案山河动，花落琴弦曲韵香。  
莫道骚人贫屋小，窗前汾水绿波长。



# 可 乐 年 华

□寇佩芳

吴大姐脸上毫无表情，她若无其事地把扫帚、簸箕和墩布发到我们俩手里。我接过吴大姐递过来的扫帚，手在不停地颤抖，由微微的颤抖，到抖得无法克制。我突然间恨她，是非常非常恨的那种恨。

其实，在这之前我就知道，我们这一批学生分配的工种都是打扫卫生。但是在没有具体分配工作之前，我的脑海里一直涌动着一些美好的东西，是希望？是幻想？还是一些别的东西，我无法说得清楚，反正这些美好的东西，一直支撑着我完成考试、培训、乃至军训这一系列过程。

但在此刻，那点仅存于脑海里的美好的东西，如同一只漂亮的彩色气球，被人一戳即破。真正面对现实的时候到了，无助、委屈、失望，甚至还有一丝绝望一起涌上心头，现在，最重要的是我坚决不能哭出声来，那样会成为大家的笑柄，我感觉我突然间像从高山顶峰跌落到万丈深渊，我的世界瞬间变成一片黑暗。

其实，吴大姐是在例行公事，她根本没有义务去理解我此刻的感受，更没有义务给我一个歉意的微笑。我的思想怎么竟脆弱到如此狭义的地步。

大学毕业后，我和东北籍男友乔分了手。回到了太原乌山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我和乔是在云南的一所高校认识的。大一开学

那年，我怀揣美丽的梦想，坐上了太原开往云南的列车，一路的新奇和美景让我心动不已。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列车，我一点都没感觉累。到达云南火车站后。好多学哥学姐已经在站口举着显眼的“欢迎新同学”的牌子接我们回校。我因为下车时不慎丢失手机，在出站口“盘旋”许久因此落到同学后面，乔把同学送到学校后，听同学说后面还有我，就又折回来接我这个素不相识的同学，谁曾想这一接，我们俩从此成为大学三年的男女朋友。

和大多数大学同学一样，三年的恋爱如火如荼。大学最后一年，乔郑重其事地跟我说：“燕，我父母已经在盘锦的环保系统给我们俩找好了工作，答应我，和我一起回盘锦工作和生活，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他的父母，但他的父母已经这样做了。可以看出，乔对我以及对我们的未来是认真的，更可想而知他在他父母那里做了不少的功课。看着乔期待的目光，我点点头以示答应。乔高兴地抱起我在地上转了好几个大圈。

尽管如此，我还是辜负了乔，结局很残酷，心也在流血，但只能这样做。我在父母和男友之间，只能忍痛割去爱情，选择亲情。

我的决心如此之大，是因为我母亲得了一场大病。



我的父母都是我们当地乌山煤矿的职工，父亲在一个煤矿当机电修理工，母亲在另一个煤矿的食堂工作，大四的下学期，我母亲不幸患了多发性乳腺瘤，诊断书上赫然写着“乳腺癌”三个大字，父母都不能相信这个事实，父亲带着母亲去省城的各大医院一审再审，最后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接下来父亲又带着母亲住院手术治疗。他怕影响我的学业，一直不肯告诉我。母亲手术后，每天想我想得以泪洗面。父亲实在不忍心看到母亲这样，才把母亲生病的事打电话告诉我。

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我泣不成声。坐在云南开往太原的列车上，我心急如焚。以往坐在列车上，我会打开车窗，欣赏一路的风景，拿手机拍下最美的画面。云南，四季如春，一路的风景美得醉人，坐在列车上看风景，犹如坐在缆车上欣赏美丽的风光，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而这次，无论是什么进入我的视线，都觉得索然无味。屁股坐在座椅上，好像坐在针毡上一般焦虑难耐。我觉得列车开得好慢好慢啊！恨不得让它插翅而飞，真是归心似箭！

当我好不容易熬过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急匆匆地赶到医院，看到母亲的一刹那，我就决定再也不会离开我的父母亲了。

仅仅两个多月未见。我的母亲就消瘦得皮包骨头。原来秀丽的面庞，现在变得憔悴不堪。原来一头乌黑的大波浪，现在被一顶太阳帽遮住。再仔细端详，她的头发全没了。我的母亲，她简直让我难以相认，和以前判若两人。

她躺在床上看到我，就抓起我的手紧紧地攥在她的手里不肯撒开，好像一松手，就会失去我一样。她哽咽着气若游丝地对我说：“燕，妈昨晚梦见坐了好长好长时间的车，去你们学校找你去了，学校的同学们太多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又梦见妈妈要死了，临死的时候也没能见上你一面。”

我拉着母亲的手泣不成声地说：“妈！你胡说什么呀！我爸爸说你的手术做得很成功，等你的身体慢慢恢复以后，就一切都好了。”

母亲一个劲的流着眼泪笑着说：“你回来就好了，你回来就好了。”

母亲在医院住着，因为乳房连同病灶一起手术去除，所以喘气和行动都疼痛得她满头大汗，我和父亲轮流给母亲喂水、喂饭、按摩、擦洗身子。家里到医院，医院到家里，我和父亲马不停蹄地来回跑。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的半个月假期就到了，父亲怕影响我的学业，又一个劲地催促我回学校，母亲虽然嘴上说不必替她担心，让我放心地回学校。但是依然还是有事没事地攥着我的手不肯松开，我心里非常清楚，我的母亲是多么的舍不得离开我呀！但在父亲的一再催促下，我只得依依不舍地踏上了返校的列车。

那次回家，让我亲身感受到一句古话的真切内涵，那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回到云南后，母亲的病情突然恶化，医院给母亲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怕我再也见不到我母亲，他又想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可是咬了咬牙最后还是没告诉我。我完全可以想象到，父亲母亲当时是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好在母亲又从死亡线上爬了回来。这是我回来后，父亲才告诉我的。

和男友分手，是一件痛苦的事，三年的卿卿我我，三年的感情攀枝错节地生长起来，却要硬生生地掰断、砍掉。心是痛的，但脚下的路还得继续往前走。我得一边疗伤，一边在网上投简历找工作。一度时间，除了照料虚弱的母亲，剩下的时间，我几乎都在网上泡着。山西的各个招生网站几乎都留下我的足迹。三个月下来，我依然还是一无所获。

母亲看到我着急的样子，就趁出门溜达、锻炼身体机会，把街上和小区内公告栏上粘贴的招工广告，或用手机拍下来，或揭下来拿回家给我看。就连报纸夹缝里的消息也成为她关注的焦点。超市收银员、导购，私营企业业务员、炊事员，卖保险、家教，等等等等五花八门。母亲看到我看完这些招工广告后表情不对，就连忙对我说：“工作慢慢找，不要那么着急上火的，我和你爸爸都还有工资，养

活你一个独生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先有个工作干着，慢慢再找。”

我说：“妈，你好好养你的病，就别操我的心了，现在不是你们能不能养活得了我的问题，而是我要实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

其实，仔细想来，母亲的话不无道理。反省我的求职之路，我做了深刻的分析，主要是我对工作太挑剔，过多地强调实际工作和自己所学专业要对口，通过总结自己在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我就改变了思路，降低了标准。一些待遇比较低，又跟我所学专业擦边球一类的专业也进入我的视线。很快，我就被省城一家和我所学专业有关，但关系不是很大的单位录用。

一天，正当我兴致勃勃地准备去这家公司上班的时候，父亲风尘仆仆地从单位回到家里，他对我说：“燕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矿上要招女工了，必须是本系统职工子女才能报名，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以前只招男生，这次不错，要招女生了。”说着就从衣服兜里摸出一纸招工简章打开让我看，我接过父亲递过来的招工简章，刚看了个题目，父亲就迫不及待地说：“还是在咱们煤矿工作比较好，自己的单位，知根知底的，燕子，你赶快准备资料报名考试吧！招工简章的内容爸爸都看过了。”

母亲听到父亲这样说，就高兴地把头也挤过来和我一起看简章，母亲还没看下个所以然，就急着说：“你爸爸说得对，说得对！考吧，考吧！”

我糊里糊涂地报名参加考试后，很快就收到一张录取通知书，此后，我的命运就紧紧地和这张录取通知书拴在了一起。

军训、培训结束后，负责给我们培训的郝科长把我和杜馨领到工作的具体科室，然后对一个正在伏案写字，戴一副金丝边眼镜的女人说：“刘科长，公司给你们科补充过新鲜血液来了，这是咱们公司新分配来的大学生。”然后指指我面带笑容说：“这是岑燕。”接着又指指杜馨面带笑容说：“这是杜馨，两位都是高材生，你好好照应，我先走了。”

刘科长笑嘻嘻地抬起头对郝科长说：“好了，

好了，你去忙吧！”

刘科长对我们俩笑着说：“前段时间看到你们在公司又军训又培训的，好羡慕呀！年轻就是好呀！看到你们就回想到我年轻的时候。”接着刘科长就把全科室的同事挨个给我们俩介绍了一遍，大家挨个与我们俩握手寒暄。

寒暄过后，刘科长说：“好吧！咱们书归正传，我现在就领你们看一下你们的工作范围。”

刘科长走出办公室，我和杜馨跟在刘科长后面，刘科长在办公楼后院停下脚步，她指着空旷的办公大院说：“你们看，从南边墙围到西边花圃，都是咱们的卫生区，还有门外那一排房子的公共厕所也属于咱们清理。”

我心里咯噔一下，感觉体温在逐渐下降，心里像被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地掏空。

刘科长说完，就拿起手机就着眼镜拨通一个电话说：“喂，是带班的小吴吧！把扫卫生的工具给我们这里的俩大学生拿一下。”

不到两分钟，一个扎马尾的大姐带领一个胖小伙子拖着一堆搞卫生的工具向我们这边走来。

现在，我从带班的吴大姐手里接过这把沉重的扫帚，颤抖的双手几乎握不住它，我穿着“煤矿保洁”字样的工作服，对着手里拿着的扫帚发呆。此刻握在我手里的根本不是平常意义上的搞卫生工具，而是演变成一种道具，一种贬低我、嘲笑我、愚弄我的道具。

我坠到了深渊，深不可测。

我后悔了，彻彻底底地后悔了。我真不该听父母的来到煤矿工作，难道这也叫工作吗？我曾经起早贪黑地读书，不远千里地到云南上大学。难道这就是我的归宿和落脚点？不！不能！至少我不能在这里干下去，我要走，我要重新找工作。

我崩溃了，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肯定成为大家的笑柄了，可是那又怎么样，我委屈的眼泪汹涌澎湃。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我的思绪又定格到我的学生时代，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刻骨铭心的高中时代。

记得上高中时，冬季是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学期。每天早晨，外面还是一片漆黑。床头的钟表就模仿公鸡的叫声，在五点半的时分划破屋里的寂静。从床上坐起来的一瞬间，真比登天还难啊！那时候，心里老是幻想着有两个自己，一个自己起来学习，另一个自己继续躺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可是幻想毕竟是幻想，现实毕竟是现实。逼迫自己起床后，像喝醉酒一样东倒西歪地走到卫生间。抓一把刺骨的凉水往脸上一擦，清醒一点，还不太清醒，再擦。半醒不醒，继续擦，直到完全清醒了，翻开书本又沉浸在题海战术中。

到了晚上，十点半下了晚自习回家后，还要逼迫自己再把当天似懂非懂的知识弄通。每到这时，瞌睡虫就像幽灵一样跑出来干扰我的大脑。因为有了亲身的感受，所以想想古人“头悬梁，锥刺骨”就感动得直掉眼泪。“头悬梁，锥刺骨”那得多疼呀！如果古人要有一杯咖啡就不会遭罪了，好在我比古人幸福，我起身泡杯咖啡，等不到滚烫的咖啡降温，在杯子里兑些凉水，然后一饮而尽。瞌睡虫不一会就被我赶跑了。记得那时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你经常这样会把身体搞垮的。”可是她一边这样说，还一边早早地不等我的瞌睡虫出来，就把一杯浓浓的甜咖啡放到我的面前。想想为了实现自己考一个好大学的人生梦想，想想自己大学毕业后的美好未来。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可是现在，自己曾经付出的努力和憧憬过的美好未来，都被手里的这些冰冷的家伙彻底击得粉碎。

我和杜馨默默地对视着，短短的十几分钟，如同跨越了一个世纪，杜馨拉着我的手说：“我们不干了。走吧！”

我也毫不犹豫地说了：“走！”

正当我们俩抬脚准备离开，我们科的刘科长来了，她穿一身蓝色工作服出现在我们俩面前，她说：“别着急，孩子们！慢慢来，慢慢来。”

我心里想：哼！慢慢来什么呀！你女儿肯定不会来这里打扫厕所。尽管心里这样想，但我却绝对不敢这样说。

刘科长仿佛看穿我的心事，接着又说：“让你们这些大学生打扫卫生，打扫厕所，确实是委屈你们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年轻人多在基层锻炼一下，多做一些脏活、累活其实也好，我们刚上班的时候，在锅炉房抬咸盐、洗罐，推着小车倒炉灰，给锅炉上煤，什么活都干过，打扫卫生根本就觉得不是什么活。”

刘科长说完，拍了一下我和杜馨的肩膀，从容地从我们身边走过，我抬起头，给了她一个笑，一个尴尬的、奇奇怪怪的笑，这个诡异的表情一定是一生中最难看的表情，因为我的心情糟糕到了极限。

紧接着，我们科的李阿姨、任叔叔和高强大哥他们也都清一色地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手里拿着打扫卫生的工具向厕所这边走来，李阿姨走近我们俩的时候说：“来吧！孩子们，我们和你们一起干，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

高强大哥进厕所时，把右手里的墩布转移到左手，右手举得高高的，做出一个剪刀状说：“美女们，加油！”

任叔叔没有说话，他给了我们一个憨厚的笑，一个像父亲一般，宽厚、仁慈的笑。

我和杜馨实在不好意思就此离去，也不好意思在外面一直杵着，就勉强跟着大家走进厕所。大家擦墙、扫地、墩地，和在自己家里干活一样娴熟。刘科长拿起一只上面写着“草酸”字样的桶，往厕所里倒了一些，然后拿刷子来回在便池里刷刷刷，刷完，一踩水阀，“哗”的一声，便池就变得雪白无暇了。

高大哥墩完地，又去刷另一只便池。我和杜馨也模仿刘科长和高大哥的样子刷便池，刚刚刷了一会，我就恶心地冲出了厕所，杜馨也紧跟其后跑出厕所蹲在地下干呕。

杜馨比我小一岁，她抬起期待的眼神一直盯着我，似乎我能有什么办法结束眼前这一切，我和杜馨无奈地对望着，杜馨又将眼神从我脸上移开，无奈地垂到地下。

过了一会，大家都从厕所里出来了，刘科长说：“好了，清理完了，大家都回办公室吧！今天就这样吧！你们慢慢习惯一段时间就好了。”

李阿姨等大家走得稍远一点后，拉着我们俩的手说：“习惯一段时间就好了，刘科长她女儿也在你们这一批考进来的学生里，她叫路静，她分在绿化组，也是扫院子、清理厕所带剪草坪。开始也有情绪，她妈妈爸爸教育了几个晚上，现在也想通了。是金子总要发光，单位不会一直让你们大学生扫卫生，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机会，会给你们一个合适的工作。”

路静，一个活泼好动又漂亮的女孩。个头不高，染过的金发缩成一个高高的马尾辫。发下的工作服穿在她身上有点不合适，但也丝毫不影响她的活泼可爱。我们培训的时候认识她，她课余时间喜欢带上耳机听梁静茹的歌曲。

我的天！李阿姨真是神机妙算，她怎么知道我心里想了什么。

回到家里，妈妈已经用电饭煲焖好米饭。爸爸在灶前炒菜。我们全家人开始吃饭，在饭桌上，妈妈问我：“工作还好吧！”我说：“不好，好什么呀！扫厕所呢！”

话音刚落，我马上就意识到自己的话说得不合适。妈妈的病还没完全恢复，这段时间刚刚在医院做完第三次化疗，药物反应让妈妈的头发又都掉了。我恨我自己真不懂事，说了这样刺激母亲的话，我好后悔。我急忙又对母亲说：“妈，还行，还行，不累，科室里的同事对我们可好了。”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妈妈沉默，爸爸沉默，一家人都沉默。我手里端着一碗米饭，嗓子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一直难以下咽。父母表面看似端着碗，其实拿着筷子像是在碗里寻找着什么。妈妈小心翼翼地低声说话。爸爸也小心翼翼地低声说话。他们俩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不敢与我的眼神碰撞。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谁也不敢揭开这块疼痛的伤疤。

接下来的几天，全科的同事都陪我们俩打扫卫

生，一个星期以后，我和杜馨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角色。

转眼间就过年了，一过年，我又长一岁，二十六岁了。同事们忙着给我和杜馨介绍对象。李阿姨给我介绍了一个当地税务局的会计。学经济管理的本科生。我在微信上看了他的照片。人长得不是很帅，但也很有气质。我觉得工作、学历和外貌都还可以，就决定和他聊一聊再说，我们俩在微信上聊得很好。看得出，他是个很有主见又有上进心的人。聊了一段时间后，他提出来想和我见面。我想，见面更真实一些，于是我也答应了。

没想到，见面后他比照片里的人更精神，说话也很风趣幽默。我们聊得很开心，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聊着聊着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各自的工作。他问我：“单位每天让你们大学生扫卫生，你们没怨言啊！”我说：“何止是扫卫生，还扫厕所呢！”他一听我扫厕所，立即就沉默了。然后心不在焉地又和我聊了几句，就推脱说家里还有别的事情，和我告别了。

他的微信号依然还在我的微信圈里静静地挂着，但从此再也没有给我发来只言片语。我的个性不允许我发任何消息给他。我试图又打开他的微信。看他的朋友圈。看他的个性签名，个性签名写得不错：真正的爱情是心与心的碰撞。我开始想不明白，想了半天，终于想通了。也许他说得没错，在他的心里，心与心碰撞是有底线的。而我已经超出他的底线。我一个打扫厕所的女孩，根本不配和他的心产生碰撞。我对着他的微信头像感慨万千，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也许说什么也是多余的。

我觉得社会这个大舞台真好，它让我学到在学校学不到的东西，这一年，我成熟了许多。

打扫卫生是个熟练工，只要心里接受了，干的多了，自然就变得手脚麻利、速度提升了。每天打扫完卫生，回到办公室坐下，单位的同事就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手头的工作分给我们俩做。电脑上做表格、打文件、写计划、写月总结、跑腿，单位的大事小情还真不少。每次做完，同事都要夸我们一番，

说还是你们年轻人，头脑灵敏，学东西快。听到同事赞美的话，我虽然很谦虚地应着，但心里特别高兴，感觉自己的人生价值得到了体现。每天忙忙碌碌感觉很充实。

在这一年的，是个让我联想丰富的季节，我看到一些报纸和公告栏里的家教启事，就蠢蠢欲动。我还年轻，我为什么不能也像他们一样把我自己学到的知识教给学弟学妹们呢！再说母亲的病花去家里的大部分积蓄，我这样做，可以赚些钱补贴家用，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说干就干，我立即草拟了一份家教启事：本人大学本科毕业，高考分数596，有需要对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补课的初中和高中学生，我会尽心尽力帮助你提高成绩，有意的亲们打电话与我联系。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我拿着一沓打印好的“家教启事”和两支固体胶，进入一个有十五栋楼房的小区。因为是周末，小区里热闹非凡。锻炼身体的、领孩子玩耍的、围在一起下象棋的、打扑克的、闲聊的、打趣的、手里提留着菜和肉急匆匆往家里赶的，一派热闹景象。

面对人来人往的小区，我的内心突然间变得沉重起来，几分羞涩，几分胆怯，几分失落不知从哪里跳出来吞噬了我的信心。出门时百倍的热情瞬间就不知道丢到哪里了。我扭头看自己走过的路，那条长长的、平坦而又干净的人行道，它刚刚承载过我匆匆的脚步，却在我每每经过它的一瞬间，把我的热情一点一点地掠去风干。

我试图给自己打气，不就是贴个家教启事么，有什么丢人的，又不是去偷人。我要把我十几年来千辛万苦学到的知识教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我要当老师了，教师是个光荣而神圣的职业，尽管我没有站在三尺讲台上面对四十或者五十个学生，但是，只要教学，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性质都是一样的。我给自己的内心又添存了新的内容和勇气。我的思维和行动几乎在同一时间进行。我站在小区内的一个公告栏面前，把这张承载了我的热情和希望的

A4纸反过来，然后把固体胶在纸上画了几个圈，“拍”一下就贴上去。

我刚抬脚准备走，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胡子男人就对着我大喊起来：“哎！哎！哎！你怎么回事？我刚刚贴上失物招领启事，你怎么就给我盖上了？怎么你的启事就是启事，我的启事就不是启事了？我看你长得人眉人样的，怎么就办这种缺德的事呀？”

面对大胡子对我的一阵“炮轰”，我“啊”一声张大嘴就合不拢了。

我在替自己辩解：“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看见。”

“什么没有看见，你戴着一副眼镜，又长了一双眼睛，一共四只眼睛还看不见？分明就是意识不好，还给自己狡什么辩！”他说完，就气势汹汹地把我刚贴上去的“家教启事”一把撕下来团成一团，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指指他的寻物启事说：“看见没？看见没？我刚刚贴上还没三分钟，浆糊还湿的呢！现在这些学生，念书！念书！再念多少书连道德都没有，管屁用啊！”

大胡子的声音越来越高，仿佛是想当一个超级演说家，却一直苦于没有机会施展才华，今天终于等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表演一番。或是因为丢失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而大为恼火，而我却不失时机成为他发泄怒火的对象。这个场面引来很多路人驻足观望。我像一个有滔天罪行的犯人，站在那里垂头丧气地接受众人的审判。

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大胡子说：“你！你！你怎么能这样说我！”说完我夹着我的一沓“家教启事”拼命地朝家里跑去。

又一个周末，我穿着我最喜欢的米色蝙蝠衫，牛仔裤，脚蹬一双轻便的旅游鞋，我希望这一身行头给我充足的信心。我夹着缺失了一张的“家教启事”，又朝另一个22栋楼房的小区走去。我在内心里调侃，贴“家教启事”如同一场精彩的演出。需要一次彩排，在彩排时难免要出现一些瑕疵、枝节。经过完善、修剪，等到真正进入会场闪亮登上

舞台，定会赢来热烈的掌声。芬苑小区、丽都小区、桥东小区、桥西小区、外滩小区我一口气跑了好几个小区，还有街道上的一些公告栏我都粘贴了我的“家教启事”。

我的“家教启事”贴出去不到一周，很快就收到很多同学和家长打来的咨询电话。又一个周末，我在我们小区门口等到了我的第一个学生。一个羞涩的、梳着齐耳短发的初三女生，我把她的手握在我的手里，她好像是我的影子，看到她就好似看到我的过去。想想我将要成为她的先生，一种圣神感油然而生。

第二个周末，我又迎来了两名高三备考的男生。

我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够用了，我不知道我自己算不算金子，但我感觉我自己在一点一点地发光，尽管光束有些微弱，但我坚信：经过积累，经过沉淀，定能照亮我的整个人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单位的姐妹们和同事们有了更深的了解和交往。我这颗被自己称为“空中阁楼”的心，终于彻底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时光在驿动的岁月里穿梭。

秋天，街心公园的花草、树木依然绿意盈盈。空气被大自然抚摸得清新怡人。街道上的枫叶红得诱人，隔不远处就有几片在不经意间飘零，这个美丽的景色给城市增加了浓浓的暧昧的色彩。有人说秋天像美丽的画，其实置身于这实实在在的动态画面，真比画要感觉好上几十倍呢！

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我收获了一份甜蜜的爱情，这份爱情是从收到一封信开始的。

有一天，我刚刚打扫完卫生回到办公室。和我要好的两个姐妹从传达室拿到一封信，就一路叽叽咕咕、笑嘻嘻地到我班上找我来了。一个姐妹手里举着信小声对我说：“燕，肯定是你前男友在老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又联系你了。要不就是一直对你恋恋不舍，还想和你重归于好。”另一个姐妹表情神秘地对我说：“燕，这肯定是一封求爱信，一看这信封，就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爱情味道。”

这时，杜馨闻讯跑过来，她把信从两个姐妹手里抢出来，看了又看说：“唷！还盖着当地邮局的邮戳呢！这个年代还用这种通讯手段，而且用这么富有诗情画意的信封，这也太浪漫了吧！燕，好羡慕你啊！大家真是都醉了！”

我不能让大家一直这么揶揄我，我从杜馨手里抢过信封说：“没准是一封广告呢！”谁知，我的一句话又惹得大家一起攻击：“燕，拆开看看啊！”“是呀，拆开看看！”

其实，我是说着嘴硬，真正让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的隐私暴露给大家，我也真不好意思。幸亏这时我们领导刘科长进了办公室，他们都觉得上班时间不该这么闹，就和我打个招呼回去上班了。

回到家，我拿出这封特别的信开始仔细“研究”。信封很漂亮，湖蓝色的背景上缀着浅蓝色和淡粉色的小花。信封上的钢笔字写得很好看，字体刚劲中带着柔情。说实在的，内容还没看到，只看信封，就让我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为了不破坏它的整体，我拿刀片紧贴着信封边切开一条缝。展开信纸，信纸上隐隐约约地印有大海、帆船、浪花和沙滩。沙滩上一位长发飘逸的姑娘在凝望远方。读着信的内容，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

“岑燕同学你好：

我是咱们单位的冀晓旭，我暗恋你很长时间了，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让我产生爱慕之情……你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是个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姑娘。还记得去年临过年咱们单位组织的“给家庭送温暖现场赠对联”活动吧！在活动现场，你的毛笔书法清秀娟丽，很有风格。如果不是亲临现场根本不会相信那是出自一个女孩之手，看到你写字时凝神定视的表情，感觉你就像在舞台上弹奏着一首优美动听的曲子，更让我联想到古代暗香盈袖，精通琴棋书画的才女佳人。

在去年咱们单位年终总结表彰暨新年联欢晚会上，你朗诵的诗歌“情系乌山”，让我记忆犹新，听说这首诗是你自己写的。诗字字句句渗透人心、感人肺腑。让我这个文科生自叹不如……

我也是个书法爱好者，我有心和你切磋书法，你一定要给我一个交流的机会。”

我一口气读完冀晓旭给我的来信，不知道是委屈还是喜悦，眼泪刷一下就出来了。冀晓旭，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早听别人说，他是中文系的高才生，去年单位的年终总结表彰暨新年联欢晚会上，他是四个节目主持人之一。他的主持自然得体，声音浑厚，是整个联欢会一道亮丽的风景。

我和冀晓旭的恋情虽然很隐秘，但还是被父母知道了。父亲倒是没有表什么态度，也许在他心里一切随缘就好。母亲却像侦察兵一样正面、侧面打听冀晓旭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情况，还向我要了冀晓旭的照片。

一天下班后，我看到母亲和小区内经常见面的一个阿姨在低头看一样东西。我很好奇，走进一探究竟。原来是母亲把冀晓旭的照片从她手机里翻出来让人家阿姨看。弄得我当时很难为情。不过，母亲的这一举动至少说明一个问题，看来她对冀晓旭还是挺满意的。

秋天真是收获的季节，一天早晨，我兴高采烈地到了单位准备开始我的工作。不远处看到一个高个子男生和杜馨在打扫卫生。我在心里犯嘀咕：诶！怎么回事呢！

杜馨看到我一脸茫然，笑嘻嘻地跑过来跟我说：“燕，咱们单位又分来一个打扫卫生的男生，诺，是个高大帅。”

我说：“真的！”

杜馨看到我信以为真，哈哈大笑起来。

我立刻反应过来，推了杜馨一把说：“好家伙，长本事了，学会骗我了！什么时候谈上的？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杜馨说：“刚谈了一个多月，这个世界太小了吧！他和你爸爸是一个单位的，还认识你爸爸呢！今天他倒班，非要跟我来单位替我打扫卫生。”杜馨说完嘴角流露着幸福的笑容。

我真为杜馨高兴，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上班、谈恋爱、当家教、帮妈妈做家务。我像

一台抹了油的机器乐此不疲地运转着。看到母亲一天比一天好起来，我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的心情，我要努力做好母亲的贴心“小棉袄”，让母亲永远幸福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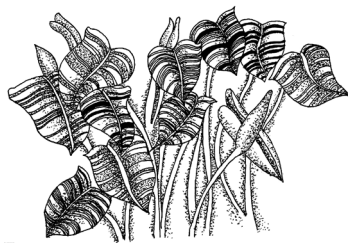
我和冀晓旭的恋情也很快被同事和姐妹们知道，看着她们对我们俩投来羡慕的表情，我真的好幸福。

年底，我被单位评为“优秀保洁员”。

一年一度的单位“年终总结表彰暨新年联欢会”在岁末召开。舞台布置得虽不豪华，但十分光华亮丽，灯光打在挂有墨绿色的布景上，使得整个舞台变得绚丽多彩。冀晓旭依然是这次晚会重量级的节目主持人。当单位领导念到：“优秀保洁员岑燕”时，我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荣誉感。当我伴随着全公司职工的掌声走上台领奖时，冀晓旭手捧一大束玫瑰花款款地向我走来，我接过冀晓旭献给我的鲜花。此刻全场一片哗然，掌声响彻整个会场。

面对鲜花和掌声，我心里涌起一股难以言状的感受，不争气的眼泪又一次忍不住掉下来。

会议刚刚结束，冀晓旭就把我拥到后台，他紧紧地抱着我，在我耳边耳语道：“燕，你怎么哭了……”



# 堵

□ 周永胜

## 1、豆豆的花花肠子

仁孝路上本不热闹，自打康和医院扩建后，这条路一下就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起来。卖水果的、卖滋补品、开小饭店的个体老板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几天就占了十几个商铺，大有攻城略地之势。半个月功夫，整个路上一股扑鼻的水果香味儿漫溢开去……

商铺对面就是康和医院的职工一号宿舍楼，与这股香味极不协调的是中间那家花圈纸扎铺。前几年康和医院一百张床位的时候，这里只一家做花圈纸扎的，那买卖做得风生水起，盆满钵满。现在三百张床位了，想到这里开花圈铺的天天有人来打听。上班的人们每天从单元门出出进进的，对面排放着一堆花圈，谁心里能舒服？好像自个儿不明不白地怎么了似的。楼上几个大夫七嘴八舌头地商议一番，感觉这里还是自个儿开个小卖部什么的能赚钱。好在这些商铺都是医院当时一些主任医师和头头脑脑买下来的，说干什么都简单，只要有一个人咳嗽一声，剩下来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这个花圈铺是康和医院麻醉师主任豆豆的。眼瞅着花圈铺合同到期，豆豆提前三个月就打上了招呼。这花圈铺老板说什么也不肯退出，租赁费由去年的一万六一口价提到了三万二，豆豆还是没有答

应下来。

豆豆常常在单元门口拍着胸脯说：“这仁孝路二十几年了，弄个花圈铺别别扭扭的，不要说三万二，就是六万四也不能依着，这钱拿着心里不舒坦。”当初豆豆两万块买下这两间门面房时，别人的租金最高三千，只有这个花圈铺肯出六千，豆豆才咬着牙关顶着恶名蒙着眼睛租了出去。好在豆豆住在一号楼后面的二号宿舍楼，眼不见心不烦。现在终于等到洗刷骂名的时候了，豆豆的姿态也格外地高大起来。

“以往仁孝路冷冷清清的，买个菜还得绕着过个桥，老远老远的，又不安全，早想把父母接过来又恐怕冷落了二老，让人说三道四的，这下好了，他们住到这门面房我就放心了。”豆豆说话的时候，脸上汗津津的。

这几日，豆豆见人就说一顿，心里有什么小九九谁也不好猜，也不便猜。想当年人们也打劝过豆豆不要把门面房租给花圈铺，豆豆里外不听，横竖不分，房子是自己的，谁说了也是废话。想想看，谁跟钱有仇。或许这几年豆豆不差钱了，康和医院大名鼎鼎的主任麻醉师会缺钱吗，说出来让人笑话。至于让父母过来住，左邻右舍也不相信。豆豆的儿子念高中的时候，两口子好说歹说把二老接进了门，



好景不长，说道就多了起来，两个老人什么笨手笨脚的，做下的饭不是淡就是咸的，放东西不是磕就是碰的，实在是没法子住下去。老两口含着泪就这样从儿子家又搬回了乡下。众人看在眼里，酸在肚里，婆媳不和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更何况都是一个单位的，谁又能说个啥。

三月份、四月份两个月，豆豆雇人把那两间门面房里收拾得里外焕然一新，房中间打了木隔墙和门，里面那一间不知从哪找了一些旧沙发旧床什么的，一下就布置得有鼻子有眼。外面这一间，豆豆虽说简简单单地打了几个货架，却也结结实实。屋檐上，豆豆又彩喷了一个广告牌，淡蓝底套红白字，“老孙小卖部”就这样挂牌成立了。

“老人们住也住不了这么大面积，好歹四十多平米呢！闲下来，让老人开个小卖部，动动手，动动腿，动动脑筋，活动活动。身体好不说，还能贴补点柴米油盐钱，这样他们也就踏实了，也就肯住了。”每每有人搭话的时候，豆豆就这样解释一番，嘴上乐呵呵的，就像个小卖部的小老板，见谁都客客气气。

豆豆虽然表现出了低姿态，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他特别担心他那一根筋的老爸不搭理自己。老人们在他这个儿子面前遭媳妇白眼不少，心里那口恶气至今还鼓鼓的。豆豆这段时间给老家打电话不少，苦口婆心好言相劝，轻重厉害说了八百遍，老两口就是不吐一个字。豆豆急着想在一五一劳动节前开业，可店主人选还没有踪影，着急上火的豆豆不得不开着车回老家孙家村跑了一趟，软磨硬泡把老两口接了过来。

看着儿子的一片孝心，十指连心的老两口心里的那些憋屈话一句也提不上来。床是一米八的，宽宽的，小鸭绒被也是当着老两口的面打开的。豆豆指着一对荞麦皮枕头说：“老爸，看看这枕头，每个都灌了七斤，六斤就是大枕头了。这都是你儿媳妇一手张罗操办的，怎么样？二老也该消消气了。还有这些锅锅盆盆的，都是你儿媳妇整盒子搬过来才打开，她原本是要攒着等自己儿子娶媳妇才肯拿

出来的，现在统统给你们了。”豆豆指东说东，指西说西，每样东西都拿起来放下，件件都爱不释手。

“不管怎样说豆豆，我和你娘住到这里总比和你们挤到一个屋强，家再大也容不下我们这对老猴子，免得猴眉猴眼遭人嫌。看看，你这牌子也挂出来了，我和你娘可没本钱进货。再说，我腿也不利索，不像年轻那会儿，跑不动了，只能帮你们照看照看摊子，打理打理门面。”老孙坐在沙发上，边喝着水边说，俨然一副小老板的样子。

“那当然，二老只管守着家就行，其他什么也不用操心。有你照着我就踏实了。今天晚上我就上货，把价钱都写好标好，爹照着收钱好了。还有，假钱咱不怕，这是验钞机。不过，也不敢有人拿假钱上门吧。”豆豆啰啰唆唆交代了一遍又一遍，心里感觉虚晃晃的。

老孙和老伴对这一片还是比较熟悉的。早在四年前，老两口就在儿子家住了一年。那可是度日如年的一年，要不是为了孙子，老孙头恨不得摔儿子几个大嘴巴一走了事。这次来也不是看在儿子说得天花乱坠的份上，确确实实是感觉到自己老了，需要有个个人在身边了，万一哪一天死了，让老鼠啃半个脸也没人知道。

等豆豆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陈琳早在凉台上张望半天了。陈琳也是康和医院的，是一名老护士长。看着进门有点狼狈的老公，心里一阵拔凉。

“唐老鸭，你可不要自搬石头自砸脚。咱们辛辛苦苦打拼这个家，到头来见不上什么那就好活别人了。这老两口真倔，他们怎么就不到你妹妹家，就知道缠着你。你说一个街道办事处主任，副处级待遇，你才一个科级，什么地方比咱们差了，离咱们这儿没有三站地，住到咱这儿就钉住了，撵都撵不走。”陈琳不知道为什么还在生公公婆婆的气。

“我的姑奶奶，这可是我们请老两口来的，你千万不能任性，两句话惹恼我那老爹，一棍子敢把我腿打折，那咱的小卖部还干不干？你看看咱这屋里，堆得乱七八糟，脚都下不了。来了个人，这，这，这也实在丢人败兴。今天晚上咱们就挪腾挪腾，

也该好好轻松轻松了。还有，你以后能不能不叫我唐老鸭，尤其当着我爸我妈的面，多难听，叫我豆豆！”豆豆有点低声下气地恳求道。

豆豆和陈琳结婚二十多年了，两口子都是学校毕业分配来的。二十多年的打拼，小两口由最初的一张单人床、一只软扣箱的单身宿舍楼，发展到现在的一套一百五十平米的大房子和那些看不见的软硬“细货”，两口子那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紧张时刻萦绕在他们的心头，让他们挥之不去，百般惆怅。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偏偏在这节骨眼上，门面房也收回来了，二老也请动了，豆豆和陈琳一拍即合，家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总算找到地方了。

## 2、这东西卖的

第二天早上，老孙头一觉睡到八点多，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才发觉屁大点的屋子里早翻天覆地的了，原本空落落的货架一夜间就堆得插针的缝儿也没有。地下更是横七竖八地垛满了成箱成箱的八宝粥健力宝蒙牛奶之类的盒子。好在老孙头瘦小，侧棱着身子也能转过身。

“这觉睡得太死了，被人卖了也不知道。老伙计，赶紧收拾收拾，看看咱这摊子，咱们村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东西。看看，全是好东西。”

“这是哪，怎么能拿咱们村比，满打满算才一百多口子。”

正当老两口喋喋不休的时候，豆豆过来了。

“爸，妈，出门右拐再右拐，百八十米的样子，麻叶老豆腐，我上班去了。这箱子上都写好了价钱，你们照着卖就行。”

豆豆着着急急地说完，一溜烟就跑了。

看着儿子矮胖矮胖的身材和跑路的外八字姿态，老孙头“噗嗤”一声笑出了口。

“老伙计，看看咱儿子，小时候吃喝不上，走路鸭子似地，我们叫他豆豆，就是想让他圆头圆脑地铁骨些。没想到，咱豆豆还真成才了，咱该知足啊。还有晓晓，兄妹两个都是好样的，方圆百里，谁不得夸咱几声？”

“有什么牛气的，不是咱没明没黑磨豆腐供他俩上学，他们哪个能走出咱孙家沟？还唐老鸭唐老鸭的，没有歪瓜斜枣地废了就阿弥陀佛了。”

因为是第一天开业，“老孙小卖部”格外热闹，左邻右舍的、过路的人们进进出出，提起这个掂掂，推推那个看看，叽叽喳喳的，老孙头家两口子一股劲地陪着笑脸乐呵着，脸都笑僵了。

“真便宜，超市搞活动也没有这么大让利。看看日期，离过期还早着呢！”

“要不，咱们再问问老人家，别搞错了。”

“我说大爷，这条中华烟真的五百五？外面可是六百五，一里一外差一百呢。你可不要弄错了，我们一个过路人，买了就走，也是出门办事，钱可不回来给你退！”

“没错没错，我家豆豆小时候数学可是第一名，这么简单的事情他怎么会错！这价钱是他定的，错也有他的道理。这烟就这一条，谁先拿就是谁的。”

“大爷，要不，你打电话再问问，我可真拿了。”

老孙头不由得也含糊起来，便掏出手机打起了电话。

“豆豆，那条中华烟真的五百五？有人要买了，人家不放心价钱。”

“写多少就是多少，替人代卖的。以后这些事情就不要问了。”

老孙头听着心里特别不舒服，明明是五百五，偏偏让再问再问，再问还能长成六百五？我们是那人吗？呵呵，原来是给人家代卖的。

一阵功夫，地下有落脚的地方了。老孙头点点手里的一沓钞票，心里美滋滋的，一千三百块！要是在村里，几年的油盐钱也用不了这一个零头。

中午吃饭的时候，豆豆和媳妇陈琳两个人买了一个猪肘子和一个叫花鸡，笑嘻嘻地看望老孙头来了。

“爸，妈，这是你们最爱吃的两大件，是我特意买的。平素，平素我们怕油，看把你家唐老鸭吃得，不不，是豆豆。嘿嘿，今天我也不怕胖了，和你们一块好好补补！”陈琳大大气气地说笑着，全

然没有了往日的刻薄。

“爸，今天这开张买卖不错，一条烟就五百五。我和你儿媳妇特意犒劳犒劳你们老两口。看看，咱们这‘老孙小卖部’，叫得就是响亮，保准大吉大利，财源滚滚！”

“给，这是上午的一千三，我和你妈不管钱，也管不了。我们俩给你扛长工，不图别的，气儿顺，死了有口好棺材就知足了。”老孙头不识趣地斜插了一杆子，惹得众人一下子皱巴了脸。

“你个老不死的，看着这好吃好喝的嘴就贱起来，不说话会死吗？你两口子可不要在意，你爸没有什么意思，真没有什么。唉，他就是这么个不分好歹的东西。要我说，要我说，你们康和医院就有睡的地方，那个，那个太平，那个太平房听着就好！”老孙头的老伴吼叫着，却又绕回老孙头那趟线。

“我说老爸老妈，难不成你老两口合计跟我们过不去吧？这好端端的日子，肥鸡大肉的，怎么尽是丧气话，什么死呀活呀的，我找算命先生看过了，你们老两口都是二百岁，早着呢。爸呀妈呀，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些，捡开心的说。”豆豆看了看货架上的东西，又精神亢奋起来。“咱们这个小卖部一开，算是给大家办好事了。上午其他几个科室的主任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那里也有点烟酒啊的，求咱们帮忙代卖一下。这不，买卖一下就火起来了。你老两口只管精精神神、结结实实地过日子吧。”

“看你说的，好像我们来就是白吃白喝沾你光来了。可咱丑话说在前面，这货要真，不能没来路，什么假冒伪劣东西，我不卖那些。还有就是价钱，千万不要比人家贵，咱们少赚点，多买点，你说是不是？”老孙头盯着儿媳两个，拉长脸一字一板地说。

豆豆瞧瞧陈琳，再看看爸妈，再转身望望这满屋的东西，先是低头不语，后来索性站起来，一箱一箱一件一件地瞅端起来，像是要找出什么，发现什么。

“爸，妈，你们就一百个放心吧，咱们这要是假货，那就天打五雷轰！我不信有人给咱们送假

东西，你说陈琳？”

“肯定货真价实，爸，妈，这个我也保证。我们就是有一万个胆子也不敢拿那些下三滥的东西出来鼓捣人，那还是人吗？”陈琳虽然言辞凿凿，但还是有点心虚，毕竟这些东西不是自己掏钱从正规渠道进过来的。万一真有一半个捣蛋货给你弄个假东西，那还不害死人！

老孙头支棱着耳朵听着，拿筷子的右手不由地哆嗦起来，正在咀嚼的牙根也越来越沉重越来越慢了下来。舞弄了半天，原来这满屋子的东西竟然都是别人送下的，亏你还能拿得出手！你个没廉耻的东西！老孙头只感觉有一股热血“呼”地冒上了头，不一会儿，老孙头的脑袋就如同枣木雕出来似的，又黑又红又亮起来。他慢慢地放下筷子，想站起来，却感到腿肚子上和腰眼里没有丁点劲，只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焉不拉叽地伏在桌子上。

“爸，爸，咋了，是不是不舒服？”豆豆察觉不对劲，忙问。

“老头子，你不会真想占口好棺材吧？上午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就不行了。我说老头子，你当紧不当紧？”老伴也急了起来。

“妈，爸这是怎么了？刚才吃鸡的时候，还一口咬了半个鸡胸，一下就这样了！还是别动爸，让他自己静一静，估计是急火攻心，一会儿就好。”陈琳细细地说。

老孙头心里明明白白的，心“突突突”地跳了一大阵才缓过劲来。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麻醉师，一个普普通通的护士，怎么会拿人家这么多东西？俗话说得好，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软。人家平白无故地怎么就给你东西，自己奔七十的人了，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给吃给喝？因为谁也不欠你。儿子媳妇都四十几的人了，连这个理都不晓得，那不是白披一张人皮！等老孙头“噤里啪啦”地把自己的火气冒了一大堆，几个人才算是明白了怎么一回事。

“我的老爸呀，你以为我想要这些东西？人家硬要给，推出去不是，拿了不是，放到家不是，扔

到街上不是，你要是有个好主意我全听你的。看看，这也是人民的血汗人民的感情啊，我不能糟蹋它们，那只能资源再利用了。”豆豆一脸委屈地说着。

“再说，换点钱也有个用场，唐老鸭，不，豆豆，豆豆每年捐款都是医院的积极分子，一年下来成百上千的，咱总不能大老远地捐给人家一箱奶一箱水果罐头吧。家里小东西多着呢，高压锅还有六个，都是单位发的，也只能便宜点处理了。”陈琳也附和着。

老孙头半信半疑地看着过早谢顶的儿子，一时语塞了。

### 3、老孙头的别扭

老孙头被“老孙小卖部”拴住了，出去走走不是，坐下来看着这些东西也不是，成天价闹别扭。老孙头也想过，把这些东西痛痛快快地送人吧，可事与愿违，竟然没有一个人敢伸手接的。

这世道是怎么了？

这几天，仁孝路上风言风语地传着话，说老孙头脑子不亮堂，像是里面有小虫虫，不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就是拿东西硬往人家怀里塞，吓得人们直躲。看来，这些东西只有卖掉了，要不还真糟蹋了。卖吧，也不能太便宜，比市场价少三五块可以，自己砍一半价，别人摇摇头就走开了。

老孙头脑子亮不亮，豆豆知道，医院的其他人知道。康和医院的周主任、李主任、胡主任他们常常走马灯似地过来，一个个笑容可掬，见了老孙头比见了自己的老爸老妈还亲，他们一口一个不是大爷就是大叔地叫着，又是递烟又是搬凳子，就像自家人似的。时间久了，老孙头也就习惯了，反正不是偷下的抢下的，也不是什么拿不出手见不得人的东西。

天长夜短的五月，到九点钟光景，“老孙小卖部”依然门庭若市，都是和豆豆一块工作的同事，有的问：“孙大爷，我那条冬虫夏草烟走了没有？”有的则说道：“大爷，真是不好意思，我家又多了四箱八宝粥，还得辛苦辛苦你老人家，有人给钱就走，

给钱就走。”老孙头一一答应着、解释着，有时候还加点小脾气，“怎么，缺钱了？缺钱就自己辛苦去！”一天下来，老孙头折腾得腰也直不起来，“咕咚咕咚”喝上一大杯凉白开水才能缓一缓。

“我说老孙头，咱在村里时候也没有累成这个样，身子骨可是自己的。我怎么感觉咱们真成杨白劳了，看看咱们那儿子，也真是黄世仁了，这把老骨头保不成真要断送到这！”

“我也憋气，谁想给他看这个摊子！你说，咱要是不干了，尥蹶子了，这小卖部会咋样？是不是这些东西就得扔河滩？”

“不见得。我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河滩有什么东西。前几年倒是听说有个大干部朝楼下扔了一袋苹果，一个捡破烂的老头打开一看，呵，里面有一万块！”

“说实话，我就是舍不得这些东西。你说好好的，总不能等过期了再处理吧，扔了吧，我心痛，那是造孽啊！”

老孙头吃饭不香，睡觉翻烙饼，黑眼圈深了，眼袋大了，脸也浮肿了，到医院一检查，原来是上火了，大夫建议打几天点滴，就这样，老孙头住院了。

老孙头住院的消息在康和医院一下子炸开了锅，各科室的人开取经大会似的，走了一拨又一拨。进门的人没有一个空手的，两天功夫，病房里就堆进了六十多箱八宝粥和五十多箱牛奶，还有几十箱早餐饼干之类的。豆豆好不容易清理到“老孙小卖部”，他那个街道办的晓晓妹妹又赶来了，又是二十多口子人来人往，不到一天又填了一屋子滋补品。

老孙头昏昏沉沉的，气也上不来，看着这阵势，吓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想出去尿尿都不敢，憋得都快成膀胱炎了。还是姑娘会疼人，拉着老孙头的手说：“爸，你不要前思后想的，也不要烦，只管静下心来好好养病。我哥也是，开什么小卖部，看把你劳烦的。等你病一好咱就不干了。街道办这几天正好缺个打扫卫生的，半个钟头的事，一个月九百。”老孙头木呆呆地看着日渐富态起来的晓晓，

两行老泪从眼角窝骨碌碌地滚了出来。

“晓晓，你们兄妹俩有出息，风光，咱十里八村的人可都看你们呢，要给人家带好头啊。自从我来就没有感到轻松过，有口气老压着，浑身的毛孔眼好像都堵了，憋呀！”

“爸，你就放宽心吧。咱老家有老家的人情世故，这城里有城里的礼尚往来。孩子过满月的，过小百岁的，过一岁的、三岁的、十二岁的，还有迁房子的，子女考上大学的，老人八十大寿的，这些席面你来的那一年也参加了不少，是不是？正常的婚丧嫁娶那就更不要说了。大家平日里忙，顾不上，就是这个时候走动走动，互相搭把手，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全国人民一家亲吗！”晓晓轻描淡写地说着，没有丝毫难为情。

老孙头疙瘩着额头，有点外星人来到地球的感觉。在孙家村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喂了一头猪，腊月里宰的时候，村里上下十几口子人围在一起看热闹，硬生生等到中午吃饭。老孙头也不吝惜，刀口肉，长筒白菜，宽粉条，冻豆腐，满满炖了一大锅，浑村子那个叫香。有酒的人家提两瓶，没酒的在那里干吃，没有吃上的，豆豆和晓晓就端着碗一家一家地送这杀猪菜，嘴里还唱着歌，蹦蹦跳跳的，东家西家的门口都是笑声，那光景多美啊！这城里礼数多了，老孙头反倒不自在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似的。

输了四天液，老孙头实在不想再输了。回到小卖部，老孙头的眉头又拧在了一起，地上索性连插拐杖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和老伴紧赶紧地往门口挪腾了一上午，城墙似地垛了几十箱，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老孙头搞促销呢！

“我说老伙计，这城里的礼数怎么是一窝一窝的，也不说适用不适用，怪不得咱豆豆愁眉苦脸的。我住了四天院，就堆下这么多。这要是咱村该多好，一家两箱，三五五除二就解决了。唉，我怎么就上火了？你说，我欠下这么多人的债，下辈子恐怕也还不了。”老孙头唉声叹气地一番自责。

老伴直盯盯地看着老孙头，顺手在老孙头的额

上摸了一巴掌。“你这也不烧，大白天尽是胡话。这都是娃们的礼数走动，和你有什么相干？这是他们平日里变下的工。这几天你多躺躺，多喝水，摊子我照料着，我也过过这拿钱的瘾。”

说话间，左邻右舍的几个邻居也挤了进来。

“听说孙师傅病了，老人家来没几天，活儿做了不少，一刻也闲不住，大家都看在眼里，这出出进进的，左一脚右一脚，够缠人。这几天你还身虚，天也热，好好养养，我给你拿了点黄瓜西红柿豆角，够吃几天了。”

“你要是忙不开，我们也能搭把手，你这摊子简单，价钱都是标好的，我们照着卖就行，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不碍事不碍事，看看，把你们都惊动的，我这，这实在过意不去。老伙计，一会每个人都拿上一样样的一箱子。唉，实在是过意不去……”老孙头一边吩咐老伴一边指手画脚，不知道想说什么想做什么，只觉得嗓子眼里痒痒的。

豆豆和陈琳也不放心，半中午就赶了过来。见屋里坐满了人，也就没有再往里蹭，只是站在门口喊了一声：“爸，现在好点了吗？我那些朋友们都惦记着你呢，他们说要过来，我把他们堵住了。”

“好豆豆，就这件事情做得让你老爹称心如意，你总算帮了我一回大忙。”

躺在铺上的老孙头，长长地喘了口气，一下就坐了起来，好像精神了许多。

#### 4、自食其力

康和医院地处市中心，儿童公园西门就在仁孝路上。夏天人们起得早，五点多公园就有活动上的，做操的，打太极的，跑步的，公园里乱乱的。老孙头也起得早，病好以后，就到公园里后背着手转圈圈，一圈两圈，能转上个二三十圈，直转得汗流浹背，满脸红通通的。老孙头边转边想他的“老孙小卖部”，越想越不对劲。开小卖部不进货，就指望别人送，送来了卖，买了，人再送来！这是哪门子事？也真好意思拿出手。老孙头替儿子一阵一阵

地脸红害臊，不由得跺跺脚暗下一条心，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看谁能拗过谁。

在乡下劳作惯了的老孙头一刻也不能消遣下来，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商机，不过，下手之前还得跟老伙计商量商量。

“我说老伙计，这买卖咱能干下去吗？这是人干的事情吗？缺德！还有那几个大夫、主任的，平日里穿个白大褂，咱见了总得高看上一眼。就是，就是他们用黑塑料袋给你递过两条好烟来，我就觉得他们的心比那黑塑料袋还黑。”老孙头愤愤不平地说。

“这天底下就数命当紧，有病了谁不急，巴不得把脑袋也给人家揪下来。人家吃的就是技术饭，你豆豆要不是个什么麻醉师，谁会高看他一眼，就他那鸭子架势，我看着也不顺眼。”这老伙计倒是想得开，听着还有理有据似的。

“什么狗屁话，国家培养他们学技术长本领，学成就是他们自个儿的了？就有讹人的资本了？吃五谷杂粮的，哪个不生病，人家该挨的刀挨了，这不该挨的刀你也捅上一刀？你又不是一个屠夫！不要人家的东西，人家还能打破你的头？这东西，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也不给他卖了。”老孙头青筋突爆，唾沫横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

“那，那你不看这个摊子，你，你还能住下去？要不，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这里我守着。这总比在家每天担水烧火强，夏天还好说，冬天了，你说一担水晃晃悠悠的好几里路，天寒路滑，我怕你有个闪失，那我可怎么过呀！”

老伴带着哭腔声音颤颤地哀求道，耳根软的老孙头不知如何安慰老伴，他最怕老伴这招了。

“那，这个，那这样吧，你在小卖部应酬着，我在公园里转溜，我可发现一个赚钱的好门道，咱们在这里自食其力，住着就腰不软了。”老孙头神秘兮兮地趴在老伴耳根旁小孩似地说，真有点“一般人我还不告诉他”的味道。

“什么，发现哪家扔苹果了？”

“谁给你讲的破故事，就知道惦记那袋破苹

果。”

原来，老孙头瞄上儿童公园的垃圾了。他见人们喝完矿泉水饮料什么的，顺手就扔进了垃圾桶。何不把这些东西掏出来变废为宝呢？老孙头心里盘算着，手也就跟了上来。第一天仅公园就拣出了六大编织袋，换了整整六十块。老孙头心里暗暗自喜，这跟那袋苹果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星期下来，老孙头除卖掉的几十袋，门口还堆了十几袋，占了足足有半条路。豆豆出差也就一个星期，回来的时候差点走错门。

“爸，你怎么拾破烂了，家里钱不够花吗？”豆豆不满地问。

“豆豆，爸和你娘差钱不缺钱，不缺你这样的钱。我看着就闹心，你娘接管这个摊子了。有什么事情，你直接和她对话，我什么也不知道。”老孙头像想好了似地张口就来。

“爸，让我说你什么好，咱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这些营生哪是你干的？来就是让你享福了，与其这样，那还不如在孙家村凉凉快快享清闲。我下午有时间，和你好好把门口清理清理。求求你老人家，咱以后就不要再出去拣那些东西了。你儿子和晓晓好歹也是有眉有眼有头有脸的人，好像我们虐待你了……”豆豆大为不解，甚至有点不痛快地说。

“你要是嫌我们碍眼，那我和你娘明天就回去。你要是想孝顺，就得依我。”老孙头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父子两个又杠上了。豆豆急急忙忙给晓晓打上了电话。

“你怎么做姑娘的？你，晓晓，你知道爸现在在干嘛？捡破烂！什么什么，捡破烂怎么了？总比在街道办打扫卫生赚钱？喂！晓晓你是不是亲生的，咱缺这点钱吗？还街道办主任！有时间快过来劝劝他们。”豆豆压了电话，又冲着电话吼了一声，气鼓鼓地不说一句话走了。

日子不长不短，三顿饭不紧不慢，倒是老孙头安排得紧张紧张，满满当当。楼上的职工家属们下楼的时候，常常顺手把用完的色拉油桶、鞋盒子等废弃小东西带下来递给老孙头，老孙头不在就递给

他老伴。老孙头点个头笑一笑，有时还绷着嘴敬个礼，一副招人喜爱的模样。

陈琳几乎是每个晚上来一趟，笑嘻嘻的，手里提着不是奶就是罐头之类的东西。不知道的人以为这儿媳多孝顺，知道的人就什么也不说了。这样的事儿在康和医院早习以为常了。住在这个楼上的，谁家没有让老孙头代卖过烟呀酒呀的。有时候，一条烟本来五百五，人家硬要四百，说什么，那一百是辛苦费，城里人出手就是大气。老孙头虽然嘴上骂着这钱长这钱短的，毕竟那红棱棱的能切豆腐的百元大钞在眼前一晃，嘴上的哈喇子就下来了，免不了还要说上一句：“这钱他祖宗的就是来得快！”

豆豆看起来什么也不管，其实心里猫挠心似的。自小到大，豆豆就特别敬重他爸。父亲是个朴朴实实的农民，虽然不识几个字，却特别敬奉圣贤书，为了让兄妹两个上学，一年四季挑着担子在邻村上下卖豆腐，硬是供出两个大学生，成为十里八乡的大名人。回村的路上，上学的路上，参加工作后探亲的路上，老孙头千叮咛万嘱咐，做人的道理讲了千千万，什么不贪图财物，不存有私心，什么公道正派，这些当时听着不着边际的假大空话，现在就在眼跟前活生生地荡着秋千。

豆豆也苦恼过，每每患者要麻醉手术的时候，患者家属那双眼睛总是那样异样，那样钻心，简直让人不寒而栗。豆豆千万次地拒绝过家属们的一番盛情一番好意，但最终还是当了俘虏。这个时候，他不知道谁是胜利者。好像那些东西就是个条约，你不接受就不会履行自己的职责，就不会竭尽全力地奔赴手术台，就不会成为一个战壕里的自己人。多么微妙的医患关系！当你违心地拿了他们东西的时候，你又何尝不是一个被打败的士兵、一个可耻的俘虏！对患者而言，那是雪上加霜，是伤口上撒盐，这些年，豆豆为患者实施的麻醉手术多了，他们在做手术的时候，暂时失去了知觉，忘却了疼痛，但他们康复以后的那种痛呢？想到这里，豆豆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摧残灵魂的刽子手！这么多年来，自己好像也被麻醉了，不过，是自己亲自给自己麻醉

的，他不知道自己手里那是多大的剂量，只是狠狠地在自己心上推了一针。

老孙头这几天头晒得油罐子似的，伸出的两条胳膊也像两截桃木棍。门口的废瓶瓶废罐罐堆得越来越高，楼上有两家把旧电视也给搬了过来，其中一个二十五寸的有图像有声音，老孙头用毛巾搽抹得干干净净，又买了一口接收信号的“锅”架在屋角上，小卖部又平添了几分热闹。有几个大夫问老孙头要不要旧书，被老孙头一口回绝了。一个连书都卖的人，还有什么不能卖的，说不定哪天把老婆孩子也卖掉。

## 5、怨言

仁孝路属于市政路，长不足二百米，宽五米，两辆车错个路还是富富有余的。前几年路面没有硬化的时候，坑坑洼洼的，车也不多，人也不多。现在平展展的，又紧邻市儿童公园，这里自然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老孙头小卖部”开起来后，这条路渐渐不再招人待见了。开车的过来，紧紧贴着老孙头打包好的破烂编织袋鸣着喇叭呼啸而过。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那尖利的喇叭声常常把老两口惊得出一身冷汗，为此也常常招来老两口的大白眼：“什么东西，看不见还是听不见，非要按你爹的脑门一下。”仁孝路上那几个打扫卫生的更是没有一句好话：“什么老东西，把门口整得坟墓似的，那个破门就是个墓引道！”不过，这些话都是背地里发发牢骚罢了，还没有一个敢面对面地撕破脸。大家见了面依旧“今天天气哈哈”，脸上挂着笑。至于黑夜里瞪眼睛的那些事情，大家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毕竟没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的大事情。

仁孝路路口边上有一家“美美”超市，老板四十多岁，姓冯，起先他觉得“老孙小卖部”无所谓，自己店大业大的，搞两次活动就把他挤飞了。结果状况越来越糟，凡是从“老孙小卖部”出来的东西，老冯批发价也拿不回来。自然而然，康和医院的患者家属就像约好似的，搬家一样就给“老孙小卖部”清空了，常常是供不应求。老冯纳闷了，

这是中的哪门子邪？就因为价钱，老冯去工商所告过几次，每次都说“解决解决，尽快解决”，可后来都没有了下文，都不了了之了。老冯左打听右打听，才明白了个中缘由。机灵的老冯并没有像挨了刀的皮球一样，反而觉得好事来了。他先是和老孙头商量好，超市的所有废纸箱通通归老孙头，条件是老孙小卖部的货优先他老冯拿，价钱再压一压。老孙头闭着眼睛就答应了，卖给谁不一样。老伴见人家给了老孙头这么大的好处，也满口答应下来：“谁来我也不给他们，先打电话告诉你，有时间我就给你送过去，你不拿我再和他们说。”

这下老两口清静了不少，一心一意经营起他们的破烂摊。仁孝路到老孙头这里变得越来越窄了，仅能容一辆车过去。正是夏季，尤其六七点光景的样子，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孩子们总要在楼下玩上一大阵，可没有一个敢到“老孙小卖部”跟前玩的，大家躲瘟神似地躲着老孙头，躲着这个不入眼的破烂摊。老孙头明显感到跟他笑的人少了，主动从楼上给他往下带东西的人少了，大家似乎跟他赌气似的，不理不睬，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老孙头简直成了一个“空气人”。

“老伙计，你发现没有，周围的人看咱眼神变了，巴不得过来咬你一口。你说什么地方得罪他们了，这么大的仇恨？”老孙头一脸迷惑。

“咱这没本钱的买卖，就是有人过来唾一口也活该。倒是人家老冯不错，还让人招呼你卖这些瓶瓶罐罐的，真是个热心人！”老伴竹筒倒豆子，痛痛快快，“还有，你说你猪耙窝似的，占了多半条路，人们过来哪个不绕着走，咱赶紧收拾收拾，这又不是村里，又不是你家。”

“我，看来咱是占人家道了，想想其他也没什么。这几天赶紧腾腾，看看腾腾以后什么样子。”老孙头若有所思地说。

不知道哪位好事者还是没有夹住尾巴，把仁孝路“老孙小卖部”门前的一大堆破烂用手机拍成视频报到了电视台。这一曝光，仁孝路立马就热闹起来。卫生局的、防疫站的、城管的、街道办事处、

电视台的人第二天早上早早就赶了过来，后面还轰隆隆地跟着一辆大铲车。

老孙头站在门口，看着这阵势，头懵懵懂的。晓晓过去拉着老孙头的胳膊说：“爸，几天不见，你长能耐了，怎么堆下这么多东西。叫我说你什么好，人手不够，你就吱一声，谁不能过来帮你一把，你说现在，看看，丢人现眼的，都上电视了。”晓晓说话不高，但没有一个没听到的。

“呵，孙老爷子身体就是好，前几天住院我去看过，恢复得真快。这仁孝路上的事情，咱们抓紧时间整治就行，晓晓也不用生气，有个硬朗老子比什么都强。”

“是啊是啊，街道办事情多，晓晓主任还是回去吧，这么多人，我们自己上手处理吧。”

有人说着有人推着，晓晓半推半就地离开了。豆豆这时候也从人群里急燎燎地挤了进来。

“爸，这是怎么了，着火了？吓人一跳！”

众人一见是豆豆主任，又拉起豆豆的手嘘寒问暖拉起家长里短来。

“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不打不相识，老爷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们定会一叫就到，一叫就到。”说话间，老冯也凑到跟前，“这算什么事，夹泡尿就办了。你们忙你们的，我从超市叫上几个人过来，保准咱仁孝路平展展直溜溜。”

“好，那就有劳老冯了，明天我们过来检查，处理不干净唯你是问！”

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眨眼，一伙人滴滴溜溜地走了。

老孙头如坠雾里，还没有来得及听个一二三，人们就散会似地离开了。他拉着豆豆的手问：

“他们，他们就这么走了？”

“怎么，罚你三五千再走？”

“罚我？凭什么？捡个破烂也有罪了？我占个道一天两天的，多吃多占的人多了，把这些人整干净了再来处理我，屁点事还上电视，真是吃饱了撑着！”老孙头倔劲一上来，脖子上的青筋也暴了出



来。

“真是倔老头，首先咱占道不对吧，人得讲理，胡搅蛮缠有什么用？今天要不是看在晓晓的面子上，早一铲车给你拍了。”

“吓死他们，看谁敢动我一个瓶子！不就是占了几天道，谁少走一步了，还是谁少吃一口了！”

老孙头嘴上这样说着，心里也不大得劲。第二天，老孙头就在家等着，结果老冯电话也没打，人也没过来。老孙头过去瞧，原来老冯一大早就出去，说是进货去了，并且还留了一句话，“不着急”。老孙头心里没底，独自个拉着三轮车一车一车地猛蹬起来，他心里盘算着，蹬三天肯定全清理完了，这不会给豆豆和晓晓他们造成什么影响吧，看那阵势，估计问题不小。

老孙头不能理解的是，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非得惊天动地上电视？这样就好看了？这是谁干得缺德事？老孙头没事的时候，就站到门口一个人一个人地看，他猜测着，臆断着，觉着每个人都笑嘻嘻地不会在自己背后捅刀子。会是谁呢？你站出来，让我好好见识见识，看看是什么模样！想想在孙家村的时候，老孙头翻新房子，买下的砖在戏场院里放了二年也没人说一声，也不会丢一块。这城里倒好，笑眯眯地在你背后扎一刀。老孙头心里怒气冲天，可也不敢冲谁发作，城里人的厉害，老孙头算是领教了！

等老冯过来的时候，老孙头已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孙师傅啊孙师傅，你就是个实在人，有你家两个大主任，这个市里面你还怕什么，这就是你的地盘。”老冯摊摊双手，一副无可奈何不知所云的样子。

“什么你的地盘我的地盘，堵了人家路就得给人家清开，咱就是给人家带来不方便了，什么也不说了！”老孙头有点愧疚地说。

“哈，我说孙师傅，你就是十天半个月没动静，谁敢说你是个长和短，你也不要太累了，每天能捡几袋算几袋，累巴巴的。再说，你也不是一个缺钱的

主，就这一间小卖部你也够肥了。”老冯阴一句阳一句地说着，让老孙头听着心里不舒服。

“你别说了，小卖部与我无关。我是拿了你的一些好处，不过也帮你清理过几次库房！这小卖部的东西，你能买就买，不能买拉倒，我没有用枪逼着你来！”老冯的话把子刚刚带出一个“小卖部”，老孙头的火劲腾地就上来了。

## 6、这雷响的

老孙头做梦也没想到，捡个破烂还有这么多说道，还得看在晓晓面子上，看在豆豆面子上，要不，真叫人家一锅端了。本想自食其力的老孙头，看来还得依托豆豆和晓晓这两个大主任的面子才能维持下去，可老孙头偏偏不服这个理。

八月份的时候，天更毒了，整整一个月也没有来一滴雨。老孙头摸准规律，早上十来点出去，下午五点多出去，脖子上搭着一条油膻膻的毛巾，上下班似的。老孙头也在琢磨，这城市里怎么到处都是聚宝盆呢？不到半个小时老孙头就能捡回一袋子塑料瓶，一会儿一趟，没有几天，老孙头那小卖部门口又占了半条路。老孙头也想尽快把这些货卖到废品收购站，可每天早上浑身疼得动也不想动，早上醒来哼哼呀呀的，老伴也劝叨着，“明天早上送吧，明天早上送吧！”真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个星期下来，那门口还不成个杂货铺！

仁孝路上的风言风语又刮起来了。

“谁不会做样子，老孙头家晓晓杵在那里，谁下得了手，要是换个人，不出两小时，这仁孝路保证宽宽敞敞了。”

“装模作样，纯属演戏，两个主任，就是赚同情，赚可怜，这样子他们就清廉了，大家又不是傻子，说不定就是他们的鬼主意。”

“是啊，听说，他家豆豆一次手术就一千块红包，往少里说五百，这么大个医院，每天五例，五五两千五，我的天，这医院还不成他家摇钱树！”

大家背后指指点点，指桑骂槐，老孙头单看人家的手势也能猜出并不怎么友善，他也听不懂人家

叽里咕噜地说些什么，有时候还给人家陪着笑，和一个傻老头没有什么两样。

中午吃饭的时候，晓晓开着车过来了，她把车放到小区后院里后，便火烧眉毛般地朝小卖部走去，边走边打着电话。

“哥，你到小卖部一下，有要紧事，跑步过来。”

晓晓刚坐定，豆豆也过来了。“我说哥，该说你什么好？你又不差这两个钱，还凭空整出个小卖部。你的营业执照呢？你的工商税务登记证呢？看看你，把两个老人绑架到这里，这就是你的孝顺？”晓晓莫名其妙地发了一通火，把一家人惊得大眼瞪小眼。

豆豆低着头，一言不发，只是习惯性地捋一捋脑门上那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

“老人们贪财怕死不瞌睡，你也老了？”晓晓连珠炮似地追问着，没有丝毫停顿的意思。

豆豆还是低着头，他终于明白晓晓为什么发火了。其实，“老孙小卖部”开业没几天就有人举报上了。这事别人给一直压着，文字材料和图片装了满满一档案袋。最近市委组织部考评中层干部，有人拿这个说事，说晓晓纵容黑交易，充当保护伞，违法占道经营，等等，帽子一顶比一顶大，一顶比一顶重，害得晓晓不得不澄清是非，出面做检查。

“那，咱就自己把这个锅端了吧。我也是眼小，这些东西没有错啊！”

“好我的豆豆哥，你不伸手拿，谁敢剁你的一条胳膊？赶紧清理掉，要不，我下手就砸它个稀巴烂！还有，明天我和爸一起把门前收拾好，原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晓晓水也不喝一口，饭也不吃，站起身就走了。

“还是晓晓有主张，风风火火的。看看你豆豆，就像屎一样坨着。前几天说和我一起清理，人跑哪去了？你呀，我们老两口提心吊胆的，那东西来路不正啊！你说我们卖了个啥，那是卖的良心和德性！”老孙头说着说着，眼里就打起了泪花，似乎有天大的委屈。小时候，两个娃背了这个背那个，他们伏在背上是这样乖巧懂事，你说东就东，说西

就西。现在大了，都翅膀硬了，有你没你无所谓了，就剩下“贪财怕死不瞌睡了”。

老孙头靠着沙发后背，满脑子尽是以前乡下的事。豆豆和晓晓上大学放假的时候，老孙头就走上十几里山路，到乡政府门前的汽车站等孩子们回来，他知道那辆从省城里发的公共车几点到，但他还是早早地等在那里，不为别的，就想好好琢磨琢磨这条路还能通向哪里，路上有阻挡吗？接上孩子后，自己也像个孩子似的，抢着替他们肩上扛着手提着从学校带回的东西，心里那个乐啊，就像自己上了大学。回家的路总是那样宽敞，脚下的什么东西都好像绕着自己的脚走，眼前总有一轮大红大红的太阳。

老孙头拿定主意了，收拾完这个烂摊子就回老家，老家可没有这么多烦心事。城里人说道太多了，不自在。

整个下午没什么事，老孙头自己给自己放了假，准确地说，自己让自己下岗了。无事一身轻，老伴好久没有到晓晓家，两点半就起身走了。老孙头一个人在儿童公园溜达着，自打来了，还没有好好欣赏欣赏、享受享受这儿儿童公园的乐趣。

天阴沉沉的，闷热闷热，出出来的汗也特别黏身。老孙头想擦把汗，伸手在脖子上一摸，才发现搭着的那块毛巾也不见了。老孙头笑了笑，心里说，你也下岗了，失业了，离开我，恐怕再没有一个人用你了。

就在一个拐弯处，老孙头猛然听到一声大喝“站起来，给我站起来！”

老孙头一个激灵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瞅端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摔爬在地上，打着滚不肯起来。老孙头纳闷，你过去拉一把不就完了，非要他自个儿爬起来。老孙头正想上前扶一把，那个人又呵斥上了：“关你什么事，让他自己站起来，自己的路要学会自己走。”老孙头本来是要发脾气的，一个孩子家，跟他说这些干什么，可转念又一想，这话也对，路是自己走的哇！老孙头寻思着，觉着这城里人真是不一样。

午夜过后，几个沉闷沉闷的响雷由远及近，就像贴着水泥地面“隆隆”滚过的大铁桶。昏黄的路灯在黑色的夜幕下，越发单调恐怖。平日里这个时候，总会有几只流浪狗窜过来，“汪汪汪”地叫上几声，不知道是发现了食物还是为了谁家扔出的一根瘦骨头打架。今天仁孝路上却出奇地静谧阴森。又是一声脆脆的响雷，一道亮瞎眼的闪电“哗”地闪了一下，只见老孙头门前的一大摊子破烂货地底下冒出了一股股青烟，烟越来越大，很快弥漫了整条仁孝路。随即，喊叫声尖叫声一片，“老孙小卖部”周围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等消防队把火扑灭，天色已经出现鱼肚白了。

晓晓接到豆豆“着火”的电话后，拉起娘鞋都顾不上穿披头散发地跑了过来。门前的破烂东西早烧得荡然无存，烟火熏过后的“老孙小卖部”面目全非，锅底一片，什么也看不出。左邻右舍的两家幸亏门前没有堆积什么杂物，要不，这条街会火烧连营，那损失就不敢想了。

豆豆、晓晓和老孙头的老伴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运惊得魂飞魄散，一家三个人声嘶力竭地哭喊着要往里冲，被消防队员制止了。老孙头赤身裸体地卷曲在地上，早没了气息，看样子是被烟熏死的。货架上，蒙着四张湿淋淋的被子。人们分析着，肯定是老孙头不想让儿子的这些东西毁掉，拼死护着这些东西，最终体力不支倒在地上。仁孝路的起火原因也很快查清了，原来是老孙头自己安放的那口电视接收“锅”惹的祸，那个响雷一过来就接地引燃了他的那些“宝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响雷啊！

天色渐渐明亮起来，仁孝路上一片嘈杂，人们纷纷议论着那个没来由的响雷！

“窗口上刀劈了似的，一道亮闪闪，好吓人！想不到是来要老孙头的命的……”

“精精神神一个老头，要不是他儿子这个小卖部，老孙头也不至于这下场；要是上一次来点狠的，把老孙头的那点破烂货一铲车清理掉，哪会出这么蛾子！”

## 7、归路

老孙头死得真不是时候，正赶上全国轰轰烈烈地反“四风”，他那有头有脸的儿子、姑娘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在仁孝路上办一场成为焦点的丧事，只是草草地买了一口普通的棺木，连夜运回了老家。

在孙家村的村口，本家的人早七手八脚地搭好了灵棚。按照村里的乡俗，死在外面的人是不能进村的，大家怕把晦气带进村。豆豆和晓晓好说歹说，低声下气跪下来磕头也无济于事。

“村口就村口吧，小时候爸在村口望着我们上下学，长大了参加工作，爸还是在村口望着我们怎样做人。爸，豆豆和晓晓不孝了！”豆豆呜呜咽咽地跪在地上不肯起来，脑门上的几根头发一夜间掉了个精光。村里人们也跟着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跟豆豆晓晓他们一块玩大的几个同龄人，大家见了面好像不认识似的，连句嘘寒问暖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只是一口一个“走了的就走了，活着的还得天天过”地安慰着。

“老孙头一辈子勤勤恳恳，就想盼着死了占口好棺材。看样子，这棺木也不怎么样，和傻二蛋他爹的那口差不多，人家个吃五保的也比这风光。说起来老孙头家的孩子们可风光了。”

“看看这花圈，稀里哗啦的，也没有几个，城里人就是抠门！还有头有脸的子弟呢！”

听着这些尖酸寒碜的话，晓晓老早就想发火，想说说国家政策，说说大气候，可她只是看着爸的灵柩两眼泪涟涟的，什么也说不出。老孙头的老伴自从老孙头不在了脸就黑了下來，老人家眼窝深深的，颧骨高高的，一句话也不说，晓晓担心娘一时想不开，万一有个什么闪失，那老孙家就真的完了。精神恍惚的晓晓欲哭无泪，她始终不相信老爸就这样离开了他们，她后悔没有早一天把那些不值多少钱的破烂货处理掉。如果早一天处理，爸还会死吗？还会搁在这凄惶的村口等人看笑话吗！

阴阳先生也是本家的，大家都叫他孙阴阳，村里婚丧嫁娶都由他张罗。按辈分，孙阴阳还得叫豆

豆叔叔，自打小走开，也就什么也不叫了。孙阴阳说，老孙头满一七才能下葬入土为安。豆豆和晓晓听着孙阴阳一顿天干地支子丑寅卯，要什么答应什么，直到兄妹两个一人拿出了四万块，围在一块的人们才面露喜色地张罗起来。响工是县里顶尖的，流动饭店也是十里八村最好的，人们像过节一样，神清气爽，好像日子就应该是这样。

“你们把篷布拽得再高些，多搭些树枝，这三伏天的，别让我家老孙头臭了，他个懒鬼不洗澡，等我下去找他，别臭得连身子也进不了。”老孙头的老伴瞪着孙阴阳，牙关里打铁似地说着，孙阴阳连忙答应下来，立即去招呼人们拽扯。电线也很快甩了过来，灵柩前的七八盏灯一下就亮了。老孙头辈分大，花圈纸扎第二天堆得铺天盖地。豆豆和晓晓万万没想到村里人是这样训练有素，这样肯卖力气。

小小的孙家村突然热闹起来，村口连着唱了四天，吹了四天，什么“好日子”“红灯记”“四大名著”“东风破”的，想吹什么吹什么，想唱什么唱什么，从县城里请来的台柱子一个接着一个上，就连前后左右几个村的老太太小媳妇也拖家带口地拿着马扎赶过来看热闹。席面是流水的，早上麻叶蛋汤豆腐脑，中午晚上正席是大鱼大肉黑瓷坛汾酒，够一桌便起，也是整整地摆了四天。人们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脸上洋溢着知足的笑容，个个中奖似的。奇怪的是，人们在村口真的没有嗅到老孙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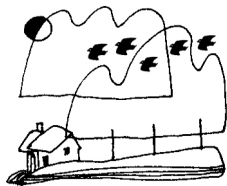
一点点尸臭，不知道大家是热闹得什么都忘记了，还是老孙头根本就不会臭。前几年就有一家，也是三伏天，也是一个没有进村的，因为钱的事儿谈不拢，那臭现在还想吐。

一七的最后一天到了，一大早，在豆豆晓晓一家人的哭天喊地中，老孙头总算风风光光地进了该进的地方。坟地里，一大堆花圈呼啦啦地烧了个精光，冲天的火苗中，豆豆和晓晓也落下个孝子的好名声。

老孙头走后，仁孝路很快进行了一次彻彻底底的整治，屋顶上蜘蛛网般的电线重新进行了布局，广告牌统一制作，粉刷一新的墙面看不出发生过什么。只是人们还没有一下子从那把火的阴影中走出来，那个勤勤快快的老孙头好像还活着，他不在公园里拣瓶子了，而是每天在公园里和老伴悠闲地散着步乐和着。豆豆的那两间门面房也挂上了大铁锁，谁问也没有个结果。两个月后，“美美”超市的老板老冯以五十万的高价盘了过来，开了个婚庆鲜花店，当然，白事是主营。

仁孝路又恢复了昔日的整洁顺畅，对开的大小车宽宽余余，也不再有了尖利的鸣笛声，果香味依旧扑鼻，人们笑容依旧。只是，大家总感觉哪里有些怪怪的，还是不舒服……

(作者单位：西曲矿选煤厂)



# 落 借

(长篇连载·之一)

□百川

## 第一章：冬至

一候蚯蚓结

二候麋角解

三候水泉动

在我幼时刚开始记事的那个年代，房价还远没有像今天这样动辄上万块钱一平米。

记得是在一个冷到根本不想出门的冬天，父亲一身风雪从外面回来，早已冻红甚至有些刺目的手上用布包着类似什么文书。当时我并不明白，是怎样的东西竟能使平时木讷、话不多的父亲喜形于色。

他摘下帽子抹了一把汗，这样的天里竟还能热成这样，于是我更加好奇父亲手里的宝贝。

“钟山，一会儿你妈回来，把这个给他看！”

我马上接过父亲手里的包裹，三两下解开。

“你小子慢点儿啊！”父亲虽紧张我的笨手笨脚，却没有阻止，“等过完年，除冰一结束，咱们一家三口就能顺顺利利地住进新房子了！”

即使父亲的喜悦我并未能完全感同身受，但对

于新房的期待，我同他绝对是站在一起的。

待母亲下班回来，父亲已经返回工地继续除冰作业。而此时我还坐在炕上，捧着房产证贴在脸前不明所以。

母亲说，这套房子用尽了家里的积蓄。我问多少，母亲说肆仟伍佰零叁元。

同样对钱没什么概念的我只知道，父亲是铁路工务段的一名班组长，而母亲是二院妇产科的一名医生。如果几千元已经算得上积蓄，那确实是一笔不菲的数字。

“钟山，早上给你留的课文都背了吗？”母亲熟稔地钻进厨房，洗手择菜剁馅儿，一点不比她拿手术刀时逊色多少——虽然我并未见过母亲拿手术刀。

第二天冬至，难得父亲竟从工地趟风冒雪赶回家来。看着热气腾腾刚出锅的饺子，心里乐得牵动了脸上，笑着合不拢嘴。

其实我多半怀疑是因为饺子烫的，但能这样合家团聚的次数实在不多，父亲也说吃完要马上赶回工地。所以每一次，我和母亲都格外珍惜。

“老钟，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此时父亲的注意力全在碗里的饺子上，只嗯了一声作为回应，但其实根本未曾关注母亲的异样。

“过完年，钟山也该到上学的年龄，我想送他去念南薪一小……”

“你说什么？”筷子一停，之前的和睦与温暖从父亲脸上不见了踪迹，他放下碗，攥着两只拳头说明着此时的愤怒：“你知道在南薪念一年书要花多少钱吗？你觉得我们还能拿出多少钱供孩子……”

母亲默不作声，只是抱紧了我。然而父亲并不打算停止：“我们才刚刚置了房，连装修都要拖到开春儿单位发完年终奖以后，这些你知不知道？念子弟小学就可以了，我老钟家的孩子，在哪儿都能成材。”

五日后，天气一扫此前的阴霾。我踮起脚踩着书本，两只手扒在已经烤得暖洋洋的窗台上，望着外边陆续有扎着红领巾的小哥哥小姐姐放学回来。

不得不说，校服真丑，可在那时却足够让我羡慕不已。

正当门被突如其来甚至有些急促地推开时，我已跳下书堆，一脸茫然地站在阳光所投射的温存之下。

“快去穿好衣服，我们去爷爷家。”

记忆中母亲很少像现在这样如此严肃地跟我讲话，或者说是命令更准确些。到后来，她甚至亲上手将我包裹严实，转而抱起，神色匆匆地带上门便往爷爷家赶。

路上母亲的脚力很快，我虽不胖但也有足足60斤，可她竟用了平时一半的时间便赶到了爷爷家的巷口。小土狗依旧赖在地上懒洋洋地打量进出的行人，不叫不吠。

向里没走多远，刘婶儿搓着粘在手背上的面渍一路小跑迎了过来：“哎呦，我说你怎么才来呀，

瞧，老太太正搁那儿坐着抹眼泪呢。”

我被从母亲怀里放下来，刘婶儿接过我的手，牵着我向前走了几步，指给我看堂屋门边儿上嚎啕大哭的老人。

“我说惠明妹子，大钟啥时候回来？”刘婶儿在一旁献言献策，“家里这么大的事儿，得男人来拿主意来扛。你一个女人，哪撑得住……”

“帮我照顾钟山。”

母亲只留下一句话，便走进堂屋开始照看躺在地上已一动不动的爷爷。

刘婶儿张了张口，却再找不出更合时宜的话。我趁此挣开了她的手，掌心里也被沾上了一些面粉。我就这样站在阳光里，看着母亲依序检查过爷爷的呼吸、脉搏还有心跳，最终垂着双手重新站起了身。

父亲是在第二天夜里才匆匆赶回家来。巷口的灵堂与花圈，都被布置得合规合矩。奶奶的哭声从前一天起就未停过，即便已经夜深人寂，那幽幽的啜泣仍惹得父亲打内心里翻出汹涌的哀伤。

我其实一直好奇，为什么父亲已经回来却只坐在堂屋里什么事都不做，反倒要母亲忙里忙外打点着一切丧事。可平静只延续到第三天，天刚放亮，前来吊孝的二爷爷全家便振振有词地围拥在尽头巷口。

我被狗吠声吵醒，披着大衣扒在刘婶儿家门框边上向外看。接着便有越来越多的闲话从那些人们的口中传出，全都把矛头指向母亲，竟好似在怀疑爷爷的死是由母亲一手造成的！

“我家大钟常年不在家这全家都知道，遇上天儿不好的时候，进山巡视一趟有可能一天都回不来。家交给你照顾，你瞅瞅我们小山，瘦得不比猴精壮多少，一双老人你也不管不问，你说你什么意思？是我老钟家亏欠你了吗？你说要买房，好，老人二话不说凑了一千块叫你们拿走，到头来十天半月的你连个家门也不回，大家伙说，换谁不寒心？”

杂七杂八的声音渐渐多起来，可母亲竟就那样站在房檐下忍受数落不愿多解释。我朝父亲看看，他根本没打算替母亲解围，只是在那里坐着。

我从刘婶儿家极速跑向堂屋，张开手将母亲护在身后，朝此起彼伏的人群大嚷：“你们知道什么！我妈要六点才下班，有时候手术不知要排到几点，爷爷生病以后就把我接回了家，不让我打扰爷爷养病。”

人群渐渐不再躁动，我缓了口气，越说越凶：“每次给我做完饭，只要第二天没排手术，我妈都会过来看看爷爷和奶奶，还会买好第二天的菜，这些你们怎么不说，没看到吧？到底是谁不来看爷爷，又是谁在这里明明亏着心还要诬赖好人？”

“钟山！不许跟二爷爷没大没小。”

我回头怒视着父亲，可笑他半天没开口，一张嘴却是对我的斥责。我拉起母亲想要穿过人群离开，回我们自己的家，同这些憋着一肚子坏水儿的家伙划清界限，从此势不两立。可母亲却放开了我的手，重新走回堂屋，陪在父亲身边。

从墓地归来，已是下午三点，这样的时月不需多久天就会完全黑下来。父亲从半路下车赶回了工地，我和母亲又坐了一截，在镇口的主路边上也下了车。母亲想一个人走走，便打发我自己去玩儿，但天黑前必须回家。

地冻天寒的季节哪儿有什么可玩的好去处，我沿着江边走，时不时回头看看母亲渐行渐远的背影。突然觉得父亲真的很过分，明明是母亲在维系着这个家，而他只是个拿工作来充当借口的人。

走着走着，岸边上似乎是有人。能在这样狗都不愿多待的冷天里枯坐江边的人，也必定是个异类。

“老爷爷，你钓鱼呐。这冰底下有鱼吗？我听说动物冬天全都冬眠去了，再好吃的鱼饵它们都不会醒来。”

“那万一它们只是在假装睡觉，其实想悄悄溜走，开春儿以后冰融化了就不再回来呢？到那时，河里一条鱼也没有，我该怎么办？”

“那就到下游再去找它们啊。”我对自己的回答相当满意，换做其他同龄的孩子，也未必能给出如此正确且带官方的解释。

老人呵呵一笑：“有些时候走了，只是换了一个地方继续生存，那样我们确实还有可能在以后的某一天里重新遇见。可大自然千变万化，每个人的命运又不尽相同。沧海桑田，难保此时的约定到了彼时还能否如约兑现。”

“你说说……呃，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世易时移，人生而独自来到这世上，离开时亦是孤零零。繁华千帆过尽，冷暖心中留藏。”

“我想说……其实我还是没听懂。”

“时间很快，一生很短，莫留遗憾，且行且珍惜。”老人将鱼竿一摇，跟着便大咧咧仰着头朝我一笑，“瞧，鱼上钩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并未将下午的经历告知母亲，因为看她样子似乎十分疲累。而我也十分乖巧地早早脱衣上床，睡在母亲手边。

不逞能地说，老人的话，我真的只听得懂最后一句。

再往后，奶奶被从老屋里接来家中，母亲是怕奶奶会不适应一个人的生活。可据我观察，她仿佛在这里住着也并未真正开心，嘴角总是抿成一条线，什么都想干，又只能畏手畏脚地坐在炉火边。

听父亲说，奶奶以前曾是地主家的千金，店铺开在街上，十里八村排得上号的富庶。可惜没有多念几天书，仅会歪歪扭扭写自己的名字。对于母亲的高学历，她总是忌惮着，虽然我并不清楚以母亲的性格和为人究竟因何会给他人造成不安。

新的矛盾终于在两天后爆发，母亲坚持要送我

去市里念南薪一小，而这次，奶奶竟也加入了父亲一边。

“一年要二百八十多块，大钟，那可是二百八多块啊！”

父亲只是个工人，同样认为只要能有个谋生的手艺，念不念书、或者书念成什么样，并不打紧。可母亲却不退让，一定要送我去最好的学校，任谁说都不行。

事情一下子僵在了那里，奶奶开始数落母亲的不是，嫌贫爱富的本性一旦暴露，说出的话就句句伤人。

“念那么多书，也不见你往家里多拿回钱来。早知道，我儿子当初就应该答应街东头王保长说的亲事，那王保长……”

母亲忽然冷笑一下：“现在后悔，可以走。想回去找什么王家的丫头，我不留。”

奶奶被母亲看似无力的回答噎得半天讲不出话，只得恨恨地拉了拉父亲的衣袖，示意他千万不能妥协。

父亲没有多少文化，三十多年里只晓得低头做事，更不善表达。若换做平常，母亲的决定如果切实可行，父亲一般会全力支持。但是这次，他只有一个问题：“那么多钱，你要从哪里凑？”

母亲沉默了很长时间，最终艰难开口：“反正我们已经置了新家，可以把这套房子先抵出去，以后迟早是要卖掉，这段时间可以先挤在堂屋里……”

“你疯了！”父亲突然咆哮道，连我都能分明感觉到他眼里的愤怒，“你——休想！”

母亲看看我，眼神里的坚毅让人无法忽视又不必言说。后来我才知道，天下母亲对于自己孩子的疼爱是什么都比不了的。为使我从小受到最好的教育，母亲最终选择离婚，独自供养我读书。

搬进医院单身宿舍楼的当天晚上，后半夜里，响起了父亲疯狂的砸门声。母亲起床去开门，父亲

却愣在原地半天没有说话。

“求你……别走！”

“我不可能拿小山的未来去开玩笑，日子怎样都会过去，我不能叫我的儿子再吃没文化的亏。”

见母亲态度坚决，父亲憋了一路的那句“跟我回家”如今却怎么也说不出来。

“这个你收好。”父亲从怀里掏出捂热了的一踏钱递到母亲手里，“五百六十块，只有这么多。”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转身而去，消失在路灯照不进的夜幕里。

那一年的冬天，冷得骇人。医院宿舍里的人们与镇上的那些完全不同，总是一副神色匆匆的模样，做一切事都像在赶时间，好将节约下来的空闲全部拿去睡大觉。

母亲似乎也很累的样子，时常加班，一脸倦容。

楼里的叔叔阿姨借给我很多书，不过大半全是生物医学一类专业书籍，许多名词根本不懂，不过还好有许多彩印的图片。

医院食堂里的饭也很好吃，只是偶尔会想家，想起曾经那个不大的小房子。

我心里明白母亲为此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才带着我从小房子里搬出来，可我还是想它，甚至许多年后，换了更大更宽敞的商品住房，我却始终心心念念：觉得那小房子才是我和父亲、母亲真正的家。

## 第二章：小寒

一候雁北乡

二候鹊始巢

三候雉始雊

求学的那几年里，钟山曾无比地羡慕每到周五放学，总有一双目光在校门之外的某处热切迎接、



等着被接回家里欢度周末的其他同学。几乎除了寒暑假，很少有机会可以走出校园。打发时间的去处从篮球场换成了图书室，又从图书室换成了微机房。总的来说，学校的硬件环境在全市绝对算得上名列前茅，可就是少了一点点童年的烟火味，更像是一个工厂，把全部的孩子们集中封闭起来，冠以各种复杂的科学知识，待检验合格，再转送到更高一级的工厂，继续锻造。

林毓便是在初中二年级的第一学期结束时，被送来南薪一中借读的。

说起第一次见到林毓，钟山的反应完全没有自己想象中那般强烈，以至于给人先落下一个冷漠观世难以相处的糟糕印象。

“为什么寒假还不能回家？”

林毓的父母有着南方人的外貌长相，可儿子却生了一副北方人才有的膀大腰圆。明明才十四五岁的年纪，却拥有近一米七的身高。

两位家长不去管身后的抱怨与抗议，坚持把行李包袱卸在一层的床铺上。

钟山眨了眨眼睛，并没有阻止，虽然一层的床铺明明贴着自己的学号与姓名。

“要不说我和你妈花这么多钱供你读私立学校图啥？还不就是图你能好好念书，少在外面胡混。寒假补习怎么了？要没这补习，我还不放心把你往这儿送呢！每天都有老师替我看着你，让你再野！”

林毓的母亲将这一个月生活费塞给他，有零有整，不过大都不是崭新的钞票。

又嘱咐了一些，林毓显得极不耐烦地将二人送走，转而对着钟山远远地不停打量。

寝室里此时寂静无声，等会儿十二点四十分会有生活老师来进行中午查房。钟山半靠着桌沿扫了眼被堆满的床铺，暗想该如何开口请他拿开，却半天也没组织好语言。

“喂，这屋里就你一个人住？”

“今天周末，家近的要晚上才回来。”

“你怎么不回家？”

“回去也是一个人，在哪儿待都无所谓。”钟山分明捕捉到说完这句话时，林毓眼中那望向自己的惊讶。

于是更加好奇，但也更加谨慎地再次试探：“听说这里的老师管起学生来超级严，每天作业比山还多，一周一考，排名倒数还会被罚值日。”

“是吗？好像是吧。”钟山斜着头将目光扫向门中正挂的流动红旗，对林毓的问题并未显出多感兴趣。

眼见钟山反应平淡，似乎这些事情在他看来根本就不算问题。林毓无法从那没有太多表情变化的脸上读出更多有关这里的生存法则，又看不出钟山到底是属于学霸还是恶霸这二者中到底哪一种身份，竟也一时拿捏不好与他的相处方式。

“那个，可以拿走吗？”钟山指指铺位上的行李——想来想去还是直接讲好了，自己平时也不喜欢拐弯抹角，对面那人五大三粗，而且总给人一副脑子并不灵光的感觉。

“嗯？什么？”

看来脑子确实不够用。钟山在心里默默鉴定完毕，走到床边将两件行李拎在手中大约感觉了一下分量，便将其中较大一件一挥手扔到了上铺。

林毓在一旁看着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身形并不算健硕的室友竟能使出这般力气，想必那双拳头揍起人来，也一定很少吃亏的。

踩着直梯上到床铺二层，钟山转身便瞧见底下那人一副呆滞的表情。想了想忽然觉得好笑，哪有父母会放心把这么一个傻儿子一个人留在寄宿学校，完全不管能否自理，就自顾自地转身离开。与其没时间留孩子在身边亲自照顾，但至少得教会他出门以后独自生活的细则。像这样丢给学校推卸责任的行为，怎么还能称之为家长？

钟山随即解开包袱取出被褥床单，手脚麻利地帮他一一铺好摆正捋顺。全程没去看林毓一眼，也没叫他来帮忙。只剩林毓傻站在原地仰头看着行动力很强的室友没几下便将自己的床铺收拾妥当，还一脸“这些没什么”的酷酷表情。

老师准点进来查房，还好在钟山的帮助归整下，宿舍又恢复到整洁清爽的样子。

“新来的？哦，你就是那个借读学生，林……林什么？”

“毓。”钟山的声音同样懒懒的，许是因为还在变声期，所以听起来并不似早期那般脆亮。

林毓绷着脸，眼睛几乎可以俯视年纪已过四十四的女老师，突然裂开嘴角，笑得甚是轻浮。

钟山斜着眼睛偷瞄，心想还真是愣头青一个：那么明显的蔑视你当谁眼睛瞎啊看不见，在这里生活老师就等于楼长，放学以后只要回到她的地盘上，每一句话都得当成圣旨来执行。所以钟山从不招惹这种人，更何况人家就是不认得这第二个字，犯不着在第一天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给以后埋下打击报复的隐患。

“林毓是吧！谁给你起的名啊？”

“算命先生。”

实实在在碰了一个钉子的中年老师勉强维持着笑容，可嘴角的笑意却半真半假。

“入住登记表填了吗？洗漱用具领了吗？开水间只有中午十二点和下午六点开放，垃圾要分类倒在走廊尽头的橘色垃圾桶内，不许漏在外面，发现一次马上写检查。还有你那个头发，怎么那么长？”

“长吗？”林毓看也不看直接反驳，那样子简直就是为了呛声而呛声。

“不然你还觉得挺美的？”老师好笑着反问，“自己照照镜子，看看和大街上的小混混有什么两样。”

林毓冷笑着，真走到镜子前仔细摆弄起自己的

头发：“小混混一般揍完人以后，还会警告他如果不服气，明天还可以来这儿等着，直到揍到他服气为止。”

老师吞了吞口水，样子竟有些尴尬。她将求助的眼光望向钟山，可后者依旧是冷漠的表情，像不关他事一样站在远处。

林毓转过身，歪着头从下往上看着又矮又瘦的生活老师，还是一脸痞痞的神色：“但我却知道，在这里，打人是会被开除的。”

“你……你知道就好！”

“所以，我和那些小混混不一样。”林毓笑眯眯地走上前，俯身贴在中年老师的耳畔继续轻声说道，“其实我巴不得你们现在就把我开除了，好让我回到父母身边。”

中年老师瞠目结舌地倒退一步，捂着嘴发出低低的喘气声，像受惊过度的猫被人掐住了软肋。可毕竟活了四十几年的光景，真逼到一定份儿上了便显出作为成年人的老辣。

“有本事，你今天真动我一下手指头试试！”

话被呛在这个档口，钟山赶忙上前把林毓拉开：“老师，他不是那个意思。”但其实，后面林毓又说了什么他并未听到。

林毓想挣开，可手臂被钟山死死抱住根本没有可能。

“老师，他知错了。下午，下午我就陪他去理发，以后也不会给您添麻烦。”

“哦？是嘛！可我看他好像还没意识到自己错哪儿了。”

钟山以肘部撞了撞林毓，示意他赶紧服个软这事儿就过去了。不料老师悠悠扬扬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钟山竟也被牵连。

“理发是吧，哪还用等到下午，我看这儿就行。”说着便拿起书桌上的折叠剪刀，一指钟山，“你，现在就给他剪。”

傍晚时分，陆续从家里赶回学校参加晚自习的学生叫嚷着涌进宿舍楼。有的穿着光鲜，满面春风；还有的顶着两卷愁眉，似是极其不愿回到集体生活。但这些人中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那便是走进大厅以后，全都看见了林毓与钟山正一人一个拖把，弓着腰埋头苦干。

“这次是因为我害你也跟着受罚，连累你了，对不住！”林毓拦下钟山，就势要去夺他手里的拖把，可是没成功。

“算了。”钟山抬抬眼，语气听不出是责怪还是赌气，总之再没了下文。

“你不怪我？”林毓好奇地观察钟山。

“为什么要怪你？”钟山盯着脚下，说话间又将进度向前推进了两米，“难不成我把你的头剪成那副鬼样，你还真要揍我不成？”

林毓苦笑一声，忽然觉得他这位室友还算通达人情：“那好吧，鉴于你认错态度诚恳，我也就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了。”

钟山朝那家伙瞪去，林毓哈哈的笑声瞬间一停：“赶紧把活儿干完，等会儿去自习室。”

“去什么自习室啊，说的就是让咱两个拖完整个宿舍楼，这才一层，等到了五层我猜人都该从自习室回来了。”

“那你怨谁！”

林毓的声音突然小了：“刚还说不怪我的……变脸变得真快。”

对着这么一个家伙，刚才耀武扬威头头是道俨然一副大哥做派，现在却能委屈的眼波楚楚惹人心怜。钟山实在拿他没办法，反而把林毓手中的拖把一勾，连同自己的一同放回置物间。

“你干什么？”林毓不明所以地靠墙站着。虽说他也不想干这无用功性质的苦力，因为寝室楼里每天都有专门的阿姨负责打扫，简直干净得不像话，

可他不愿再因为自己的违逆而使钟山受罚。

“你还想干？”

林毓赶紧摇头。

“那就不干了。”

对于钟山的理直气壮让林毓简直笑开了眼，顿时提高了嗓门儿大赞一声：“敞亮！”

“这楼里干净得就差在地上打滚儿，擦和没擦几乎看不出来。”钟山朝墙上的挂钟看了眼时间，虽不算晚，可天已经全黑了下来。

“饿！”林毓拍拍肚子抱怨。

“这个时间，餐厅已经停止供饭了。”

“没事儿，”林毓一副成竹在胸的高深表情，一手揽过钟山比自己矮半头的肩膀，“第一天能交到你这样奇怪的朋友，我特开心！”

其实被人压着肩头的感觉并没有多舒服。钟山一边被林毓带着往前走，一边还要分担来自肩上的重量，在心里已经将那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来回骂了五遍。

“哥一会儿带你开个荤，权当是会师成功。以后在南薪有哥罩着你，保准没人再敢找你麻烦！”

看着林毓越说越激动，钟山突然冒出一句：“只要你别没事儿三天两头地招惹老师和训导主任，我想我们两个都可以在南薪活得更久一些。”

林毓被气得语结，一把丢开钟山自己怒气冲冲地朝前走去。钟山不紧不慢地跟在后边，竟也不追上去服软解释——毕竟也是实话。

跟着林毓，三转两转地走到了学校后门。隔着一条街市，向东依次错落有序地亮着许多店家。

“我居然不知道学校周围还有这样一条街。”钟山坦白道，算是卖个小乖给身边儿那人叫他好好得意一下。

“哼哼！”那人果真满意地哼哼起来，得亏没有尾巴，不然必定翘上了天。

“唯美食与大餐不可辜负！”

钟山继续听着那人的歪理，发现漏洞也极力忍着不予反驳，没想到就这样一直走啊走着，竟步行走出了五六里。

“你该不会是想……一会儿趁着天黑没人把我卖了吧？”

“说什么呢！怎么能怀疑大哥？”

钟山翻他一眼懒得争辩，心里嘟囔着这人也是心宽，自己几时答应认他做大哥了？

“没多远了，前边抬脚就到。”

林毓所说的大菜，便是一间门前竖着“穆斯林涮肉坊”的铜火锅店。两人前后脚进到屋内，热气腾腾的香料与麻椒顺着滚开的锅边不断刺激着两人饥肠辘辘的味蕾。坐下以后，林毓先叫了啤酒和凉菜，接着滚烫的驴肉锅没多久便端了上来。

“常客哦？”钟山先干了一碗暖汤，顿时整个人活了过来。

林毓给两人满上啤酒，语气却似有似无的沉重：“以前总跟爸妈一起来。到了冬天，北城的生意总好过南城和西城，水果的需求是上一季的三倍。每次收摊儿的时候，只要捡一捡空掉的塑料箱，把它们放回车上，我们一家就会来这里吃涮肉磕毛豆，别提有多美了。”

“你们家是做水果生意的？”

“是呀，这些年流行吃南方的水果，到处都紧俏得很。我老爹干脆把家也搬来，也算是在这边重新扎了根。”

“听你说话一点儿口音也没有，汉化得不错嘛！”

“呸！你哥我本来也是汉人，就出生在这儿，根本没机会学原来的方言。”林毓把酒递来，“说这么多，先走一个！”

钟山面露难色：“我不喝酒……”

“是不会喝酒吧！”说完便没心没肺地大笑，引得邻座四周纷纷朝这边侧目，可林毓却并不在意。

“我是担心一会儿回去被老师闻到一身酒气，咱两个都跑不了。”

“人活一世，瞻前怕后有什么意思。她要罚就罚，真当爷还怕她不成？”

眼瞅着几杯酒下肚，林毓越喊声越高。哭天抢地山南海北的话头越说越没个够，因为不管扯多远钟山总是有问有答地将话题接回来，并回刺向林毓。反倒每次被噎到无言狡辩时，只得不停灌酒。

“你怎么知道的东西那——那么多！我还第一次遇见比我还能说的人，还都说得有理，说得我恨不得抽你个大嘴巴让你别说了听我说好不好。”

钟山架着已经开始满嘴跑胡话的林毓，走在来时的路上，还把自己的围巾也搭了进去，现在正系在那人的颈上。其实他心里对林毓同样有一丝羡慕，可以如此简单地对待这个世界，对待身边的所有人，全都直抒胸臆地以最真实、最直接的情感来处理问题。觉得开心，可以喝到烂醉和人称兄道弟，感觉不爽了就叫嚣着和谁都能打一架来消耗过多的精力，哪怕会受伤。

这种人最单纯，也最易被外界左右。

好在一夜相安无事。

第二天清晨，被尿憋醒的林毓刚一翻身，差点儿从床上滚下来。

“醒了？”钟山探出头，朝上边儿看。

“我的酒呢？”

“睡蒙了还没醒啊？”钟山披着被子站在床下，仰头一脸嫌弃地望向还在茫然的林毓。

似乎什么东西闯进视野，林毓盯着钟山愣了半天，一低头，才发现身上盖着的并不是自己带来的那条被子。

“这怎么回事？”指指被子，林毓一脸惊恐地问。

“昨天中午给你铺床时发现你的被子太薄，晚上回来路上看见路边的店里有卖，就帮你买了条新

的。”

“啊？”林毓还在想象昨晚钟山扛着自己抱着被子的生动场面，就被下面那人一个枕头砸上来。

“啊什么啊，再不起床等着迟到呀！”说完便将被子扔回床上，拿了洗漱脸盆一拉门出了房间。

还在上铺的林毓拽紧被角不忘小声嘟囔：“好冷啊，怎么不随手关门！”

一周后，年级统一测试刚一结束，林毓便兴致盎然地跑到钟山的座位前。

“选择题都揉成纸团给你扔过去了，后面大题，你自求多福。”

林毓马上脸色一变：“你扔哪儿了？”

“你右脚前边啊！”钟山一脸恨铁不成钢，差点儿要气炸。没想到林毓反而一副“哎呀，已经考完了就别再想了！”的大咧咧样子，故作神秘地压低声音凑上前来。

“我跟你说话，刚才考试，我看上了一个妹子！”

钟山抽起书便砸向林毓的大头——考场上那么珍贵的时间，那家伙居然用来偷窥女同学：“你还能再无聊一点儿吗？”

“哪里无聊了！”林毓抗议道，“唉，说真的，第二排最左边靠窗坐的那个，她叫什么名字？”

钟山抬起头，目光穿过众人停在窗边：“她呀，叫骆灵茜。”

### 第三章：大寒

一候鸡乳

二候征鸟厉疾

三候水泽腹坚

可能人在长大后，无一例外地都会在某些特定

时刻，回忆起童年。尤其是当那个新生命呱呱降生，望着孩子一天天在手臂里茁壮长大，直到那小小的背影开始下地行走、奔跑，开始独自走出家门、探究世界的样子，为人父母则便要尽一切努力地，还他们一个理想中的童年。

幼年时的骆灵茜以为每天来少年宫报到，才应该是所有小孩子们的常态。因为这里有许多样貌和身材都很棒的哥哥姐姐，可以经常被挑选去电视台录制各类演出和晚会，而他们的父母无一例外地很高兴，甚至还会将他们拥进怀里又搂又亲。

骆灵茜虽不喜欢这种方式，但却也想使父亲为她而感到骄傲。

“今天又学了什么新的曲子啊？”父亲刚合上门，站在玄关那里弯腰取下由骆灵茜亲自挑选的小兔子拖鞋换上。外衣还带着冷冽的寒气，可脸上却是一派温和。

阿姨走过去接下冰冷的公文包，引着父亲来到餐厅，但父亲一定要先见到骆灵茜后才肯放心。找了客厅与书房，终于在西边阳台的暖室里见到了自己的宝贝。

这里是骆灵茜最喜欢待的地方，种了许多花草，还有不错的视野，可以看到小区里最大的一片活动场。为此家里重新改建了阳台的布暖，管道埋进地下，在那样的年代里绝不是轻易就可以随便完成的工程。

“今天这支曲子，爸爸怎么从来没听过？”

“呀！你又偷听！”

“茜茜拉得很好，告诉爸爸，叫什么名字？”

“维瓦尔第的《冬》，好听吗？”

“好听。”

“爸爸骗人，明明下午团里比赛，我又是倒数第一。”

“真的很好听。也许这支曲子对你来说现在还太难，可总有一天，你会把它拉得很好。”

“像妈妈一样好吗？”

“比妈妈还要好。”

骆灵茜的母亲在她出生后的第二年便因意外去世了，所以她对母亲的印象模糊，也正因如此，她的痛苦远不及父亲的十分之一。

家里除了从少年宫带回来的教学用琴之外，还有一把小提琴是任谁都不可以动的。听家里阿姨说，那是陪伴了母亲时间最久的一把琴，亦是父亲当年唯一送给母亲的一把琴。

念中学时，第一次离家住校所遭遇到的一切叫骆灵茜都无法适应。

宿舍里集体生活不仅要时刻忍受不同的人，还要处处照顾不同人的脾气和性格。

几乎每天睁开眼，直到冲进教室在自己的位置上安全坐定，才算终于能喘口气开始一天的安排。

班上的男女比例各半，有些发育过早的，甚至比老师还要高。在这里同样是学习好的更易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优待：有老师的另眼垂青，有食堂管理员的特殊关照，还有一大票跟在身后的学渣小弟们全都一脸无比期盼地等待着来自考场上的救火。

年初的校元旦晚会，骆灵茜由小提琴独奏被分进了班级小合唱，原因是一个叫钟山的由于变声期被声乐老师撵出了合唱团，不得已空出一个位置实在找不到人。而钟山也因此光荣地加入到了舞台布置的新编队里，成为了在新年里最忙碌的一员。

周五下午返家，准点出现的黑皇冠车前站着骆灵茜最熟悉的身影。见女儿从人群中闷闷不乐地走来，父亲的第一反应便两手攥拳绷紧了神经。

“怎么不高兴？”

“我的节目被取消了。”一把将琴盒塞进父亲怀里，委屈之形叫人一眼看去确实满满揪心。

“谁决定的？走，带爸爸去，爸爸给你撑腰！敢不叫我的茜茜拉琴爸爸一定饶不了他！”

将来龙去脉简略说完，骆灵茜将整件事的矛头

对准钟山：“总之就是因为他！”

“呃……茜茜，他被合唱团淘汰，心里应该也不好受吧！”

骆灵茜没想到父亲竟会这样说，可换个角度，被赶去搬道具换道具也着实承受着比自己还要大的心理落差——我至少还是演员，而他……

“那他下午有老老实实在地去扛展架、搭舞台吗？”

骆灵茜仔细回忆：“有啊有啊，跑来跑去的，好像也看不出他有什么难过。”

“这就对了。”父亲笑着摸了摸骆灵茜的头，拉开车门将她拥上副驾，自己走回驾驶位，“生活里心想事成的情况会很少，有时我们会为一件事准备很久，可到头来还是会被意想不到的人或事打乱。今天有人会取代你，而明天你也有可能将另一个人挤下高台，有些人摔下去，会在那里躺好久最终忘了起来，而只有少部分的人，会选择在次一等的环境里继续打拼并生存下去。”

骆灵茜暗暗腹诽：钟山哪里有父亲所说的那样伟大。

“不信你看着，你说的那个人，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他都可以活得很自在。”

元旦晚会之后没多久，班上转来了新同学。

“我叫林毓，请大家多多……”

骆灵茜暗笑又是如此老套的介绍，就好像说完“多多关照”就会真的被大家接受似的。

“请大家多多注意，别惹我，否则你会变成医务室的常客。”

老师厉声用教鞭敲击着黑板，示意林毓最好适可而止，然后他则被分到了教室的最后一排。

看着那过分轻佻的走姿，骆灵茜不免皱眉，因为班上没有人像他那样——一看便缺少家教。

直到寒假补习的第一周统测结束，更加奠定了

林毓学渣的地位。一时间在全年级都声名远扬，无人不晓。让骆灵茜感到奇怪的是，钟山似乎与他很是亲近，也不怎么反感，甚至有时早上一起迟到一起罚站。连班主任都看不过去找来钟山谈话，可似乎收效甚微。

“怎么回事？你自己说，这周加上今天，你一共迟到了几回？”

“一、二、三——四，一共四回。”

“今天才礼拜四！”老师气得怒不可遏，望向钟山还是一脸什么都不在乎的表情，“你想学那个倒数第一，是吗？”

“我没有想学别人。”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上午第三节体育课，你和林毓在哪儿？”

“天台。”

“哪儿？”

“天台！信号接收架那，我们把周围的积雪都扫了。”

“好啊好啊，是不是我还得向学校请示，给你们申请个学雷锋的荣誉奖章戴身上！”

“那倒不用，做好事不是为了荣誉，林毓他也看不上那些虚名。”

“够了！”班主任爆喝一声拍案而起，“下了大雪，说让你们安安静静回教室里自习，免得在外面发生什么意外，操场那么一大片地方都怕你们磕了碰了你们可倒好，还摸到顶楼天台上。给你们借个梯子，是不是还要上天啊！”

钟山撇了撇嘴，心想：梯子能有多高？

“你说，到底是谁的主意？”

“我的。”

“你？”老师再次斟酌，“你不用想着包庇林毓，是不是他威胁你要你背黑锅，你大胆讲，这里是学校，由不得他胡闹！”

“真是我。”钟山看了眼窗外，雪断断续续，

这时又飘了起来，“老师你看对面教学楼的楼顶，也是像这样被积雪压住了信号架。上午英语课的课件无法连接媒体库导致我们背了一整节课的课文，我知道雨雪天最容易影响电器设备造成短路，你看，把积雪一扫完，第四节课多媒体马上就能正常使用了。”

后来一次，林毓喝大了，骆灵茜问起那日大雪天他们上楼顶究竟干嘛。嘴已经瓢了一半的林毓不是很利索地哼哼：“还能干嘛，堆雪人儿啊！要是在操场那还不一眼就给其他人发现了，你也知道咱们的校服又丑又红，隔着二里地一眼就知道是南薪的学生。”

所以真相并不像钟山所说的那样伟大，只是当时班主任并无办法加以考证，而多媒体确实在第四节自己的语文课上恢复了运转。于是只罚了检查，这次便轻易饶过两人。

回教室后，第一眼就瞧见林毓又不着调地对着骆灵茜的背影、朗诵起上午在楼顶上新创作的诗：

长亭外，古道边，一行白鹭上青天。

若教眼底无离恨，一朝不见，夜夜难眠。

后宫佳丽三千，都不及你十分之一的美啊，让我们相看两不厌。

情不知所起，而遇上你，便成了我的幸运。

待到春来报，你在丛中笑……

实在等不及念完，钟山黑着脸一手扯住林毓的衣领将他带出教室。

“你有病吧！”

“干嘛呀？我这诗还没念完呢，你等我一会儿，一会儿再安抚你啊乖，我这儿还有最后两句……”

“站住！”

林毓又给拽了回来：“哎呀不就是挨班主任训了嘛，大不了我帮你报仇，给她把气门芯儿拔了怎

么样？”

“你打住。”钟山侧身朝教室里瞄了一眼，“你听没听见刚才其他同学是什么反应？”

“一脸崇拜，哪还有其他反应？”

“屁！全在笑你们，嘲笑，看见没！”钟山掰着林毓的下巴将他的视线转向门里，果真几个前排的孩子全都侧着脸不时抬起头朝骆灵茜看看，又低下头笑成一团。

“你别拦着我！看我今天好好让他们笑一回！”

钟山趁势赶紧拉住林毓：“别冲动！快上课了，老师用不了多久就会来。”

“嗯？你的意思是下午放学再修理他们？”林毓果真停下，转过身一拍钟山的肩膀，“哈！还是你仔细，那就再让他们高兴一下午。过了今天，我要让他们就算过120岁大寿都笑不出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钟山一手扶腰一手扶额，无奈地站着叹气。

而当晚过后，钟山在宿舍里等到很晚才见林毓从外边回来。

“你没把他们怎么样吧？”

“没有啊，我是那种粗鲁的人吗？”林毓将座位拉到暖气前坐下，换下湿掉的外衣裤，也一起搭在暖气上。

“这出去教训别人，怎么回来裤子都湿了，是被那几个合伙打尿了？”

“去你大爷的！我那是站雪地里久了，给阴湿的。你是不知道啊，我就站在看台上，让那几个兔崽子边蛙跳边朗诵我的新诗，还必须绕操场的最外圈儿，排成一队，敢掉队或者背错一个字，直接雪球招呼。”

“就你那破诗，用刀架着我我都背不会。”

“唉，不是之前那首，到操场以后我新创作的，我给你念念：天堂有路你不走，学海无涯苦作舟；

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信抬头自己瞅，苍天饶过谁？”

“嗯，有进步。”

林毓似得到了鼓励，继续道：“一寸光阴一寸金，明月几时照沟阴。忠肝赤胆向佳人，可恨小鬼坏我名，坚决不放过！”

“我猜再也没人会笑你写的诗了。”

“哼，我就是给他们一个学习的机会。”

“哦，对了，他们都记住了吗？”

“十七八圈儿下来，应该背得下来吧。”

钟山不禁起身鼓掌，要知道南薪的操场建制可是国家标准的400米一圈，一丁点儿都没有偷工减料。

果然第二天刚来教室，林毓在后边走得慢。可刚一出现在门口还没来得及进来，里面前排那几个已经鸡飞狗跳地逃出座位躲向教室一角。钟山被这一景象逗笑，回头朝林毓竖起拇指。

那家伙更加得意，晃动肩膀大摆大摇地走向最后一排坐进自己的位置。钟山从讲台前绕过窗户一侧，在骆灵茜手边停住：“昨天的事很抱歉，那家伙就那个德行，但他没有恶意。”

“可是我被同学笑了一天！”

钟山抬头朝角落里看了一眼：“这个你放心，以后再没人敢开你的玩笑。”

骆灵茜也转身向后看，除了角落里瑟缩的几人，还有林毓大大的笑脸。

此时上课铃响，钟山只淡淡说了句“上课了”便回到座位。从那天起，果然再没有人提及那天之事，也断不敢对林毓追求骆灵茜妄加议论。

除了钟山总时不时从旁敲打：“喂，人家就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白天鹅，收起你那副土鳖样儿，来点儿浪漫的。”

可能每个人对“浪漫”二字的理解都或多或少存在差异，而林毓第一反应竟是一大早端着火锅冲进教室摆在骆灵茜桌上，自己还一脸美得不行：“快



许个愿吧！”

“许你大爷的愿啊！今天大寒！不是愚人节！”钟山简直没被气死在座位上。

还剩一群被惊到目瞪口呆的学生，和满教室的香辣火锅味道。班主任老师很客气地请林毓蹲在走廊上，亲眼看着他吃完。教室里各种爆笑声此起彼伏，连骆灵茜也不由得苦笑加同情。

“你帮我问问林毓，他究竟喜欢我哪一点，我改还不行吗？”

钟山打开骆灵茜递来的纸条，稍加思忖，提笔就写：

“贱人自有贱人治，不用管他，他皮实着呢。”

“可马上就中考了，他这样，真的不耽误学习吗？”

钟山握着纸条，望向窗边那个背影，突然下不了笔。过了一会儿，林毓顶着一张被辣红的脸回到教室，看样子感觉那家伙七窍都已经通了，随时能喷出火来。

“你要是可怜他，就尽力做最真实的自己。”

中考结束以后，每个人的命运还算是中规中矩。骆灵茜进了市重点，钟山在免去了书杂费后，选择去到实验五中，一所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高中学校。林毓最终念了职业技术学校，听说出来以后就给分配工作，每年还有学费补贴。

只是那三年里，林毓再没有见过骆灵茜一面，也从来没有找过她。相反他总是隔三差五就往钟山的学校跑，一副“没事儿，大哥虽然不在你身边但还是能罩着你”的气势，但自始至终再没有问过骆灵茜的情况。

“要我说啊，与其你现在时间这么多，课也不紧，干嘛不提高提高自己的品味？”

林毓警觉地看向钟山：“你想说什么？”

“姑娘们现在口味都特别刁，人家跟你谈风花雪月，你不懂，拿什么跟人家谈。”

“那我将来就找个不爱念书的，我带着她周游世界，就聊我们眼前看到的，不管别人虚头巴脑，就过我们当下的日子。”

钟山没有反驳，如果真能像林毓说的那样，一直如此简单地生活一辈子，当然会为他高兴。可心里不知怎么地一直有一种预感，他之所以会对骆灵茜一见倾心，是因为那家伙骨子里还是有对知识分子的向往，只是苦于自身始终不得要领，无可奈何。

喜欢一个人并没有错，而选择离开一个自己所爱的人，很少有人能做到。

这不是自卑，而是真正懂得，爱一个人所该拥有的方式。

【待续】



# 我的眼里只有钱

(中篇连载)

□周昌宇

1

我去金山煤业做兼职，是迎头撞上的机缘巧合，也是深受金钱的刺激和驱使，当时，我的眼里只有钱。

孩子上高二时，说什么也不肯住在学校宿舍，要在校外租房。孩子说：“八个人的宿舍太吵闹，既不能好好学习，也不能好好休息。如果不给租房，我就不读书了，去打工挣钱得了……”

劝说无效后，我和妻子只得依着他，终归是学生宿舍的现状如孩子所言，不利于学习，这是事实。但市里的房租不便宜，这也是事实。我和妻子动用一切关系，东寻西找，终于看上一套廉租房，月租600元，离学校也不远。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陪读？我和妻子都要上班，没有时间来陪读。请保姆的话，势必还得花钱，开销再度增加。此时，我感到钱不是一般的重要，而是决定性的重要。

妻子咬咬牙，豁出去了，说：“我牺牲两年的薪水，我来陪读！只要咱们孩子读出书来，值！”

妻子的表情像是荆轲出征，要冲锋陷阵了。

这天，我们把租房收拾停当，相跟着去商店转了转，把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用品一股脑买回来，

差不多又添置了一个“家”。妻子留下做“陪读妈”，我则回家上班挣钱当留守。

这一切，为了孩子；这一切，也出无奈。

我来到汽车站，一个沿街散发广告的人塞给我一张广告纸，我被一则房屋销售广告吸引住了：孩子学校旁边的一栋楼房，正在让利促销，房价3000元每平方米。

我看了，心里迅速地拨动算盘：反正是租房，不如买房，孩子毕业了，还能出租，其利多多……我丝毫没考虑自己的经济实力，只看到有利可图，便鬼使神差地来到房屋销售部，确认房屋的具体位置及价钱后，在沙盘模型上相中一套房子，总房价是28万多元。我跟着非常热情的售楼小姐去了工地，楼房确实即将封顶，地段也不错，很有增值和出租的空间，再加上售楼小姐不停地给力鼓劲，我一冲动就交了500元的押金，初步达成买房意向。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时，立马遭到她河东狮吼，痛斥我：“孩子眼看就要花大钱了，你想干什么，还不想让孩子上大学？也不摸摸自己的钱袋子，你有钱在这里买房子吗？”

此时，我如梦方醒，捶胸顿足地发现自己错了，

大错特错了，我和妻子是工薪阶层，一个月的薪水仅够温饱，虽然有三五万的积蓄，可物价在涨，这点积蓄也是省吃俭用辛苦攒下的，不到万不得已舍不得动用的。没有金钢钻，哪敢随便揽瓷器活？这回肯定死在了售楼小姐的花言巧语里。

我万分懊悔，坐车返回售楼部，再用情真意切的恳求和抖穷，售楼小姐终于同意撤消购买意向书，退还了500元押金。

这该死的广告！我把那张广告纸撕得稀巴烂，恨恨地扔进垃圾箱。

我攥着退还的500块钱，感到自己囊中羞涩，更感到钱的份量如泰山压顶，生儿育女到养老防老，花钱的地方多如牛毛，预算总是捉襟见肘，怎么也不够花……我的心变得沉重、沮丧、颓废，不想走近公交车站，甚至舍不得去坐公交车，虽然只有一块钱的车票，但突然觉得这一块钱比压在孙悟空身上的五指山还重，花不起这一块钱了。

我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走着，耗着，希望迎面撞上一砣金子，捡到一组中头奖的彩票号码。是的是的，现实再次教育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啊钱，省钱不是办法，挣钱才是硬道理，而如何才能挣到足够花的钱，成了我眼下（包括我这个年龄段迫切需要钱的人）最深刻的思想路线和行动指南。

我不知道走了几站路，路过一个叫鑫苑的居民小区时，看见很多人挤在广告栏前，点点指指着什么。我扎堆般地挤进去，原来是一则招聘启事，刹那间，我的眼睛喷射出两道绿光：

金山煤业公司是省内首批整合矿井，矿井设计年产120万吨，服务年限12年，定员610人，预计年内即将取得煤炭开工建设审批卡，现面向全市诚招煤矿专业人员若干，有煤矿专业高学历者优先、有煤矿工作经验丰富者优先、应往届大中专毕业生优先和有能力强有体力的青年优先……我们提供良好

的工作环境及薪资福利待遇，欢迎有志有梦的专业人员以及广大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团队，加盟我们的事业。

矿级领导（六长）：3名，年龄要求45岁以下，大专学历中级职称以上，只招男性，年薪32万；

副总工程师：3名，年龄要求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中级职称以上，男女不限，年薪26万；

部门负责人：6名，年龄要求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中级职称以上，男女不限，年薪20万；

中层领导：12名，年龄要求45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中级职称以上，男女不限，年薪16万；

煤矿五大特殊工种：30名，年龄要求18至28岁之间，高中或专业技校学历以上，只招男性，年薪10万；

煤矿采掘人员：300名，年龄要求18至28岁之间，高中或专业技校学历以上，只招男性，年薪8—15万元……

行政科室等人员：10名，年龄要求18至28岁之间，高中学历以上，财会、文秘职称者优先，男女不限，年薪3—6万元……

我们的企业精神是：爱岗敬业，勤奋奉献，精诚团结，求实进取！

我们的企业人才观是：百舸争流，大浪淘沙，有才有职位，给力就给财！

报名地址：XXX市开发区XX大楼A2栋805室，总公司人力资源部。

截止日期：20XX年9月30日18时30分。

报名需备带材料：近期个人免冠照片2张，个人简历，相关证书原件等。

站在我旁边的几位大男孩商讨着说，报名吧，报名吧，煤矿就煤矿，总算能找下个干的……还有几位女生，不停地说，这个是男女不限，那个也是男女不限，机会难得，马上去报名好了……

是了，每年都有大中专学生源源不断地从学校

走出来，要岗位，要挣钱，要生活！再加上社会上的年轻人，每个就业岗位都充满着争、夺、抢，找到一份工作是多么得不容易。女性的就业岗位就更宝贵了，简直是难于上青天……现在，连不被看好的煤矿工作岗位，也有人问津、甚至哭着喊着往里挤了。

突然，我旁边挤进一个女生，带来了一股奇特的香水味，像是从“吹剪洗”等地方带出来的味道。闻香识女人，我被香味呛住，不由得转过头，看见一位绝色美女：她穿一身华丽的装束，透出窈窕婀娜的身段，女人的凹凸感特别突显有致；那乌黑的披发犹如瀑布，倾泻在肩膀和胸前，一双眼睛在眼影的作用下，放射出诱饵的光亮，又宛如两潭湖水，勾引力超过万有引力，绝对让男人们奋不顾身地跳进去泡爽；脸上浓妆艳抹，洋溢着浓重的青春娇美，满面含芳，而那张精致小嘴，在唇膏的映衬下更加性感诱人……如此近距离地欣赏美女，如果能返回青春岁月，我会疯狂的，此时此刻，我没有心情，还因为我没有钱；但如果眼前是一座金山，我想我会奋不顾身地去疯狂的。

还是做正事要紧。

我将报名地址等几个关键词烂记于心，返回租屋内，拉起妻子便直奔报名地点。我把妻子拉上，一是为了让她见证（炫耀）这挣钱的机会来了，二是为了报复她刚才对我咬牙切齿的痛斥。当然，我心里有底，作为在煤矿干了二十八年的我肯定能行，我不但满足这个招工启事中所列的全部条件，而且在两年前，我曾在一个年产二千万吨的特大型现代化矿井兼过职，挣过点零花钱，颇受好评，只因迫于原单位和家庭的双重压力才放弃兼职的。

做兼职挣双薪，我有经历。

## 2

我将金山煤业的招聘表填写好，郑重地交给总

公司人力资源部。

招聘人员看过我的工作经历后，非常满意，连连称赞说：“你就是金山煤业迫切需要的人才，你就是我们要招聘的千里马。”

为表示求贤若渴的诚意，人力资源部宴请了当天前来报名且认为是“千里马”的十来名求职者，包括我和妻子。

几天后，我接到面试的通知。我向原单位领导请假，撒谎说孩子的学校要开家长会，必须参加云云，由于路远，必须请假三天方可。原单位领导本就怀疑，质问我：“是不是在外面找下了营生，又在耍脚踏两只船的把戏？如果是这样，趁早走人，打发你去再就业中心养老去！”因为八字还没一撇，不敢随便承认，只是再三保证，我的的确是去参加家长会，孩子过两年就要高考了，哪还敢去谋兼职？

我知道，此时的煤炭市场形势大好，旺得像抢金子一样，各地的小煤矿搞技改升级或扩大井型规模，纷纷整合。像我们这些国有大型煤矿的人员特别抢手，不满现状者纷纷脱缰跳槽，特别是矿井通风、地质测量等紧俏专业人员，几乎到了十室九空开不了套的境地。而这些跳槽者要官有官，求财有财，还衣锦还乡地炫富，大肆鼓吹出去就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地，出去就得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舞台，其财大气粗和春风得意的样子，羡慕死我们这些安分守己者！

我在去市里的公交车上，遇见一位熟人刘X。寒暄了几句，彼此客套地询问此行目的。我说，我去开家长会。他说，他去医院治头疼病。

到了市里，我先去学校露了个脸，和孩子的班主任聊了几句，再去租赁房和妻子缠绵了一回，完成“开家长会”的程序，然后飞快地赶往面试地点。在面试地点，我不但看到了刘X，还看到了同矿的张XX，我们心照不宣地相视一笑。我调侃刘X说：

“这里成了治头痛病的医院啦。”他反讥我道：“你不是去开家长会么，怎么把家长会搬到了这里？”张XX听了，和事佬地警示我俩一句：“彼此，彼此，此事不可与外人道也。”

我们见到了金山煤业的矿长，姓牛。牛矿长先自我介绍，他说：“我也是一位跳槽者，先前在国营ZH矿工作，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副主任，跳槽跳成了矿长，云步青天，大小也算得上一个封疆大吏……”

他这个鼓动性十足的自我介绍，使我们这些前面试的人大受鼓舞，点赞的巴掌拍得特别响，也传递着大家效仿跳槽的坚定信心和力量。紧接着，牛矿长介绍了金山煤业的情况，重点讲了矿井的愿景，以及“百废待举，诸事要做，不差钱就缺人”的燃眉之急现状……

我们在会议室里等待单个面试的时候，我一眼认出了那位香水味女子，她显然也认出了我，安静地坐在那里，用眼光在我脸上游动了几个回合。这次，她的打扮朴素大方，虽然淡妆浓抹了些许，但恰到好处，突显出职场女生的得体，仍不失让男人动怜香惜玉之情、让女人动羡慕嫉妒恨之心的魅力。我看到她的衣着打扮，觉得她颇有心计，做足了应聘面试的功课。她要竞争什么岗位呢，会不会成为我的对手？一个女人选择到偏远的煤矿打工，应该身怀绝技有过人之处，或者下了大决心的。进而我联想到，如果我们都被招聘上的话，那我们就是同事，来日方长，还会发生什么呢？在叫号点名的时候，我得知她叫金艳。

单独面试的时候，牛矿长看了我的简历，知道我曾在ZH矿工作过七年，我们的关系一下子拉近了，话题就从ZH矿切入，像两个重逢的故友，大谈特谈起ZH矿当年的人和事。共同的话题，使我们谈得投机投缘，不像是面试，倒像是在拉家常。

牛矿长问我：“在国营大矿干了这么多年，就

混下个科员、没捞下个一官半职？”

我回答说：“国营大矿，摊子大，定员足编制满，做事的、看热闹的和混日子的一应俱全，每个职位上都不差人，竞争激烈，有能力而没有机会的，有机会而没有能力的，大有人在，特别特别有关系的人不难升职，大多数人平庸到老，我就成了大多数人中的一个。”

我的回答牛矿长认可，说：“倒也是，这是国营单位的普遍现象，给有志者的机会有限，并不是每个有才有能者都能当领导，这种情况不知道淹没了多少默默无闻的贤能者。”

紧接着，他私下谈起了自己的经历，说：“我在井下一线辛辛苦苦地当了八年技术员，没人理会，更没人关心我的进步。一个偶然的机，省局的一个同村老乡来矿检查，向矿主要领导推荐了我，算是打了招呼吧，当年底我终于被任命为队长。我在队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六七年，这期间，我带出过特别过硬的队伍，我的队伍打破过全公司的生产纪录，也扭转过非常不利的生产局面。有功劳也有苦劳。对于这些，领导们在嘴上认可，大会小会上表扬成堆褒奖成山，但只重用不提拔。万般无奈时，我硬着头皮给各路神仙打点，也可能是我确实能干，最终被提拔到调度室当副主任。我在这个位置上磨蹭了六七年，又没人看得见了，眼看年龄就要跨过四十五岁，如果再不转正职，就没任何机会了，于是就跳海出来了。我先是在一个整合矿当生产副矿长，几个月后，又被派到金山煤业主持工作……”

我听了，知音般发出“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的人生感慨，以及打铁还须本身硬、能力和本领是第一品牌的打拚理念，并表明效忠，做他坚定的粉丝，以求一张重要的同情票。面试到正题时，牛矿长当场表示，请我去生产科当科长，同时，他又进一步表示，尽力为我争取副矿长职位，但这是“六长”职务，他只有提名推荐权，任免权

得上董事会。

我突然觉得，我中大奖了，能得到牛矿长鼎力相助的承诺，如获知遇之恩，按捺不住心里的阵阵狂喜。

我和刘 X、张 XX 相跟着一起回来。路上，我得知刘 X 获得“一通三防”科副职的承诺，张 XX 获得调度室副主任的承诺，应该说我们三人大获全胜，满意而归。甚至我们三人在玩斗地主游戏牌时，刘 X 对我说：“华矿长，该你要牌了！”而张 XX 提示刘 X 时，说：“刘科，我报单张！”好像我们胜券到手了，已经进入角色。

三个月过去了，我和许多报名者一样静候佳音。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发挥想像力，畅想着如何享受消费高薪带来的惬意，享受着彻底消灭妻子那河东狮吼的脸色的快感，也畅想着当领导的风度和气派，以及尾巴如何翘才能与身份相符……毕竟，自己至少获得部门负责人的职位，理想一点是副矿长。展望那个时候，一套 28 万多元的房子，只需一年的薪水，而像样点的车子也能轻松拿下，更不用说请保姆给孩子做做饭，即便给孩子请一对一的辅导老师等，都不是个事。届时，我的生活实现小康，幸福指数得到质和量的提升……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并不一定都骨感，想像是如此丰满！

### 3

这天，我下井上来，发现手机里出现 n 个未接电话和 n 条短信提示，终于等来了金山煤业的消息：中午在市内某饭店集合，有请。

我匆匆洗完澡，直接打的赶往市内。进了饭店，我看见牛矿长率一班人已经在互相干杯了，还意外地看到了金艳，她坐在牛矿长的旁边。

牛矿长看到我，立马隆重地向大家做了介绍。我还没来得及坐下，一盅盅酒杯碰过来：迟来晚到

罚酒三杯，罚酒三杯！为表示初次见面的敬意，我陪每人三杯酒，即所谓的“打通关”。时光在觥筹交错中欢度，我不知道喝了多少杯酒，晕晕乎乎的快不辨东南西北了，只觉得舌头吐不直，眼冒金星。为给未来的领导、同事们留下良好的印象，我硬挺着，我面带微笑，我打起十二分精神，我强装没喝多。

酒醉心里明，突然我被一个意识击到：牛矿长向我介绍的有总工程师、生产副矿长、安全副矿长、机电副矿长和矿长助理等“六长”已经配备齐全，副矿长里没有我，牛矿长没有帮我争取到“六长”！这意味着年薪 30 多万的职位泡汤了。面对这个结果，我不方便直接发作，只能用喝酒和不停地嚼美食来遮掩失望。将进酒杯莫停，再与大家喝三杯。这酒，我必须喝，喝得稀里哗啦，在初次见面时要喝出酒量、喝出肚量、喝出声望……

第二天，我交了 100 元体检费，重新填了几张表格，赶赴市里一个著名风景区，参加为期 15 天的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即煤矿 B 类管理人员）。部门负责人就部门负责人吧，反正是正科级，开出年薪有 20 万，姑且也可以接受的，总比在原单位不死不活地耗着强得多。就这样，我带着降而求其次的心态加盟金山煤业，尝尝当领导的滋味。

没想到，是金艳带队管理我们去培训。这时我才知道，她已被安排在综合管理科，抢先一步上岗了。有灵通人士说，她其实是牛矿长的秘书，跟她搞好了关系，就是跟牛矿长搞好了关系。不错，这年头，凡是个头头，总有女秘书的。随后，我发现，她把我们的培训手续办好之后，留下她的手机号码和有事找她的话，便没了踪影。想请她吃顿饭、去歌厅 K 歌娱乐都不行，巴结都没门。

我在她手里的花名册上，没发现刘 X、张 XX 的名字，应该是未被聘任。个中原因我无法得知，只为他俩惋惜。我了解刘 X，我们是同一年学校毕业参加工作的，他有理想有才华，有个性有志气，但

一直不得志，在队组当了半辈子的技术员，郁郁寡欢地一边干工作一边发着生不逢时的牢骚；张XX呢，平时干得多，说得少，两脚也踢不出半个屁，跟我的性格差不多，彻头彻尾的实干家。如果他俩也被招聘了的话，那我们就是半个老乡啦，都说老乡帮老乡，遇事不用慌，再说身边有几个知根知底，可以信赖的人，说句不光明的话，搞个小团伙一致对外也有股势力，再不济遇见个麻烦事也有个照应。

正失望中，没曾想他乡仍遇故知。我得知一个名叫陈家进的，在他的原单位栏里赫然填写着，和我来自同一个矿。顿时，我觉得出门在外有伴了，不会再寂寞了。

陈家进一直在队组当工人，默默无闻的，我不认识他，也没听说过他，而他一再强调认识我，这我相信。矿区就那么大地盘，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再说我在生产科工作，经常去队组进行工程质量的旬检（查）月验（收），我在明处，他在人群之中，他认识我则是当然的。可他还佐证说，曾听到过我在职场上失败失意的传闻。别的我不好奇，我一个平头老百姓竟然有传闻？让我刨根问底想知道个所以然。

于是，我向他打探关于我的传闻。他说：“这些传闻过去多年了，告诉你后，心里知道有这件事就行了。当时有个人在检查工作时，说你为了想提拔，天天跑官要官，因为升不了官，今天跟这个领导大吵大闹，明天要挟那个领导，还扬言要炸掉井口搞破坏，说得跟真的一样，所以我记得清楚……”

真是传说中的传言。曾几何时有人这样造谣中伤我，而我毫不知情。凭心而论，我跟领导是吵过闹过，那都是为了工作上的事，而且当时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怕虎，这都是正常的工作性格。至于说到我跑官要官，如果是的话，我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要到一官半职？就算我是白痴，当不了官就当不了官，怎么会扬言炸井口搞恐怖活动呢？退一万步讲，就

算我想要炸井口，又怎么会四处广告和张扬，唯恐天下人不知、地上人不晓呢？我恨恨地想，此人意欲何为？这人太恶毒。

我问陈家进：“能告诉我这个人是谁，哪一年的事吗？”

他迟疑了一会儿，说出一个名字和某年某月。

我释然了，这是自然竞争的手段：当年有一个职位虚席，我的呼声最高，明摆着非我莫属，但结果是他得到了。我也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还凑分子去吃他的升职庆宴，硬是在他的手下干了几年。现在梳理起来，我在他手下干的几年里，他处心积虑地在打压我挤兑我，时时提防我东山再起而将他取而代之，我却全然不知，还一直把他当同事好友看待，顶他甚至无原则支持他。当时的一些不解之迷和人际困惑，原来如此，总算找到答案了。这方面我真的太缺乏敏感度，应了那句“别人把你卖了，你还帮着别人数钱”的话。

我已退出江湖，可江湖中还有我的传闻。问世间，官是何物，直叫人卑鄙无耻。

当晚，陈家进似乎觉得对我说得太多了，怕我想不开，又专门找到我，一再后悔对我多说了不该说的话，并千般安抚万般劝导，进而要请我一顿，煮酒再论英雄，用酒来压压惊。

我对那件事，以及前后连贯性地联想开来，确实有大半辈子的悲哀，这种龌龊的手段，气难平愤难消，反应比较激烈和直接。

陈家进硬把我拉进酒店，哲理性地对我说，让别人坐车去吧，咱走自己的路！当往事的真相被揭开的时候，最好的忘却喝酒。

我们仰脖喝酒，一杯又一盅。他刻意地回避我的传闻，再三声称：本次酒会，以增进友谊谈心消遣为主，开心至上，以快乐为原则。

为转移话题，他先讲起自己的历年往事。

陈家进本是农民轮换工，经过艰难争取才转为

长期合同工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剩没吃屎了，其他的什么苦都吃遍了。他招工后先在掘进队干，继而到过采煤队、安装队、开拓队等，他当过班长、验收员、副队长等，是为数不多干遍煤矿井下十八般武艺的人，称他是煤矿专业的土专家一点都不为过。他每到一个队，都是在干最苦最累的活，别人吃不了的苦他抢着吃，别人受不了的累他争着受，如此辛苦表现，并不是他喜欢当吃苦耐劳的苦行僧，挣钱养家糊口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了转为长合工，成为矿上正式在编职工！

我问他：“你是如何拿到转为长合工的指标的？我听说，一个长合工指标曾经要价小十万元钱呢。”

他说：“倒没花那么多的钱，我是通过参加技能大赛，夺了冠军才拿到的转长合工指标的。”

我啧啧称奇，说：“公司技能大赛的冠军有好几万的奖励，你可是一箭双雕、名利双收啊。”

他回答：“哪有数字相加减这么简单呀，为了拿冠军和转为长合工，我上下打点了三四万，相当于花了三四万，比较起来算便宜的……”

我无语。

当我问到为什么没当上队长再上一个台阶，只在队里当了十多年的配角时，陈家进睁着有点红的眼睛盯着我说：“实不相瞒，为了当队长，我放过空炮。”

我问：“什么叫放空炮？”

他说：“就是给有提拔权的领导送钱送礼，钱送了，事没办成，这就叫放空炮。”

我明白了，说：“就当是肉包子打狗了呗，哈哈。哎呀，我一直以为自己失败就失败在不会巴结领导，不会给领导送礼上，听你这么一说，送钱送礼也不是万能的啊。”

陈家进不置可否，说：“送礼不一定升官，但不送礼肯定升不了官，就是这现实。不要说送礼当

队长当区长，就连当个班长小组长，还得送礼进贡，才能当得下去——不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了，没意思。”

我同意，但突然又想起了什么，问：“你是怎么进的金山煤业？在招聘会上没见到你，公示名单上也没有你呀。”他“嘿嘿”坏笑一声，说：“我走的是捷径……”

我心想，好你个陈家进，十有八九是用银子开路了吧，且喜这次没放“空炮”。

我不明问，也不再打探，举起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以后同朝为官，不看僧面看佛面，一个好汉三个帮，都得互相帮衬着点，为把金山煤业的钱挣到口袋里，干一下，狠狠地灌一口！”

随着酒在肚子里不停地积攒，我俩的话题不再设防，想到哪就说到哪。

我把话题拉回，问：“据我所知，当队长至少是大专以上文凭呢，你有大专文凭吗？”我言下之意是他得放空炮，还不是瞎放着来着。

他笑笑答道：“你看看矿上的那些队长，甚至区长副区长们，有几个是科班出身的？大多是读的大专速成班，说白了就是报个名再花上钱买下的文凭。按理说，我的大专文凭比那些速成班含金量要高，我是采矿专业函授班毕业的，拿到大专毕业证书快八年了。”

我听了，由衷地佩服！一个井下一线作业工人能坚持一口气读完三年函授，拿到文凭，那得要多大的毅力，比地面工人多付出成倍的时间和精力，同时，也看出他是一个何等聪明和要求上进之人啊！

我对他说：“咱俩以后就是兄弟了，而且是难兄难弟，我的年龄应该比你大，就是哥了！跟你一样，我也干过采煤、掘进、开拓，还干过矿山机电、运输和通风工作，甚至在生产科、安监处这些职能部门干过，我们这身煤矿本事都是实打实地干出来



的，在生产现场摸打滚爬的实践中得来的，还都是经过检验的……”

陈家进说：“是是是，知道知道，你的大名全矿人都知道。”

我说：“其他的话就不多说了，过去的事情不再想，过去的统统翻篇，欣然面对今天和明天。为今天的交心和明天的交情，干杯！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干杯……”

培训结束，我们12名学员中有3名没考及格（80分算及格），经金艳的公关处理，花钱补考后也都取得了B管资质。我获得顺利通过，考了95分，不但是金山煤业也是本届30名学员中考分最高的，陈家进考了89分，排名第三。我们回到金山煤业时，大家的评价是：从国营大矿招聘来的人员素质就是高……

#### 4

我来到金山煤业的第一天，虽然在此之前已经看过简介，知道很偏远，也知道很落后，但仍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还倒吸进去一口凉气，第一感觉是到了蛮荒之地，第二感觉是原始和落后，心里别提有多么失落和失望。

金山煤业矿区地处狭窄的山谷间，两个井口和一字排开的两幢房子，就构成全矿苍凉的风貌。主斜井口在第一排平房前面，机轨合一，主要胶带输送机从井下冒出来，高高地抬起卸载口，全身锈迹斑斑，而从提升机房吐出来的钢丝绳，裹着泥土，像一条长蛇弯弯曲曲地爬着，经过平房，向井口延伸；与井口相距约50米开外，则是另一口回风斜井，旁边是简易的通风机房，两个通风道用大焊管连接，出风口是道陡坡，对着一片白杨林；第一排平房共有十二间房，房门上贴着部门标签，分别有调度室、供应科、机电科、一通三防科、安全科、地测科、生产科等部门名称，还有几间宿舍和库房；

另一排房子在矿区大门口，简易的两层结构，下层是砖混结构的平房，在平房上加盖了一层彩钢房，彩钢房是“六长”们的办公室，富余出来的几间是综合科、劳资科和财务科等办公室，下层则是计划科、基建科、后勤科的办公室，还有食堂、澡堂和几间职工宿舍，形成“两堂一舍”区域……

面对此情此景，我唯一的慰藉是：好在没卖到这里，我还有退路。的确，这与我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现代化大型矿井比起来，真是天壤之别。现代工业文明已经走过三百多年了，煤矿再落后，也不至于落后到这般地步，也与我曾参观过的小煤窑差之甚远，基本上相当于一座手工作坊，如果这也叫煤矿的话。

我接到通知，上午十点，金山煤业召集副科以上管理人员开会，会议地点在矿长办公室。矿长办公室是个里外套间，外面这间很大，按照会议室格局来布置的。矿长的大办公桌成为主席台，摆在正中，副矿长们分坐在两旁，其他管理人员则散坐在四周的沙发和三排长条凳上。

开会之前，大家闲聊。坐在我旁边的是基建科科长万能，是八月份来的，算是前辈了。

我心想，工作条件如此艰苦，薪资待遇一定不薄，便打探着问：“万科长，你们上个月的工资发了吗？”

他回答说：“发了。”

我问：“月薪开了多少？”

他答：“4500元。”

我听了，吃惊地又问：“不是说部门负责人的年薪是20万么，月均下来怎么这么点呢？”

他介绍说，现行的工资水平就是这样，副矿长是10000元，中层领导正职是4500元，副职是3300元，普通职工是1500元。

看来，拿到手装进腰包后的钱才叫工资，天价薪资承诺还不一定是拿得到手的钱。我得知这种现

状，有种被欺骗的感觉，浑身像跌进了北冰洋，冰凉冰凉的，进而考虑还有没有必要开这个会。无利不起早，我决意打退堂鼓，趁早溜之大吉。毕竟，我在原单位月薪也有四五千块，坚持在金山煤业干的话，除了脑袋上扣一顶科长或副科长的帽子外，薪水待遇像猴子下山，多拿不了多少。脑子进了水才当这讨吃的科长或副科长。

是的，我很清楚我来干什么的，我更清楚自己迫切需要什么。正当我起身离座时，牛矿长和金艳相跟着进来了。牛矿长落座后，即宣布开会，金艳打开记录本开始作记录。

我只得硬着头皮，开完会再悄悄走人。

牛矿长说，他刚从总公司开完会回来，先把总公司的会议精神给大家传达一下。形势喜人，总公司十多座整合矿井，就数金山煤业开工验收工作推进得最快，已经被列为重点投资的矿井之一，希望在坐的各位，精诚团结，锐意进取，迎难而上，加大矿井开工建设的手续办理力度，为进入矿井建设打下牢固基础……这些都是老套套官话，不听也知道所以然。接下来，牛矿长带给大家的确实是大喜讯：公司董事会决定，从本月起加薪，不但加薪，而且还出台了一套奖励机制，实行全员风险抵押兑现制度。

牛矿长的话刚一落音，立即爆发经久不息的掌声，这是对金钱的热烈礼赞。

牛矿长进而解读加薪和加奖，他说，目前实行的是年薪的月平均的30%，从加薪这一块来说，先提高到年薪的月平均的50%，本月起正式实行；风险抵押这一块，是为了提高办事效率，激发全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设立的，只要大家勤奋工作，无重大失误，就可以全额拿到。以年度计算，副矿级领导可以兑现10至12万元，部门正职可以兑现8至10万元，副职兑现6至8万元，队职兑现4至6万元，职工兑现2至4万元。可以感受得到，其

奖励力度和广度都很大，希望大家振作起来，按照公司要求按时完成矿井建设开工审批手续，以及后续的建矿工作，更希望每个人把风险抵押金全部装进腰包，大幅增加收入，发点小财……

为证明不是空口说白话，牛矿长将总公司的加薪和全员风险抵押决议红头文件，让大家传阅确认。

大家热闹、热情喷张了好一阵子后，李总工程师接着讲话，他介绍了目前建矿手续办理的进展情况，以及相关单位在关键节点上的注意事项，最后，他信心十足地通报：12月30日可以拿回开工建设审批卡！牛矿长趁势插了一句话，犹如火上浇油，他说，拿到开工卡，意味着我们的薪水再加10%，全部加起来可以拿到60%了！大家再次纷纷鼓掌欢庆，12月30日，不就是后天么？这一连串的消息，再次给每个人打了一支兴奋剂，情绪是鼓舞、鼓舞再鼓舞，如期地引发又一个高潮，场面差点失控。

金钱指导想法，有钱就有主意，有钱就有动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就是传统的“靠钱指挥”公理。

谁都准确算出，按照总公司文件精神，保守一点计算，部门正职连薪水加抵押兑现（按最大的核减数目），至少能拿18万元的俸禄，离20万年薪水平差不多啦，这个数字正是我的一口价，即我的最低要求。我想到会前万能科长说的话，想到牛矿长传达的公司文件和会议精神，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我决定先观望几个月，毕竟还有希望，临阵逃跑太轻率。

散会后，我出了矿长办公室，心情平复了许多，再加上此时的天空好湛蓝好湛蓝，矿区的一草一木一房一舍，显得亲切起来，迎合着扫荡不良情绪，使我欣欣然地滋生出一股主人翁情感，我的心先被留在这里了。有道是既来之则安之。

12月31日晚上，金山煤业为庆祝顺利取得了煤炭项目建设开工审批卡，也为了辞旧迎新，求得

来年好彩头，全矿干部职工在食堂聚餐，破天荒地召开招待会，齐欢同乐。

经过这几天的亲身体验，我尝到了食堂的饭菜口味和品质，这一天十块钱的伙食标准，偶尔吃一顿还能克服，若天天如此，真的很艰苦：早餐是馒头稀饭加咸菜，中午是面条或米饭浇上大烩菜，晚上又回到馒头稀饭加咸菜。而这么隆重的大型招待会，我猜想伙食有所提高。当我坐上聚餐席时，虽然比期待的差：一碟香肠、一碟油炸花生、两份素凉菜、一大碗烩菜、一条鱼、一只鸡、一盘猪蹄、一份麻婆豆腐和一份香菇炒油菜，共10个菜，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常菜，时价不会超过120元，每桌喝的酒是53度的玻璃瓶汾酒，每瓶零售价30多块，没有饮料，也可能是牛矿长不吸烟的原故，桌上没摆烟，再无佳肴上桌。但对如狼似虎的我们而言，能开荤能果腹，是很不错的牙祭。

苦乐年华的苦乐日子，酝酿着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全矿聚餐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吃得香甜，喝得痛快，一个个豪情满怀，开怀畅饮，在干杯的豪饮中相识相知，提升着同事情谊，在酒菜的吞咽中增加了凝聚力。为助酒兴，牛矿长点名让金艳为大家表演了傣族孔雀舞，李总工程师清唱了一段京剧《打虎上山》，“六长”们轮流展现个人的才艺，如果场地允许的话，可能会把餐厅变成舞厅歌厅，通宵达旦尽情而欢的……这样，大家热热闹闹地吃喝到了半夜。

我醉熏熏地坐上接送车，半夜三更回到家，和老婆、孩子欢度元旦节的三天公假。

## 5

我被安排在生产科，当科长。全科就我一个人，既当将军，又当士兵。因此，生产科被公认为“光杆科”。陈家进被安排在安全科，做副职主持工作，正职暂空缺，安全科在册8人，是目前全矿人数仅

次于机电科的科室，人多势众。

被戏称“光杆科”的不单有生产科，还有地测科和计划科。这两个科只安排了一名副职主持工作，可以看出，矿上对我还是认可和倚重的，牛矿长说话算数，为此，我暗暗下决心要用努力工作和不辱使命来回报。地测科的“光杆司令”叫张炜，计划科的叫李富明。

有一次我去地测科办公室，刚到门口，张炜做出起身接驾的样子，对我调笑说：“华司令光临寒舍，热烈欢迎……”

我一头雾水，睁大不解的双眼，问他：“我什么时候当上了司令？”

张炜笑笑说：“全矿三个光杆司令，除了华司令外，还有计划科的李司令。”

哈哈，这张炜就是会闹。我顺着他的调，说：“今天到贵司令部，主要是参观学习和取经，还想请张司令到敝司令部指教……”

整合矿井艰苦，不但体现在生活上，在工作上也有体现，比牛矿长曾形容金山煤业“百废待举，诸事要做，不差钱就缺人”的现状有过之而无不及，实际情况是既差钱又缺人。除了有金山特色的“光杆科”外，还有合署办公的情况。比方说，生产科和安全科挤在一个办公室里，而且只配备了一台老掉牙的电脑；同样，地测科和一通三防科也是共处一室，排队抢着使用电脑……更无语的是，我们副值班，连张床也没有，一夜就守在调度室，实在熬不了时，就抱着调度员挤一张床，凑合着躺一躺。

金山煤业的机构框架虽然建立起来了，但人员严重不足，主要是一类科室（指生产线上的科室）人员不足，这是现实，最尴尬的就数无兵可用的“光杆科”和“光杆司令”们了。如果回过头来看，在我们这批新招聘人员来之前，这里的人员不足情况是何等严重，连起码的机构框架都立不起来，这就是整合矿井的硬件软件现实。人是决定因素，不论

是竖旗杆拉队伍，还是建煤矿搞企业！

李司令说：“就凭这薪资水平、这工作条件能招来什么人才呢？”

张司令诉求说：“不敢奢望能招来大中专毕业生，哪怕是充气娃娃，也给我们配一个啊。”

我笑话道：“说不准给你俩配上像金艳那样能歌善舞的美女，解决光杆司令问题……”

张司令虎狼之年，想像力比较实际，说：“用美女金艳取代充气娃娃，我愿意吃住在办公室，乐不思蜀……”

想得倒美。我站在牛矿长的高度，感到开办一座煤矿好难好难，处江湖之远堪忧其君。我这个“光杆司令”，无兵可用毫无怨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而落下个清静。当然，我无畏不惧无难求清静，胸有成竹，因为仅生产科的业务，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即便是生产矿井，生产科的那些生产组织技术、生产计划与衔接和工程质量验收等管理业务，我翻来覆去地干了好几年，真枪实弹演练过千百回，闭着眼睛也能手到擒来，何况这是基建矿井，业务量少很多。

相比起来，陈家进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安全科虽然人多，但都是原来小煤窑的班子，说白了，那几个人不知安全管理是何物，每天不知道要干些啥，怎么干才安全。关键是，他对安监业务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更没有矿井安全管理经验可言，一切都得从空白开始，边干边学，边学边干。矿上的意思很明确，先把担子压在陈家进身上，如果能胜任，就晋升科长，如果不能胜任，再招聘科长。生产科和安全科是合署办公，我和陈家进的办公桌面对面地摆着，又由于我曾在安监处干过，熟知安全管理工作内容，陈家进不断地向我请教，这该怎么办，那该如何做，我成了他的安全管理助手和咨询资源库，大力支持他、顶他，给他造势。

建设资金来源不断地注入，不差钱了。矿务会

上，确定了3月30日通过复工验收的目标，即在40天内全面启动各项建矿工作。地面建设必须拿下“四通一平”（通车、通电、通水、通讯和开工场地平整），井下巷道的整修工程以及施工项目部进驻等，要求每个单位两天内，拿出月度、季度的工作计划和安排，再加上每个科室所需要的资金计划、办公器材和用品列出清单，一并形成书面材料交给计划科汇总，上报总公司。

我很快将生产科的材料分门别类地搞出来了，早早地交给了计划科。

计划科的李司令，接到我的工作计划和安排等书面材料，惊讶地说：“华司令，高手，高手，你真是个高手！全矿数你交得最早，简直是又快又好，小弟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我说：“这算个什么事呀，我在原单位搞过矿井十年规划，那可比这复杂多了。就这点计划，我在电脑前一边合计一边敲键盘，就出来了……用不着多少时间的。”

李司令给我倒了一杯茶，说：“听说你以前在生产科干过，这煤矿的经念得多，就见多识广，干甚也是轻车熟路的。”

我接过茶杯，道了声谢谢，说：“我在原单位的生产科干了几年，都是熟门熟道的事，这猴子耍久了也要成精，变成孙悟空的嘛。”

李司令连连称是，说，“我发愁呢，我也没想到把我安排在计划科，说老实话，我对计划科的业务一知半解，而且，电脑也不怎么会用，特别是表格和CAD制图更是刚接触到，真发愁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哦。”

我安慰他说：“计划科的业务，我也不太懂，如果图省事的话，就多向其他矿的计划科学学，有些资料完全可以共享；至于电脑操作，平时多用多操作就会用了，不会打字，练上几个星期就会了，都不是什么难事。”

李司令仍然为难地说：“你看我们都这么大了，哪是学东西的年龄呀，老胳膊老腿的都快成僵尸了。”

我说：“如果是这样，你就不要答应来计划科任职。”

李司令说，“这由不得我，最适合我的地方是后勤科，当初我填写招聘表的时候，填聘的是后勤部门负责人。”接着，他央求说：“华司令，还想请你多帮帮我，先把眼下这第一关过了，以后再想办法调整。”

我没听明白，问：“你要过什么关？”

他说：“给总公司上报计划的事呀，不是说最晚后天就要报嘛……”

就为这点事，发愁？看来他不是谦虚低调，是真的不会了。初次打交道，有求于我，而我又能做到，何乐而不为？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这两天，我有空就在计划科，帮着李司令做计划汇总。通过各科交来的计划，有手写的，有电脑打印的，五花八门，看到了全矿的概况，也触及一些的内部机密，同时感觉到金山煤业员工，特别是中层管理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有个别的甚至上不了台面，也不知道“六长”们的素质会高到什么层面。有时候为了核对相关数据，我从李总工那里借来了矿井的《初步设计书》、《安全专篇》、《地质报告》等等，第一次接触到金山煤业前世今生的历史沿革……

我帮李司令搞完计划汇总，按时上报给了公司，顺利交差。

我来到金山煤业这么多天，各单位除搞了这个月度和季度计划外，大部分人无所事事，更有甚者，上午来报个到就偷偷地走人溜了号。这还不奇怪，有人透露说，某些人从来没来过矿上，可薪水照拿不误。而来矿上的人，每天就挤在食堂等开饭的点，

吃完饭就等接送车，乘上接送车下班回家。这班上得清闲，这日子的好过，这钱实在好挣。有一天，麻将爱好者三缺一，强拉我去邻村“支摊子”。我发现在邻村的活动中心，象棋扑克应有尽有，大部分是金山煤业的职工在游戏娱乐……我知道，这些现象是历史原因形成的，根深蒂固，再说，金山煤业处在复工准备工作中，工作量本来就不多，差不多包在几个能干的人身上了，大多数人确实没什么事可做。

虽说大家都是来领薪水的，但都希望这样无事可做下去。

## 6

陈家进开始忙了，接手的都是大活、急活、难活。第一个是，由安全科负责编制全矿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岗位责任制等，以文件形式公布下发；第二个是，也是更让他头痛的，由安全科牵头编写矿井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他无从下手，急得团团转。

陈家进私下里问我：“怎么办哪，以前在矿上，学习过预案，演习过预案，可没有编制过应急救援预案！”

说老实话，我对预案的编制也是一知半解，我在安监处工作时，仅仅参与编写某个章节而已，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现在只依稀记得些内容，并不完全确定。

陈家进听了，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恳求我说：“哥哥，这事全仗您帮忙了，切切。交了差后，兄弟我请你喝三十年老白汾酒……”

自家兄弟，不管能不能帮上忙，我都无法拒绝。我说：“没说的，这节骨眼上，我不帮你，谁帮你？”

我帮他出主意，说：“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改天我们去其他兄弟矿打听打听，先

把兄弟矿的预案电子版弄到手，然后依葫芦画瓢，把相关名称和数据，全部对应替换成咱们的，就形成咱们矿的预案雏形，然后再添油加醋修改几次，增加金山煤业的特点，就成了《金山煤矿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至于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等，也如法炮制，省时省力省功。”

陈家进听了，大喜过望，说：“还是哥哥聪明绝顶，出手就是华山第一剑，兄弟我甘拜下风。但这头一回呢，还得请哥哥手把手地教会我，全仰仗哥哥了！”

好个陈家进，得寸进尺了，我不过是出谋划策，讲了攻略指南而已，他就左一声哥哥，右一声哥哥，一股脑推给我，当了甩手掌柜。唉，这交情成了累赘，也罢也罢，帮人帮到底，渡人渡到西，谁叫我和他来自同一个矿，称兄道弟的呢？

我没日没夜地帮陈家进埋头苦干了十来天，终于把应急预案初稿搞出来了。他倒好，像个监工似的，守在旁边，就知道问，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我把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导则打印出来，说：“你把它吃透，按它的条条框框组织内容，就是为什么的答案。”

陈家进好学肯钻，一点就会，一说就明白。而且电脑的应用水平也在提高，文字表格处理上了个台阶。他说：“我要好好学学 CAD 绘图软件，这家伙太好使了。”

我赞，说：“在煤矿工作，熟练运用 CAD 绘图是基本要求，老一点的煤矿工程技术人员，不会用 CAD 绘图，水平发挥很受制约。同时，我针对性地告诉他，再把打字速度提高点，就更好了，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煤矿专业管理人员啦。”

他说：“已经习惯了用拼音打字，怎么也改不过来，所以打字速度一直提高不了。”

我建议说：“试试用五笔打字，大家都说五笔打字速度快。”

没想到，我帮陈家进编制的预案，很快通过了市安监局的评审和备案，而且是总公司十多个矿的一次评审过关和如期备案的，反而成了供其他矿参考的样板预案。牛矿长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他也打探出是我帮助的杰作，便在大会小会上装模作样骂我“越俎代庖”，狠批陈家进“懒得出奇”，褒义的贬义的，一股脑造势我的名声，弄得沸沸扬扬……

出名是很多事的。安全副矿长马怀山，有一天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又是递烟又是端茶，把我招待得受宠若惊，不知道他要想干什么。迂回了好几个回合，马怀山终于对我说：“我有件私事想请华科长帮帮忙，再过两个月，我的大专毕业设计要答辩了，可我的论文和图纸还没搞出来，一定一定要帮帮忙……”

我来到金山煤业刚出手，遭遇如此繁忙的工作，还都不是自己的事，不得不照单揽下，始料不及。能者要多劳的。

有一天，牛矿长把我叫进办公室，点将地说：“年前总公司要组织大检查，金艳写了个汇报材料，但不专业，你来润润笔。”

我有点为难，说：“我从没写过汇报材料……”

牛矿长说：“金艳已经把初稿都拿出来了，就是再把把关而已。这个材料主要内容是，介绍矿井的现状，接着去详细阐述复工手续的办理进展情况，最后是复工建设后的计划和安排。要重点体现，我们矿已经万事俱备，只等复工了。”

我求证问：“不是说矿井供电还不满足复工要求吗？”

牛矿长：“你蠢呀，我们说满足不就得了。据说，如果这次检查验收不合格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前功尽弃，总公司放弃对我们矿的重点投资。所以，这次检查事关我们矿的生死存亡，必须高度重视，拿出背水一战的决心。”

我问：“总公司什么时候来检查验收？”

牛矿长：“初步定在大后天。”

牛矿长说完，不管我答应与否，拿起电话，把金艳叫来，当面安排我俩，在明天晚上之前把汇报材料搞出来。毫无商量的余地。

于是，我和金艳就在牛矿长眼皮子底下修改汇报材料。牛矿长时刻关注进度，并及时作参考数据上指导和调整。我看了金艳写的汇报材料初稿，很有文字功底的，应该说还不错，我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往里塞，改了些专业术语，删除掉表述矛盾的地方，通篇做了些调整，并注重口语化。

牛矿长看完定稿后，比较满意，说：“你俩简直就是珠连璧和，相得益彰，以后这种事就交给你俩了！”

我不知道金艳怎么理解牛矿长的话，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更不知道我和金艳相得益彰在哪儿了。

牛矿长心血来潮，亲自开车把我和金艳拉到市里，犒劳了我俩一顿。吃完饭后，他领着我俩进了一家歌厅。

我五音不全，从不唱歌。金艳是吹拉弹唱，样样都能来两下，她便成了麦霸。

我和牛矿长一边听金艳唱歌，一边闲聊。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牛矿长，那就是我的顶头上司生产副矿长杨喜金。趁此机会，我说：“自打我来金山煤业，值班表上有他的名字，各种报表也打印着他的名字，至于他本人，只在第一次和大家吃饭的时候见过一面，互相之间半句话也没说过。整天见不到领导，不知道上面的指示精神，哪些事是当紧的，哪些活要全力推进的，对相关政策也吃不准，全凭我在揣测，摸着石头过河，这让我有点无所适从……”

牛矿长回答说：“杨矿长不一定来干了，总公司还没有明确的撤免，所以就这么耽搁着。对了，

我已经把你推荐给总公司领导和人力资源部了，但还没有回复。我觉得你还是不错的，完全胜任生产副矿长，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愉快！”

原来牛矿长一直在举荐我，确实在把我往副矿长位置上推。我得重视这个问题了，甚至想入非非地做梦：如果生产副矿长不来了空缺，自己能取而代之……这是我朝夕梦想的美差。

有了目标，就有了方向。我翻开升职宝典的手抄本，在“表现积累”这一章节里读到：下属跟上司要多请示，多汇报，唯唯诺诺，有事没事就往上司们的办公室跑，多跟上司们交流和沟通，无论是聊天，还是跑腿办事，要不择手段地献殷勤、套近乎，溜须拍马无害，表誓死效忠之决心有益……

结合实际，我首先加强对矿上“六长”们的交流和沟通，多和他们谈谈心，聆听他们的指示和教诲，把周围的人脉打通，以获美言点赞；然后，利用牛矿长的推荐，加强和总公司方面的联系和沟通。我觉得，过去失去了很多机会，在这里再不要有什么闪失了。

## 7

这天，我来到李总工程师的办公室。

话题是从矿井的初步设计开始的，我说：“咱们矿的初步设计里好多错误，还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也不知道设计院的人怎么勘校的。”

李总听了，吃惊地问：“是吗，是吗？”

我接着举出几处错误的具体页码。

他当场翻到，果然如此，大骂设计院的人吃干饭，张冠李戴地复制和粘贴，连替换都不搞，也不做通读通校，只顾收取设计费，不管设计质量。

我再问：“咱们矿是谁负责搞这个初步设计的，签收的时候，仔细阅读两遍就好了。”

李总喃喃地回答说：“是我负责搞初步设计的，签收的时候，根本没有时间阅读……”

我一听，心想坏了，这不是揭人家的短嘛，本想拍马屁，却拍到马蹄子上了。

不过，李总为人谦和，并不在意，解释说：“你不知道，这矿上就数我最忙了，我手上不但要搞初步设计，同步还要搞安全专篇、地质报告、环境评价、水文地质划分类型和煤层爆炸和自燃性检测报告等等，凡是涉及到矿井技术这一块，我都得亲自上阵，没日没夜地干，你也看到了，你们来之前，有几个能干的人……”

这天聊下去很危险，我匆匆告辞，赶紧走人。

过了两天，我利用验收火药库的空档，和机电副矿长朱树根套起了近乎。上次我帮陈家进搞预案的时候，他写过一篇《矿井大面积停电事故应急专项预案》，自鸣得意地说，花了两个晚上，好不容易编制出来的。在我看来，由于不切金山煤业的实际，也怀疑是从网络上下载的，所以没有采用。听他这么一说，我对他的水平和能力有点怀疑，但也只能在心里怀疑。

朱树根是东北人，个性豪爽而强硬。通过交谈，他确实不是干煤矿出身的，大学是学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之前来自东北某机械厂，对设备的了解胜于对设备的安全使用，说得更多的是，制造厂如何如何管理，如何如何制造……

我释然并理解他的水平和能力了。我说：“我曾去过东北的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地，东北人给我的印象就是高高大大的，办事果敢，说话叫唠嗑，喜欢喝烈酒和吃猪肉炖粉条。”

他无不认同东北人的特点特性，把话题又拉回来，说：“俺们那旮旯是老工业基地，一直是重点改造地区，改革开放以来，除了下岗人员多外，也没沾上多大的光。比方说煤矿企业，几乎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设计的矿井，基础设施陈旧落后，资源枯竭老化，投入有限，负担重……现在总算冲出重围，逐步好起来了，好在煤炭市场火爆。”

我们无非就是闲聊扯谈，唠嗑套近乎罢了。我接着问他：“怎么进的金山？”

他回答说：“当然是招聘来的。”还说，自己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不愁没单位要。打从原单位跳槽出来，三天两头就换了衙门，不是被老板炒，就是炒了老板，好干的就多干几天，不好干的立马走人，这叫职业游击战，漂泊着打工，游荡着挣钱。当然，关键是看谁给的薪水多，就选择给谁卖力，这也是职业道德。

他的就业观念与多数人不同，不求稳定，只求薪水多寡……我也持此观点，视为知音，觉得说到我心坎上了，连连点头称是。

有天轮我值班，晚上寻了个空，我来到通风副矿长（也叫矿长助理）白启洪办公室。此时，他正在网络上斗地主游戏。

我说：“好脑筋，好体力，好雅兴，好精神啊，白矿长的斗地主级别这么高！”

见面就夸不绝口，恍如杨子荣向座山雕献上的联络图，是溜须拍马最好的见面礼，效果出奇地好。

白助理“哈哈”两声，无不享受着这份溜须拍马。他说：“华科长，光临寒舍，稀客稀客。”

我说：“你接着玩，接着玩，我就是来坐坐，跟白矿长聊点闲话，反正值班也没什么事。”

他抬头看了看，贴在墙上的值班表，大悟似地说：“今天是咱俩值班，可是难得一遇啊。”

八个矿领导，轮流主值班，二十多个科长或副科长轮流副值班，不是想遇见谁就能遇见谁的，轮在一起值班，概率不很大。

我说：“矿上这个值班，说白了就是守守门，睡一觉。利用没有正式开工建设的空档，就互相串门，多联络联络感情。”

他说：“是呀，是呀，想干事也没事干。我实在闷得慌时，就翻看初步设计和安全专篇等，都翻了好几遍了。”



我问：“白矿长是什么时候进的金山？”

他说：“我是跟牛矿长去年三月一起来的，快一整年了。”

我心想，一整年翻了“好几遍”初步设计和安全专篇，而我才来一个月就翻了十多遍，还是“六长”们清闲。但嘴上说：“还是白矿长了不起，这么厚的两大本书都看了好几遍了，我现在是只要一拿起书，眼光落在纸面上，就头晕，好像是许多蚂蚁在眼前爬似的，年纪不饶人呐。”

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今年42岁，幸好眼睛也还可以，身体也没什么毛病，看书识字都不在话下。”

我诉苦，说：“我的身体可就差得多了，前几年时牙痛，近几年是腰间盘突出、颈椎疼，只要坐下就浑身不舒服，特别是不能在电脑前坐久了。”

他说：“没事，没事，这里的情况你也看到了，没开工，大家也都没什么事，即使有点小事，牛矿长和李总做了，我们每天来报个到，照个脸像考勤，就拿到薪水啦。”

我故作惊讶，说：“六长们可以这样，我们不敢这样子。”

他说：“有什么不敢的？你没看到杨喜金，连个照面也不打，就把工资拿到了。”

我刻意不妄加评论，说：“我不清楚。”

说到这，他干脆退出游戏，专门来聊天，说：“这一年多了，他总共也没来几天，工资照发，听说他还挂了好几个地方，挣好几份工资呢。唉，也真没办法说。”

我不能就此事一直聊下去，省得惹事生非，以想睡觉为由，离开了。

几天后，我去总公司开会，正好副书记也要去总公司办事，被安排和副书记同乘一辆车。去总公司需要约两个小时，一路上副书记主动和我聊起了天。

副书记自我介绍说：“我今年53岁了，眼看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了，没想到领导居然把我倒安排金山来，做党务工作……”接着，他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原单位的工作情况，赞誉有加地说：“不错，不错，你虽然来金山没几天，大家对你的评价还蛮高的。”

他提了让我回答了千百遍的问题：“我就奇怪，你这么优秀，在原单位就没得到重用？”

我谦虚地说：“是自己个性不好，不会和领导沟通，只会埋头干工作，工作干得多，错误也会犯得多……”

他说：“确实也是，只会埋头做事，领导看见了也装没看见，用得着你时就想起你来，用不着你时，而你又不主动出现……你没有弄明白，这年月，不是伯乐主动相千里马，而是要千里马主动找伯乐，你吃亏就吃在这里了。”

我淡然，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倚，得失无常，无所谓吃亏沾光之说。”

他赞同此说法，说：“三十年前，我在一个街道厂当厂长，有机会和同事竞争政府办公室主任，结果是同事竞争上了，他官运扶摇直上，一直做到了厅局长，没曾想腐败后坐了大牢，把后半辈子全跌进去了……”

我说：“有时候，不相信命运也难。”

他说：“尽人事听天命吧，强求不来。”他又谈起了一件最让他感慨的往事，那是一个没有任何风险的升迁机会，他没把握住，还是在他当厂长的时候，上级调他去政府新成立的部门工作，他不去的理由是，一个月要少挣30块钱，当然，那时的30块钱值钱，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3000元！结果是另一个人去了，而那个人现在是副市长……他奉劝我说：“不要太相信钱，也不要被金钱所蒙蔽！”

我嘴上全额答应，但心里在说：不相信钱，那还能相信什么呢？

我知道，和矿领导们接触或套近乎，必须保持谦卑低调，树立谨慎、恭俭形象。

我在和后勤副矿长闫 XX 交流的时候，他嫌我放不开，说：“大胆地想，大胆地说，大胆地做……你要是相信老哥的话，老哥能把你护住！”

真是直率得了得。我说：“做事跟做人一样，必须实诚实在。”

他不苟同，说：“在元帅的位置就要拿出元帅的架式，当将军就要摆出将军的谱来，做事就讲究雷厉风行，有魄力，有魅力，还要有气派和气概。”

我说：“做主要负责人也许可以这样，管人和搞技术不同。我在原单位搞技术工作，所以就养成了这种习惯。我一直认为，雷厉风行的气派和气概不好拿捏，搞不好会适得其反。”

他说：“不会不会的，你要与时俱进，要转变呐，不能一辈子做技术工作哪！你看我，我是矿业学院毕业的，纯正的理科生，却搞了半辈子的管理工作，先是在培训单位当老师，后来又当管理人员，再后来当后勤负责人，说白了就是管一些吃喝拉撒的事，不照样风风火火做事！”

接着，他透露说，他跟某副市长是矿院的同班同学，白道黑道有的是撑腰后台……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就这么不起眼的后勤副矿长，居然有来头，让我肃然起敬，告诫自己以后遇见他，说话做事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 8

腊月十八是当地祭祀窑神的日子。两天前，大家自发地开始张罗了，并互相通报，你准备供点啥，我应该敬些啥，尽量使供品丰富、多样化。个人的祭祀品一般是公鸡、酒食和鞭炮礼炮之类的，而一只公鸡的价格是 100 元，其全部费用是 200 元左右，相对简单；隆重些的供品是猪头、鸡和鱼等五牲六

畜齐备，要花费 2000 多元。安全科的郝三小是当地居民，兜售向个人提供祭祀品业务，仅一天他就承揽了 50 多只公鸡的订单，是一笔不算小的买卖了。他几次三番问我订不订一只公鸡，因我对敬窑神礼节一无所知，当他们商量的时候，我不以为然，认为是当地的风俗而已，与我关系不大，没有多打探，持不排斥也不热衷的态度。

敬窑神这天，我彻底搞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既然大家都在虔诚地祭祀窑神，我加盟寄名于此，怎么能例外？入乡随俗，我也想表表对窑神的敬意，但晚了，郝三小的公鸡已卖完了，我两手空空地来到矿上。

矿上的长者一再嘱咐，祭祀活动必须赶在太阳出来之前完成，这样才灵验；另一个惯例是女性不能参加祭祀活动，还一再通知说，身子不干净（月经）的女人这天千万不能来矿上……虽然是自发的祭祀，却也是半官方活动。

这天的接送车特别早，到了矿上，天才蒙蒙亮。我来到主井口，这里像个食品市场似的，有好几个大猪头，什么鸡呀鱼呀不计其数，年糕蛋糕，名烟名酒，无所不有，足足摆满了一地。比起我们过阳历年时的大聚餐，丰盛多了，那美味佳肴，让人垂涎三尺，馋相百出，提前闻到了年夜饭的香味。

祭祀活动开始了，冲天而吼的礼炮，清脆地炸响在矿区的晨空，跟春节的迎春钟声敲过一样，足足响了一个多小时的礼炮鞭炮。鸣炮毕，高音喇叭拉响了三声警报，应该是警钟常鸣的意思。现场归于安静后，牛矿长率矿级领导们，齐刷刷地跪下，敬茶敬酒敬香，三叩六拜……

牛矿长致辞：“今天，我代表全矿干部职工按照传统仪轨在这里举行祭祀活动。金山煤业即将全面开工建设，各项工作艰巨而繁重，肯定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煤炭建设生产过程中，面临着瓦斯、煤尘、水、火、顶板等灾害事故，安全

生产是重点，安全生产也是关键点，安全生产还是难点！我们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同时虔诚期望，求得窑神爷的庇佑，求得天、地、神的保佑！我们祭祀窑神爷，希望得到窑神爷的保佑；我们敬畏窑神爷，必将获得安全高效的建设成果！信奉窑神爷、崇拜大自然。在此，祈盼我们事业安全、顺利、高效，全矿干部职工幸福、安康、发财……金山煤业正处于关键性的冲刺时期，窑神爷的保佑，必将激励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挫折，信心百倍地迈向美好金山、富足金山的明天，激励金山人增强对热爱祖国、热爱煤矿、热爱大自然的豪情壮志……我们聚集在一起祭祀窑神，最殷切地祝愿金山煤业顺风顺水、顺国顺民，祝愿全矿干部职工幸福美满、吉祥安康……”

牛矿长的致辞是官方的私人演讲，合情合理合宗教。起初，我确实对祭祀活动没什么热情，但听了牛矿长的致辞，深受其感染力号召力，觉得有一种寄托美好向往的东西在心中激发，也感受到祭祀窑神的精神慰藉。

恍惚间，我想起了一件事，似乎明白了，似乎不明白，不好界定是迷信还是巧合。两年前，我在一个著名的宗教胜地旅游，天天徜徉在宗教氛围里。拜谒庙宇时，出于好奇，跟同行入叩头许愿和顶礼膜拜。这天，我刚走进寺庙里，一位僧人执意要给我“指点迷津”，缠住我说：“你脾气不好，个性太强，招人嫉恨……”临了，包票似地说：“两年内，你必有贵人相助，连升三级，有名有财。”还装模作样地掐指算了算，竟然说我有桃花运，但提示我说要止乎以礼。那年我已经43岁了，升一级都困难重重，怎么可能连升三级？除非天下接连掉下三项官帽，碰巧都砸在我的脑壳上。而桃花运之说，像跟赖蛤蟆说天鹅肉非常好吃一样，简直是天方夜谭！难道我还能纳妾？明明是离谱，不过是哄我高兴骗我开心罢了。僧人最后说，指出了迷津，必须

积功德方灵验。原来意在于此，绕这么大个弯是要我花钱买吉言嘛，我拿出20块钱塞入了功德箱。可僧人不悦，说：“这不是你的心意。”最后，我被迫重复投进了十倍的“心意”。僧人见状，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放我走。可这200块钱让我心痛了好一阵子，要知道那时我的月工资不过一千多元。

此情此景，使我想起了僧人的“连升三级”谶语，我真的从科员成为科长，虽然是山寨版的科长，毕竟是连升了三级，也没错。至于桃花运，会在哪里呢？我陡然想到了金艳……

正当我有点晕头转向找解释的时候，轮到我去敬窑神了。我诚惶诚恐地叩头致谢，因为琳琅满目的供奉中没有我的一分钱，深感对不住窑神爷，唯有对窑神爷的虔诚叩拜了。

我嘴里喃喃自语：窑神爷爷，我如有亵渎神灵的地方，原谅原谅，宽恕宽恕，来年我加倍虔诚呈奉。三个响头叩下去之后，我深知“连升三级”只是名份，必须回到自己的套路，空口许下宏愿：窑神爷帮助我发大财！天灵灵，地灵灵，窑神爷灵灵，祈祷最真心，希望都显灵！

太阳出来了，祭祀活动结束了。

我回到办公室时，一直懊悔着没跟郝三小订只公鸡，还在想窑神爷会不会答理我的许愿的事。

这时，陈家进拿回祭祀过的公鸡和酒，又从食堂弄回咸盐和调料，洗干净一个盛水的铁桶，炖下半桶子公鸡肉。中午，我和陈家进及安全科的人，啃着公鸡肉，喝着酒，为窑神爷来年的无私保佑，一杯杯地干杯。我们互相恭喜发财，以窑神爷的名义，饱醉了一回。

春节前，我领到了金山煤业的薪水，实领工资是5819.36元，还有过春节的红包慰问金500元。看到这个数字，我笑不起来，又犯起了嘀咕，摇摆不定。联想到经历的点点滴滴，喜忧参半，再次证明，践诺是件多么难的事。牛矿长为我争取副矿长

职位的许诺，十有八九也是一张空头支票。何去何从，选择是难的，去留两难。

为慎重起见，我去了一趟劳资科，问问工资的情况。王科长详细地解释我的工资情况，他说：“按照总公司文件精神，部门正职的薪水是8216元，扣完个人所得税等相应的费用，一般是7300元左右，但由于你在试用期内，是按80%计算的工资，也就是年薪的50%的80%……”捋了捋这个绕口令般的百分数，我算清楚了。

王科长宽慰我说：“你们赶上了好机会，一来就遇上涨工资，就在上个月，科长还是领4500元。”

我说我知道，只是不知道还有个试用期的80%。我期待，并打探着问，牛矿长说的那个全员风险抵押，靠不靠得住？

王科长说：“这个得看总公司的运作了，说给就给了，说不给也没办法。不要考虑那么多，听天由命吧，拿到手的钱才是自己的。”

他的这个说法跟万能科长如出一辙，出门在外的人都持这个观点，以挣钱为唯一目的。在闲聊中，王科长还告诉我说，试用期满后，还有一份通讯费，科长是300元，副科长是200元。

起早贪黑皆为利。我眼下能拿到手的这份薪水，退而求其次的差距仍然很大，就像是块鸡肋，食之乏味，弃之可惜。

一个不经意的日子，全矿共21名科长、副科长，事先毫无迹象地被拉到总公司，末了才被告知，立马进行考评。这个突击性考评过于苛刻，模拟论文答辩形式，共有四大项：首先是个人五分钟时间的述职，其次是接受专业领导的业务问答，再次是应急应变能力测试，最后是对所在单位的意见和建议。考评了一整天，全矿没有被考评为优秀格次的，三名被考评为“良”，三名被考评为“不及格”，其余的为“及格”。我被考评为“良”，受到牛矿长的褒奖，计划科的李富明李司令则被考评为“不及

格”，第二天，他和另外两名被考评为“不及格”的，卷铺盖走人。接替李富明的是从总公司“空降”过来的燕梅，是个女科长。是的，有人离开，有人上任，有人留下。

考评结束后，意味着金山煤业正式录用我们了，也意味着我的试用期结束了。金山煤业的一份劳动合同书摆在我面前，请我签字。当我仔细阅读了合同内容，正要打电话和妻子商量商量，能不能签这个合同，以绝想不到的后患时，在一旁的王科长笑我妻管严，催得急，并说：“从下个月起，你的月薪接近于8000元，如果正式开工建设的话，还会涨到13000元左右，好多人想干还轮不着呢。”

我说：“我怕，我怕拿画上的苹果哄我们这些饥饿的人，我还怕哄良为娼的欺骗，所以要进一步核实，所以要请老婆批准。”

他笑了，说：“用得着核实吗，这字一签，你想干就继续干，不想干就像李富明他们一样走人就是了，签合同自由，撕毁合同更自由，没人强迫你，多简单的事情，想这么复杂。”

我说：“合同上明明写着一签就是五年的期限，我得为签字画押负责。”

他叹息道：“好像我在骗你写卖身契似的，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胆小怕事的，真是啰嗦。”

好说歹说，我勉强强地签了劳动合同书，主要是看在那份风险抵押金的份上，在年底挂着，其他的都无法吸引我。那份风险抵押金，时刻像个巨大的金元宝，高悬在我的头顶上，不但刺激我欲罢不能，还像刚吸完毒品似的，走起路来特别兴奋，将信心和力量都倍增了，满足感大幅提升，遐想也会出奇地丰富。

我的心里只有钱。钱永远像毒品，最容易上瘾。

迫于复工需要，公司招聘回一批人员，又从其他整合矿分流过来十多名职工，全矿人员增至121人，虽然距610名员工的饱和人数，还差得远，但足以把寂静的矿区挤得热闹；也迫于复工需要，成立了工会组织，由副书记分管工会工作，至此，金山煤业的机构基本健全了。

这次招聘来的大中专毕业生，其中还有好几名女生，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充满了朝气活力，成为矿区青春的养眼风景。这样一来，金山煤业最明显的改善是消灭了“光杆科”，我和张炜从“司令”头衔上隐退，但“张司令”、“华司令”的名号还不时被人叫起，作为对从前的怀念。

不久，在半坡上新盖的一排彩钢房竣工交付使用，各科室有了独立门面，彻底解决了“合署办公”的问题。

与此同时，电脑、打印机等办公用品配齐配全，网络和办公OA网也陆续开通普及，就数地测科的装备最多最昂贵，像测绘全占仪、宽幅图纸打印机等等，满满一屋子的装备，大家说地测科这回“发财了”。

个人餐具及行李也配发下来，最让我们叫好的改善是，每个办公室里配置了一张床及被褥，中午、晚上有睡觉的地方了，我们值班时，再不用去调度室挤那半张床，抱着调度员或者被调度员抱着睡了。办公室的功能也得到进一步开发，办公和宿舍合二为一……

的确，以总公司年前的检查和验收为标志，金山煤业的复工建设形势大好，而且势头越来越好，形势喜人，形势逼人。

打破脑门也没想到的是，生产科分来的科员，竟然是金艳。我接到她的调令时，立马给劳资科王科长打电话，想问个一二三。地球人都知道，生产科是一类科室，需要下得了井，坐得了办公室的煤矿专业人才，需要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工程技术人员，金艳来了，能干个啥呢？

金艳听见我们的电话内容，急忙朝我抗诉争辩道：“女生怎么啦，生产科为什么不能有女生？”

我不理她的抗辩，王科长在电话里解释说：“这是牛矿长的意思，也是金艳本人的要求。再说，地测科和计划科分配去的都是女生，地测科还是两位女生，人家也是一类科室。华科长，我也想给生产科分一位男生，可仅有几名男生分给调度室和机电科了，那边比你们更需要男生……”

这个解释和旁证，让我无话可说，再问为什么纯粹是浪费口舌。但我揪住不放的疑惑是，这二年，男人去哪儿了？没人给我作解释。是的，除男人找对象时嫌女生不多外，其他的都不愁找不着女生，幽默的是，生孩子似乎也最不愁生女孩。

我盯着金艳看了好一阵，极力寻找她“本人的要求”之动机，意图何在？同时也想起牛矿曾评价我们合作“相得益彰”的话，但愿如此了。于是，我只得面对这个女下属的现实，聊胜于无，总比当“光杆司令”强。猛然间，两个关键词在我脑海里冒出来：充气娃娃和美女金艳。这本是我调侃张炜的话，却不幸地落到自己头上了，被调侃。

我刁难金艳：“是煤矿专业毕业的吗？”在我看来，她应该是文科生才对。

她答：“是的，大专学历，学的是采煤专业。”

我睁大眼睛，问：“有没有搞错，现如今，女生也可以学井下专业了？当年我们采矿系是清一色的男子汉，人人装备一根坚硬的钢枪，跟野战部队的营连一模一样。”

她不以为然地反诘道：“采煤专业不一定是井下专业呐，比方说，露天开采的煤矿，也要下井吗？再说了，劳动法里只规定，不得安排女职工从事第四级以上的体力劳动强度的作业，生产科是这种劳动强度的岗位吗？”

我狡辩说：“我记得劳动法里是这样阐述的，女职工禁忌从事的劳动范围的第一条，就是从事矿山井下作业。”

金艳说：“生产科是从事矿山井下作业的吗？”她特意把“作业”两个字说得很重，以示抗议。

这句话把我呛住了。我想，她把法律条文摸得这么清楚，是有备而来的。通过以前的接触和眼下的短兵相接，我深信，此女非俗流，绝不能跟她较量 and 较真。同时，我想起培训时，消息灵通人士的温馨忠告，她是牛矿长的人……于是，我再次告诫自己，少惹此人，惹不起的。

我换个口气，聊天似的问她：“综合管理科多好哇，在矿长身边，当矿党政的喉舌，后续发展不可估量。你不思上进当综合科的科长，反而争着抢着来生产科，这是为哪般？”

金艳回答干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本来，老牛答应我当综合科副科长主持工作的，可几个月过去了，一点迹象都没有，还在挣科员的工资。”

金艳为钱而来，我能理解。但称牛矿长为老牛，倒使我想起“老牛吃嫩草”的暧昧话来，也似乎印证了某些传说。管她呢，反正此事水很深，此事与我无关，得远远地绕道走路。

我安慰她说：“性急吃不得热豆腐。牛矿长既然答应你了，肯定是时间和空间还不成熟啦，不急不急。”

金艳一听这话，气不打一处来，说：“综合科长到任快一个月了，我还有什么戏，难道要我等到地老天荒吗？”

我知道，这是实情。这种遭遇我在原单位经历过。不知不觉间，我同情金艳了。我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也不能这样赌气离开综合科啊。”

金艳说：“我不走，还赖着，等科长欺负呀？”

我笑道：“你怕他欺负，我也是科长，就不怕我欺负？哈哈。”

金艳被我逗笑了，说：“你欺负我，我接受，我愿意让你欺负！”

她在闹情绪，思维和言行都在赌气。我得充当好好先生安慰安慰，说：“来了就来了，既来之则

安之。你每天的任务，就是收拾收拾办公室，扫扫地，把办公桌、文件柜擦干净，各种文件资料整理归档……”

我的意思是，先让她放松一下心情，平复一下情绪，可她还沒听我说完，愤然打断我的话，说：“我还可以给你洗衣服！”

她是嫌这工作太简单，还是其他什么意思？我无从得知，为搞活气氛，装傻充愣地顺着竿问：“内衣内裤也洗吗？”

她一本正经回答：“当然也不例外，如果你愿意，我还可以为你铺床叠被，按摩搓背，一条龙服务……”

我认真看了看她的表情，丝毫看不出她何出此言，似乎是撒泼了，便认输地对她说：“这样吧，反正这里有你不，没你不少，好好回家休养一段时间，等心情好了再来上班，行不行？”

她怔怔地看我一眼，说：“我休息你给我开工资呀？”

我说：“这个，这个……我可以报出勤，劳资科应该也给算工资吧。”

我真的拿不准，能不能给她开工资，但牛矿长那里，我可以去通融。我相信，牛矿长肯赏这个脸的，金艳毕竟在他身边待过几天，是他的人。

我转移话题，问：“你在综合科的月工资能拿多少？”

她嗤之以鼻，回答：“1800块。除去300块的伙食费，还可以剩1500块。”

我理解并装明白地说：“我说嘛，一类科室科员的工资是2500块，来生产科还是多挣700块钱啊。”

她说：“人有三图，图名图利图安逸，我就是图钱来的，我的眼里只有钱。”

谁不是见钱眼开？她的眼里也只有钱，原来跟我是一路货色，可以发展为蓝颜知己。为便于工作，这话不能再谈下去，也没有必要探讨下去了。这

时，我发现自己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苍白无力，甚至弱智，不仅做不通思想工作，反而被策反和说服。我想，如果这是男下属的话，我恐怕早就拍着桌子，吼骂开了，可这女下属，哄，哄不过，骗，骗不赢，也不能吼喊着大骂大叫，要点智慧和秘笈攻略呢……看来，我以后的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与时俱进，增加怀柔手段，并谨言慎行，否则就被动了。

一连几天，金艳既不打扫办公室，也不擦桌子，进了办公室就抱着电脑看连续剧，像钉子钉在椅子上，再不肯起身了；要不然，坐在那里劈里叭拉地狂敲键盘，搞不清楚是我又得罪了她，还是她的怨气没有消除完，继续发泄着。

我探索发现，她是在写诗写文章。

原来，她还是文艺青年！其实也不难找到答案，她（他）们这一代，打小就被强迫上这个补习班，学那个特长，谁都身怀一两门才艺绝技。但爱好写作这事，却很少遇见，因为在她（他）们眼里，文艺青年是“二青年”代名词，不是她（他）们的时尚主流，写诗写文章被称之为“发昏招”式的爱好。

纵向看来，她（他）们这一代，差不多都是上网高手，但有两件功课让老夫子们顿口无言，一个是汉字写得实在拿不出手，大多数停留在小学生的“趴趴”字水平上，糟蹋着书法艺术这门国粹；另一个，写作和文字处理能力差，写个总结材料什么的，像是中小学生的作文，其国学水平与大学生的学历差之甚远。

金艳与众不同，她爱好文学。在我看来，这不是件坏事。

没想到，金艳还能弹一手琵琶。有一天，她把琵琶抱到办公室，演绎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情景，勾起我对“夜送客”的遐想，我仿佛看到，浔阳江头，烛影摇红下，失去风发意气她，染上了淡淡的苦闷与无奈，怀抱琵琶，轻启朱唇，眉梢间的万千妩媚，渲染出对时光的追问和倾诉，卖笑卖艺卖身，如玉珠落盘的琵琶曲，轻

拢慢捻抹复挑之中，弦弦掩抑声声思，在说平生不快乐……

一天，陈家进找到我说，安全科要出黑板报，不但安全科没有能写会画的人，在全矿也没寻见，犯难半个月了。我知道，黑板报是企业安全文化宣传的手段之一，涉及到复工验收，这事很重要也很当紧。陈家进找到我，自然又成了我的事。正当我披挂上阵时，金艳说，这事交给她好了。我听了，心想，你每天不是坐在电脑前看连续剧，就是狂敲键盘写诗作文章，甚至弹着琵琶倾城倾国倾诉，也该出来务正业了，也该检验你是否从颓废的情绪中走出来了。于是，我欣然同意，并替陈家进承诺说：“出好了黑板报，陈科长请你吃大餐。”仅一个上午时间，金艳就保质保量出好了两块黑板报。那板书是一流的，那题图尾花也是上乘的。我和陈家进看了，大声叫好，终于发现稀缺人才，不啻发现了新大陆……

好你个金艳，原来诗琴书画，多才多艺啊，再加上风华仪彩，堪称矿区名媛。怪不得牛矿长承诺给你科长当呢。人不可貌相，有才不在年高，顶，赞！

金艳建了一个QQ群，叫金山煤业生产科，她是群主，我是群成员，全群就我俩。我觉得现实和虚拟的颠倒了，现实是我管她，虚拟是她管我。她报复性地对我说：“让我也打发你擦擦桌子，扫扫地……”

从此，我开始纠正对金艳的不良印象，再不对她说那种不阴不阳的话，甚至懒得理她了，必须平等地理解她，尊重她，好好地当她的领导。



唉，可怜的赵民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那一晚爸爸赵上凡走进书房的时候手里提溜着两瓶桔了罐头，很有些敌意地对儿子赵民说：“跟昨天说的一样，现在我兑现我的诺言，只要你今晚的奥数作业不再出现错误，这两瓶罐头就是你的了。现在我给你五分钟时间考虑我们这个建议。到时候你说话，行不？”

爸爸转身走出房间的时候，就随手把那两瓶罐头放在了他的写字台上。

怎么办？好像过了不久，赵民的眼神就有点痴。莹莹的灯光下，那两瓶罐头泛出了好看的颜色，金黄的桔瓣儿一瓣瓣地在同样是金黄的汁液里上下滚动。用手轻轻摸一摸那瓶身，就有一丝清凉清凉的感觉，更不用说现在就拿一把丝锥刀来，在那罐头瓶的盖子上轻轻一撬，再把盖子往右旋转少半圈，也不用什么汤匙之类的东西，只要就着瓶口“啞”地吸上一口，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啊？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体验那种感觉了，那一定是甜里面混合着酸儿，酸里面又泛着更浓一点的甜的味道吧？他想那味道马上就会沁满了整个嘴巴的，然后是整个喉咙还有整个的肚子里，都好像要喷涌出许许多多股清澈的泉水来。

赵民强忍着没有把那点讨厌的口水咽下去。

但是该怎么办呢？他只有五分钟时间考虑。他知道，在事关学习的问题上，爸爸好像从来不含糊，要么答应他的要求，保证今晚的奥数作业得满分，要么忍一忍算了，不吃这罐头还不行么？“可是……唉，让我再想想！”赵民不由地小声呢喃了一声。赵民把书房的门开了一条缝儿，想打探打探爸爸赵上凡和他老婆（他常在私下里这样称呼）在客厅都干些什么。电视里声响得很，好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吵架，还有一个好像是老女人的声音在哭。客厅的地板上那么多影子或明或暗地乱动，爸妈的身体都埋在了沙发里，看不清他们的脸。说不定爸爸会忘了计时呢，而且他也没像往常那样说“开始”，说不定我会有更多一点时间考虑。这该死的奥数。

赵民叹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回了他的椅子上。

桌上一个摇头晃脑的小老头子歪着八字胡子每天都盯着赵民看，嘴巴总是裂成了一条缝儿，两个

嘴角不停地向上翘着，眯着眼乐呵呵地望着赵民。赵民不由地用力拍了一下那件总是精力旺盛的弹力玩具，那老头儿却摇头晃脑地笑得更开心了，赵民便有了一股恼怒涌上心来。

我怎么老是粗心大意呢，昨晚那个得数明明是“37”，我怎么只写了“3”，就不管后面的“7”

了呢？问题是查了两次都没看出来。他们老是说我作业不认真，可我都检查了两遍了，怎么还说我不认真？是什么叫认真？词典上说，认真就是严肃对待，不马虎？可我没马虎啊。

□ 娄文宝

客厅里电视的声音突然就

变成了爸爸的声音，“咋样，

赵民你想好了吗？时间可是快到了啊！”

“知——道——了。”赵民高高地喊了一嗓子。

快点想，到底该咋办。

今天的作业还是比较简单的吧？我要是做得慢一点，再多检查检查，我会不会一鼓气拿下它呢？可是不行，好像这学期我还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吧，不管我怎么用力，还都做不到的。

唉，这让他又有些伤心了。

他们就真有那么伟大么？上学期期末考试他们拿一个笔记本电脑刺激我，上个月月考他们还拿一辆电动自行车说是鼓励我，每想到这儿，赵民就有些要崩溃的感觉。但是这一次，这一次他们居然用两瓶罐头就要和我打赌，怎么好像每次都能看穿我似的？我一定要想一个他们想不到的办法，我要得到那两瓶罐头，“为荣誉而战！”

“爸爸，我答应你。”

“好的，今晚一共11道速算题，全部做对了，那两瓶罐头就归你了。仔细填写，认真检查啊。现在开始，给你十五分钟时间。”

“明白！”

赵民把那本练习册翻得哗啦啦地响，翻过了那11道题，一直翻到了最后的答案……

（作者单位：西铭矿）





# 写给儿子(二)

□ 鲍文昌

## 之十一：珍惜当下

夜雨潇潇，思绪纷纷。无眠时刻，辗转反侧，窗下聆听雨声，点点滴滴，如雨打梧桐，全部落在心中。忽然忆起李义山一首凄美到很高境界的诗歌《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顿时，思念涌上心头，不由自己地唱和此诗：梧桐细雨 / 是谁 / 携一支长笛 / 在远方的长亭 / 倾诉温婉的乡愁 烛影摇红 / 是谁 / 捧一纸家书 / 将长长的眷恋 / 刻在幽深的心口 离别苦 / 怀人泪 / 那方浅浅的秋池 / 如何承载 / 牵肠挂肚了千年的——问候。

这，挺像我们父子间当下的写照。一年后的我们，也会在自家的窗前，面对潇潇骤雨，倾诉此时“当下”感受！

此时，我想晒晒心中珍贵的“当下”：

—— 2011年的10月1日，我们打着背包步行去汾河二库。那天，阴云密布，偶有微雨。中午时分，精疲力尽的我们在一片开阔的坡地停下来，哆哆嗦嗦地扎着帐篷。风很大，天很冷，手很僵，工具也不听使唤，帐篷扎得非常吃力，而酒精炉则更难点燃。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着……

四十分钟后，我们终于钻进了帐篷，煮上香喷喷的方便面，喝上热乎乎的鲜牛奶。躺在地上，浑身通泰。看着埋头吃饭的儿子，那一刻，我们的心贴得很近、很近。那是我们配合作为默契的一次行动。对此，我心存感谢。现在每每想起那个“当下”，酒精炉的火苗似乎还在胸中温暖。

—— 2015年的大年初一，午饭后，我们去万亩生态园游玩。上山后，天降瑞雪，刹那间，银装素裹。我们纵情欢笑、跑步。

“当下”，一颗雪球袭来，我一怔，然后反应过来，原来是你挑衅：想与我开雪仗。我犹豫了

一下，没有应战。我担心在山上奔跑会发生意外，另外，还想端着父亲的臭架子。如果“当下”我若应战，我们会玩得更嗨。（哼，当父亲很拽吗？）

—— 2015年9月9日的下午，本来已经确定你当兵的走向。你约我去市里走走，这是我极其盼望的事情。因为明天你就入伍了，这一走，就是两年时间。我想用一下午的时间多给你拍几张照片，慰藉我730天的思念。然而，万柏林武装部的一个电话又将你喊了回去……

当你再次出现的时候，天色已黑。我们只能到下元李先生处吃上一顿牛肉面，那是你请我吃的第一顿饭。在你开口吃面的一瞬间，我用手机给你拍下珍贵的时刻。“当下”，我心祈祷：时间啊，你慢慢走，让我再和儿子聊聊，让我把儿子的面孔看个够吧。那一张照片很实用——它满足了我对你所有的惦念。

当时，老天似乎也很动情，从夜里到第二天清晨，大雨如注，

如泣如诉，一如千年前巴山那个经典的雨夜。

在我与你共同生活的二十余年的时间里，我们有很多的“当下”可以回忆。当然，不仅有幸福和快乐，也有苦恼和忧愁，甚至还有很多的愤怒。但是，即便是不如意的“当下”，现在想来，也是人生很珍贵的“片段”。

人生在世，我们都生活在当下，所以就更应该珍惜“当下”。

如果“当下”，你正在训练，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艰苦的训练中，以期获得最好的效果和最佳的成绩。

如果“当下”，你正在学习，就要动用全部的聪明才智去领悟知识的内容和内在规律，以期达到举一反三和熟能生巧的目的。

如果“当下”，你正在站岗，就要提高警惕，集中精力明察秋毫，洞悉周围的情况，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和风吹草动，保证周边的安全。

当下的事情很多，需要我们用体能、用智慧、用心灵、用深情认真地体会和感悟，不断地在“当下”充实自己，丰富自己，成就自己。

一年后，当你荣归时，我们会在无尽的雨夜，在柔黄的灯下，兴致勃勃地回忆、交流各种“当下”的心路历程，总结彼此的收获和经验。

尽管我非常渴望着这一天的到来，但还是想强调一句：珍惜当下，别留遗憾。

## 之十二：选个爱好慰平生

近来，朋友约我打了几次台球，让我又多了一个业余爱好。

起初，不会拿杆，直接用大头戳球，台球咕噜噜到处乱转，场面颇为壮观，但总也进不了袋。

朋友告诉我握杆的手法及动作，试过几次，还是不太协调，只是可以慢慢进球了。

爱好之于人，无论多寡，都能带来很多的快乐和享受，为人生增添一些不同的感受和色彩。

我的爱好不多，也远远算不上精通：象棋、围棋能对路子；乒乓球、羽毛球能挥舞拍子；爬山、旅行能迈动步子；照相、摄影能拍片子；偶尔唱歌亮嗓；不时写作爬爬格子。

很多别人的爱好我都不会，比如游泳、跳舞、弹琴、绘画等等。

真正让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不懂音乐，不会书法。

先说音乐。

儿时，尚未懂事，常见父亲手抚一柄老琴，悠然自得地自弹自唱。他的宽厚嗓音、朴素的歌词、跳动的琴弦、陶醉的神情很能打动我，让我对音乐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特别是他在弹琴时才对子女流露的慈祥，很像冬日午后的阳光，温暖我们身心。

有一天，忽然听到一曲古琴曲《广陵散》，深深打动着我的心。于是，将一盘磁带的正反面都录上这支曲子，翻来覆去地倾听。

《广陵散》与晋朝“竹林七贤”之一，有着“龙章凤姿、天

质自然”之称的嵇康有关。一天夜里，忽然有自称“古人”的来客，与嵇康共谈音律，期间，向嵇康要过古琴，弹了一曲《广陵散》，飘然而去。之后，受人诬陷，才华横溢、孤傲一生的嵇康被朝廷判为死刑。

临刑之前，嵇康坐在琴前，对着众多书生，再弹一遍《广陵散》，然后，从容赴死。

我懂《广陵散》的内容，只是被它抑扬顿挫、悠扬辽远的古风所打动。

我遥想着，一位衣袂飘飘的超士，坐在山巅，在剪剪微风中，幽幽弹出自己的心境。

听说过一个故事，一对恩爱的老夫妻，极其喜欢歌曲《真的好想你》。一天，丈夫忽染重病，危在旦夕。医生也束手无策。日夜守候的妻子神情憔悴，如泣如诉地呻吟着《真的好想你》——真的好想你，我在夜里呼唤黎明，天上的星星哟，也了解我的心，我心中只有你，千山万水怎么能隔阻我对你的爱，月亮下面轻轻地飘着，我的一片情……

良久，良久，丈夫的眼中滑出两行清泪，慢慢清醒过来……医生连说创造了医学上的奇迹。亲友们都笑说：“这奇迹，是音乐创造的。”

我喜欢音乐人怡然自得的弹拨演奏；欣赏他们字正腔圆的低吟浅唱；羡慕他们深入其中的浑然忘我；沉醉他们激情似火的生命律动；向往他们挥洒自如的起转承合；震撼于他们地动山摇般

的磅礴气势。

再说书法。

我与书法，犹如起起伏伏的抛物线，时近时远、若即若离，却始终没能踏入它的门槛。

说来惭愧，当年小学普及书法，也曾热情高涨地跟着老师舞弄笔墨，反复临摹，但因笔拙墨劣，屡屡为老师诟病。当时，家人没有余力为我重新购置笔墨砚台。因此，只能默默地将这种爱好束之高阁。

长期以来，对于书法，犹如路人，经过这座神秘、典雅而又富丽堂皇的宫殿时，好奇地一再探视，却始终无缘敲开精美而典雅的大门，只能在远远地瞭望之后喟叹一声，若有所失地继续前行。

著名的当代作家王蒙说过：

“我看到著名的草书书法，常常感到不能理解，怎么他这么粗一下、细一下、深一下、浅一下、歪一下、扭一下地乱涂，人家就说好呢？若是我这样，怎么就没人说好呢？”

当时，我以为遇到了知音，兴奋地拍案叫好：文章写得漂亮，才叫真本事；书法好坏，算得了什么？

有时，见书家饱蘸浓墨在柔和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不一会儿，一幅幅潇洒、舒展的字画便呈现在大家面前。书家在众人啧啧称奇的夸赞中，含蓄着悠然浅笑、执杯品茗，隐隐有古代墨客之神韵，那种卓尔不群的淡雅，让我钦慕。

关注书法，缘于一个特别的人。

那一年，缘于师长之惠，陪一位老领导做客。未曾想，落座时，呼呼啦啦竟围坐了众多的书法家。恰巧，一位老先生与我相邻而坐。出于礼貌，我说：“搞书法的人大多很有气质。”谁知，他毫不领情，单凤眼一翻：“你这样说，是想用诱饵来钓我的作品。”我暗自发笑：遇到一位直肠子的汉子，可交。我说：“我的钩，和姜太公的一样直，如果送我作品，我就收藏；如果不给，也不强求。”

一顿饭下来，我们竟然成了朋友。

第二次见面，已然比较熟悉，他为我专门带来一副作品。惊喜之余，发现姓名有误，便又讹他：“重写一幅。”

再往后，他给我打电话：

“贤弟啊，我给你写了一组硬笔书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过来拿。”

前些年，有幸成为《山西老年书画》杂志的文字编辑，对书法有了简单的了解，着实叹服于书法的博大精深。

大凡书法家，与作家相类，动笔之前要酝酿情绪，或平心静气、或深思熟虑、或运筹帷幄、或思慕古今，真情实感浮动胸次；继而研磨，时重时轻、时缓时疾、错落有致；行笔时，发胸中之境，心灵、笔墨浑然一体，可谓“笔落惊风雨，书成泣鬼神”。

书法家挥毫，似乎了无定则。

书写时是一种大美的才华展示，过程更是精彩纷呈。现场书写，书家神情各异，略无相同，有的人蓄之既久，其发必快；有的人恣意放纵、横扫六合；有的人严谨细致、一丝不苟；有的人如高天流云、舒卷自如；有的人洒脱飘逸、龙飞凤舞；有的人大开大合，惊天动地……

一位著名书家，为人豪放豁达，尤其善于书写“龙”字。书写时，将如椽巨笔，饱蘸浓墨，让左右人等按紧宣纸，书前，长吸一口气，突然，大笔如重锤般砸落纸上，顿时，墨点飞溅，如花绽放，纸上立即呈现龙首模样，然后，凝神静气，一笔笔顺势走下。至于龙尾，用力一抹，大功告成。其笔墨或浓、或淡，时枯、时润，若宽、若窄，一条龙活生生地跃然纸上。其过程，有时如行云流水，有时若白马过隙；其动作，时而动如脱兔，时而静若处子；其神态，或面色凝重，或怡然自得。看到妙处，人们齐声喝彩。书写既毕，掷笔而起，之后神色庄重地将出大印，蘸足红泥，稳稳地按在字里行间。落完款，书写者点燃香烟，长吸一口，缓缓喷出，颇有“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风范。此时的书者，英姿勃发、光彩照人，平添几分魅力。

仰瞻千古传世名作，更是一种至美的视觉享受，字里行间，展现出书家丰富的内涵和辽远的境界，令人神思渺渺，物我两忘，不知置身何处，今夕何期。王右

军《兰亭序》的高雅、华美、蕴藉和从容不迫、潇洒俊逸的气度；颜鲁公《祭侄文稿》的满怀义愤、情如潮涌、英风烈气和滔滔江河、一泻千里的气势；苏东坡《寒食帖》的恣肆跌宕、飞扬飘洒乃至参差错落、大小有致的神韵；张旭《古诗四贴》的婉转自如、奔放豪逸与奔放不羁、惊电激雷的跌宕都像磁石一般吸引我。至于黄山谷的纵横奇崛、丰劲多力；米襄阳的歇纵变幻、骏快飞扬；赵孟頫的华滋道劲、宽绰秀美也都深深打动着，同样让我心驰神往、如痴如醉，俨然进入梵天仙境。

我想，如果看到精美的书法，王蒙也会动心吧！

终其一生，我都无法深入音乐领域；终其一生，我都走不进书法的宫殿。但是，当我们老了，还能聆听美轮美奂的音乐，还能欣赏精妙绝伦的书法，这是人生一大幸事，或许也是人生最后的享受吧。

### 之十三：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

前些年，还经常看电视，对柒牌立领衬衣和夹克的广告内容不太理解，李连杰花拳绣腿的舞弄一番，然后插进一句画外音：男人，要对自己狠一些。后来，宋丹丹在她的小品《小崔说事》中插科打诨地套用了一把：女人，要对自己狠一些。对此，一笑而过。

当时，因为不理解这句话的

含义，觉得有些落俗。对自己怎么狠，是多花点钱，是虐待自己？还是买件柒牌服装就算对自己狠了？

那天，读到关于范曾的一本书：老爷子将近八旬的高龄，兀自长年坚持极早起床，学习、锻炼、写字、绘画、参加公益活动，整天忙忙碌碌，充充实实。其深度，像浩瀚的大海；其活力，像个20余岁的青年；其价值，像深山中的宝库。

正是由于范老先生从童年到耄耋，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研习和探索的“狠”劲，才使得自己成为“国宝”级别的殿堂人物。

忽然，对这句话有了深层次的理解：男人，如果对自己不狠一点，终生难以成就大业。

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要有“悬梁刺股”般的积淀。汉朝孙敬，他年少好学，视书如命。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学习。邻里们都称他为“闭户先生”。后半夜，有时打瞌睡。醒来后，懊悔不已。于是将头发拴在房梁上，发愤苦读，成为一名通晓古今的大学问家。“锥刺股”是苏秦第一次游说失败后，发愤读书，钻研兵法。读到半夜，又累又困，就用锥子扎自己的大腿。一年之后，他到六国游说，宣传“合纵”的主张。第二年（公元前333年），六国诸侯订立了合纵的联盟。苏秦挂了六国的相印，成了显赫的人物。

当今社会，竞争更加激烈，人才更加丰富，如果没有“三更

灯火五更鸡”的学习态度和精神，没有“学富五车”的知识储备，要想立足社会、超越常人，那是“居，大不易”的。

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要有愚公移山的韧性。《愚公移山》选自《列子·汤问》，愚公家门前有两座大山挡着路，他决心把山平掉，智叟笑他太傻，认为不能。愚公说：“我死了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无穷无尽的，又何必担心挖不平呢？”后因感动天帝，所以天帝命夸娥氏的两个儿子搬走两座山。

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要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当年，韩信为了打败对手，命令将士背靠大河摆开阵势，与敌人交战。在后无退路的处境来坚定将士拼死求胜的决心，结果大破赵军。有时候，将自己至于没有回头路的绝境之中，也许反而能寻求到一条生路。

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要有卧薪尝胆的忍耐。春秋战国时期，越国被吴国击败，遭受重创。国君勾践回到越国后，立志报仇雪耻。他唯恐眼前的安逸消磨了志气，睡觉时，把席子撤去，用柴草当作褥子。吃饭时，先尝一尝苦胆，还自己问：“你忘了会稽的耻辱吗？”这就是后来人传诵的“卧薪尝胆”。

就是那个广告的代言人——李连杰，也是对自己相当“狠”的人。自小是武术运动员，经过多年“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异于常人的刻苦练功，连续五次荣获冠军。在主演电影《少林寺》

出名之后，没有沾沾自喜地躺在功劳簿上，而是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拍摄出更多更精彩的作品，最终在国际影视界占有了一席之地。没有他当时对自己的“狠”，哪有他日后的风光。

在人生的历程中，一旦做出选择，付诸持之以恒的努力，下定决心，用精卫填海的坚持、夸父逐日的不懈、愚公移山的“狠”劲，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遭遇挫折，都会经历磨难，都会面临打击也都会有顺境和坦途。但是，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只要能像上述说的那几位一样，把目标当作动力，把苦难当做财富，在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候，少贪图安逸，多做些努力，对自己再“狠”一些，成功或许就会成为你的囊中之物。

#### 之十四：从男孩到男子汉

近来，暴雨瓢泼，洪水肆虐，给国家的财产造成很大的损失，也对人们的生命安全形成极大的威胁。在这个时候，又是英勇的解放军发挥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冲上抗洪抢险的第一线，筑起保家卫国的一道长城。

看着士兵泡在洪水中的身影，看着他们疲惫的面容，看着他们坚毅的眼神，我的眼睛有些湿润。曾几何时，他们还是父母宠爱的娇儿，还是家中尊崇的“小皇帝”，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优裕生活。经过军队一段时

间的训练和打磨，他们已经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这当中，他们要付出多少辛勤和汗水；要经历怎样的训练和打磨；要经受怎样的思想挣扎？我想，这过程一定很不轻松。

我不知道，从男孩到男子汉的距离有多远。是从少年到成年？是学校到社会？还是从未婚已婚？还是从地方到部队？

我也不确定，什么样的人才是男子汉呢？每个人心中的定义不尽相同。

在与别人的交流中，有人说：高大阳刚、举止稳重是男子汉的特征；有人说：生性豪爽、胸怀宽广是男子汉的条件；有人说，思想深邃、遇事冷静是男子汉的特质等等。

那么，让我试着捋一捋吧。

一是要有睿智的思想和广博的学识。我认为这是衡量男子汉最重要的一项内容。也许你会问：在战争年代，这个条件还重要吗？回答是一定的。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这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在战争年代，如果有睿智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你就可以利用天时、地利和人和等种种有利因素，在战役中知己知彼，从而打败敌人，保存自己的实力（诸葛亮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在和平年代，尤其是知识爆炸、百舸争流的年代，如果有睿智的思想和广博的知识，你就可以在熟悉的行业叱咤风云，在市场和人才竞争的博弈中，取得先机，进而成功。

这是个关乎到生死存亡和生存环境优劣的问题。

二是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到不断成长，会从自然属性的人成为社会属性的人。当你走向社会的时候，就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自己，你或许会是部队中的一兵，或许会是企业中的一员，或许是团队中的一个，或许是合作者的伙伴。只要你在集体中，就必然要做相关的事务，分担相应的责任。在这个过程当中，事情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强弱。责任心和使命感越强，成功的概率就越高，你的地位可能就越重要，成就就越大。

在家庭当中，你的角色具有多重性，会是子女、丈夫和父母。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鲁迅也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当幸福来临的时候，要及时把握，珍惜每一刻，爱子、恋家的人未必不是男子汉；而当不幸敲门的时候，要本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不嫌弃、不抛弃、不放弃，和家人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做到这一点，那一定就是男子汉。

这是关乎声誉、地位和良心、幸福的问题。

三是要有虚怀如谷、胆识过人的容量。《论语》道：小人长戚戚，君子坦荡荡。这里的小人并非骂人，而是指小肚鸡肠的人。这种人被一叶障目，就见不到泰山，整天为鸡零狗碎耿耿于怀，

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为闲言碎语捕风捉影，怎么能领略到江川大河的巍峨和浩瀚，只能在郁郁寡欢中压抑自己。

有句名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笑口常开，笑天下可笑之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总是心胸坦荡，无所忧虑，能够包容世界，宽容别人。不计较于一时的得到和失去，在于的是长远的规划和整体战略的成败。

有了丰富的知识、理性的判断、宽大的胸襟，在佐以过人的胆略，做起事来一定是事半功倍。

这是个关乎能否成就大事和身心健康的问题。

当然了，男子汉的美德还有很多很多：力拔山兮气盖世是男子汉的气势；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男子汉的气节；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是男子汉的气度。玉树临风是一种气质，器宇轩昂是一种风度，多谋善断是一种机智，温文尔雅是一种温度。这都是男子汉应该具备的素质。

一个男人，如果有高大的身躯，有粗犷的外表，有饱满的肌肉，有英俊的相貌，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如果仅仅具备这些条件，他只不过是个男性而已。但是，如果他有知识、有思想、有责任、有胸襟、有胆略和一颗拳拳之心，即使没有不具备这些条件，他也会成为有深度、有内涵、有魅力的男子汉。

部队对人的锻炼价值是非常

大的：它有严明的纪律，有高度的责任，有强化的训练，有优良的思想传统，有扎实的工作作风。我想，经过两年的熏陶之后，你一定能以标准男子汉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

#### 之十五：莫让懒惰羁绊行程

人生，其实就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远足。当我们呱呱落地时，行程就开始了。

在这个行程中，生老病死是任何人都逃避不了的自然规律。千古一帝秦始皇、英明神武汉武帝，异想天开地通过海上寻仙丹、建造盛露金人等式，逆天而行地追求长生不老，最终落下千年的笑柄，成为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既然我们延长不了生命的长度，那么就试着丰富自己人生的行程。

人的一生大约是七、八十年，有的人活得长些，有的人活得短些。有的人活得轰轰烈烈，有的人活得猥猥琐琐；有的人活得红红火火，有的人活得委委屈屈；有的人活得气势磅礴，有的人活得谨小慎微；有的人活得精彩，有的人活得无奈……

这就是人生的行程中不同的风景吧！

我想，一个人要想让自己人生的行程走得更精彩，走得更辽远，就必须以“勤奋”和“思考”当做压路机，扫平路上的障碍。如果没有学习、勤奋和思考做基础，那么就是再有天赋，再有灵

性，也不会走出广阔的天地。

唐代著名三大诗人之一——李白无疑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年少时非常贪玩，整天在原野中嬉戏玩耍。有一天，他看到一个老婆婆在石头上磨铁杵，就好奇地问：“您在做什么？”老婆婆回答：“把杵磨成针啊。”李白惊奇地问：“铁杵能磨成针吗？”老婆婆笑答：“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听了这句话，李白羞惭地跑回家中，发奋苦读，遂成一代诗仙。

北宋著名诗人王安石曾写过一篇《伤仲永》的文章：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五岁前，从没见过书写工具。一天，忽然哭着要文具。父亲从邻人家借来给他，他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自己题上的名字。从此，乡人让他做诗，都能一挥而就，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可取之处。人们纷纷用钱财和礼物求仲永写诗。他的父亲贪图利益，每天领着方仲永写诗，而不让他学习。几年后，仲永的才能完全消失，跟普通人一样。

为此，王安石惋惜地说：“像仲永那样天赋异禀的人，由于没有后天的勤奋和教育，尚且成为普通人，那些没有先天优势的，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为普通人恐怕都不能够吧？”

中国女排有个队员叫张蓉芳，身体条件相当不好，身高不够，弹跳不高，力量不足，是排球项目边缘性的人物。但是她坚信：先天不足，后天可以补。通

## 消暑找北行 (四首)

□ 王平和

### 出雁门

约定旅友暑热催，  
驱车代马向塞北；  
喜循高速仰大同，  
恭临石窟读魏碑。

问史可借金沙滩，  
考据更有烽火堆；  
千载悲壮杨家将，  
满门忠烈悍边陲。

### 过草原

极目广袤君久违，  
喜拨心弦唱大美；  
绿茵铺篇抒爽意，  
诗火炙人可告谁。

帐包新邻太阳版，  
牛羊喜逗摩托追；  
套马汉子摔跤手，  
那达慕上夺金回。

### 穿林海

惜别草原过满归，  
迎客松柏列队随；  
兴岭突兀莽林海，  
湿地绵延捧蓝莓。

松涛桦阵养浩气，  
虎豹熊黑复凶威；  
山珍野蘑荟萃处，  
人参貂皮谐同归。

### 北极村

不到长城非好汉，  
壮心不已会黑水；  
龙江源头非终点，  
金鸡冠上找到北。

回眸行程多盛景，  
屡见蜂蝶比翼飞；  
举目沃野竞璀璨，  
汪洋一片向日葵。



过长期不懈的、科学的、大运动量的训练，终于成为非常有实力的选手，为女排三连冠立下汗马之劳。

通过上述鲜活的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人，无论他的天资多么非凡如果他只是躺在天资聪颖的“席梦思”上懒惰地睡觉，而不是借助自己的天赋勤学苦练，那么，他的一生就会庸庸碌碌地度过，生命的行程就会变得极为狭窄、暗淡，并且没有任何价值；而一个人，或许天资一般，领悟力寻常，但是只要他扎扎实实地勤奋学习，只要他刻苦兢兢业业地认真思考，

只要他不屈不挠地追求卓越，他人生的道路一定是越走越宽，他的行程就像鸡鸣走路——越走越亮。

李白是有天赋的，他的天赋和后天的勤奋得到有机结合，因而成为中国诗词天空的恒星——熠熠生辉；仲永是有天赋的，他与父亲的无知和懒惰结合起来，成为瞬间即逝的流星——黯淡无光；张蓉芳没有天赋，她的后天的勤奋和科学训练结合起来，成为叱咤风云的球星——灿若晨星。

鲁迅说：“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既然连鲁迅都不是天才，

那就像鲁迅一样去努力吧。惟其如此，才有可能走出一条康庄大道；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在人生的博弈中胜出。



# 书香渲染最美的人生 (外一章)

□ 郭燕红

暖暖的阳光干净利落地倾洒，周边绿植腾腾，在枝蔓丝丝缕缕的延绵中，捧一本读物，悠然闲坐，轻轻地将书面舒展，轻抚上面的文字，让一个个跳动的音韵流入脑海，渗入心田。这便是长久以来我心目中最潇洒惬意的生活。

我爱读书，读书是一段旅行，我跟随文字飘浮，越过山川河流，踏进千家万户，目睹如画的风光，体验各色的生活；读书是一种索取，我任性地摊开掌心，让知识的老者为我倾注智慧的光芒；读书是一种沉醉，我愿沉浸在诗山词海中，慢慢地将浪漫醉人的馨香沾染上身。所以我想，只要读书，无论是深刻的智慧凝练，还是浅显的点滴感触，都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或温暖的慰藉，以及一缕沁入心灵的醉人馨香，我们的灵魂就会渐渐充盈。

而所有那些在阅读中走过的日子，就是一个从肆意傲人、不可一世的轻狂，到谦虚自矜、温和厚重的谨慎的过程——正如麦穗从轻狂的摇曳到厚重的饱满。读书，就是这样一个让你增长智慧、涤荡灵魂的历程，而这种历程给予你的，除了智慧与从容，还有一些更平易的经历。

读书让人把学习的习惯注入生命的血液。那是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那是种生命与氧气的依赖感。一段时间内如果没有读一本可以引领你思考人生的好书，便会感觉自己的大脑迟钝，心灵空洞。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续

一杯香茗，找个舒服的姿势，打开书本，努力地汲取，静心地思考，让阅读和思考将所有的空洞填满，将所有的干涸滋润。随后，整个人便会觉得很快乐、幸福、满足。

读书让人给予自己准确的定位。书读得越多，越容易察觉出自己的无知与渺小。而只有知道自己无知，才能褪去轻狂与肆意，不咄咄逼人、不恃才傲物，才能将谦卑与谨慎种进心里，自然流露出一种温和的雅致。进而更加奋力地汲取前辈们思想的精华，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追求。不知不觉中，人生的定位，也就超越了最初追求，平稳前行，谦卑做人，最终修得温润如玉的姿态。

读书能给人从容静谥的内心。坚持阅读，用心欣赏，书籍会自然而然将人浸透，使你的心境平和豁达、波澜不惊。因为书中有着广博的世界，有黄金屋和颜如玉，也有肉肉臭和冻死骨；有坚贞忠义，也有蛮横险恶；有纯洁神圣，也有魑魅魍魉……读书的过程，好似丰富的世界在我们面前徐徐上映，最终，将美与丑一一经历，思索品味，日益自省，才得淡然。那些对琐事的计较或既得利益的追求渐渐被包容和尊重取代，被平和与柔软覆盖，这不是一种生命的大智慧吗？

读书能带你体验一场艺术盛宴。读书是一种玩味生活的艺术。惆怅抑郁时，读书使你兴奋愉悦；迷茫失措时，读书给你指引

方向；欢快愉悦时，读书教你珍惜生活，读书确实是种最美丽的享受。读书又是一种提升素养的艺术。提升自我是每一个人的追求，而读书便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一书一世界，一书一精髓，或使你明智或使你高雅，最终都使你精神重塑、思想升华、素质优雅。读书还是一种感悟人生的艺术。读杜甫感悟人世辛酸与薄凉；读李白感悟人生需得洒脱自信；读鲁迅抨击社会的黑暗；读巴金激发未来的希望。每一本书都指引着我们如何去看待人生、感悟人生，每一本书都将你的人生指向华彩绽放的时空。

阅读就是这样一种体验，无声无息地滋润你，无形无骨地改变你。这种感觉也许就像清晨接在指尖的一颗露珠，它的芬芳就在你的鼻息间，却始终抓不住、留不下。然而它却有最强劲的力量，也许它是完美的黑洞，把无数智慧的力量引向它，不断蓄积，不断沉淀，等待人生中一次最完美、壮丽的爆发。而生命，恰恰抓住这次最美的爆发，如夏花般绚烂。

低嗅书香，一种直入灵魂的舒坦在我心中飘散开来，坚持阅读，用书香来涤荡我们内心沉蒙的灰，给心灵一个悠闲散步、畅快呼吸的体验，让我们读出善良、读出美好，读出人性最美好的光辉；让我们读出希望、读出信念，读出生命最精彩的拼搏，让读书成为我们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 老伴的玉米经

□ 张来香

老伴兴冲冲从地里回来，一边抹汗一边说：“所有边边角角，凡是有空地的地方都种上玉米了。”

“你能吃了？”我轻描淡写地说。

“送人！”

“你以为是宝贝呀？”

“你以为不是宝贝呀！”

老伴常在耳边念玉米经，于是，我也和玉米亲密起来。

在农作物里，玉米大气磅礴，出苗就别具一格。过于溺爱孩子的豆子，出苗时，先不敢让嫩芽出头，而是自己挨着胖胖的躯体，顶破泥土，把苗儿护在腹下，待苗儿出两三公分，才挪开身子让苗儿往上长。玉米却独立遗世，

凭着一股韧劲和巧劲，几层叶子卷出一个套筒，旋成一个多层体，挺直身子，冲锋一般穿破土层创出地面。出土后最外的叶子向外旋开，担任警戒，呵护着中心处的新芽继续冲锋。

微风拂面，阳光亲吻，雨露滋润，玉米疯长，盛夏时节就高过人头。松土培根，主根深扎地下，经根四面八方到处延伸，裸露在外的虎爪根紧紧抓住周边地面，体魄虽然高大，立场却很坚定，稳稳当当，威风凛凛。如果说高粱是作物中的美男子，那么

## 用感恩的心温暖生命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感恩的心，感谢命运，花开花落我一样会珍惜。悠悠乐曲温暖了多少人，传递了多少爱，因世间人心温热，感恩的情便能缓缓流淌。

落叶在空中盘旋，旋转出一首感恩的乐曲，那是大树对土地滋养的感恩；麦穗在田间舞蹈，舞出一幅纯美的画面，那是麦穗对大地哺育的感恩。朝霞点亮黎明、明月照耀夜空、春风唤醒大地、露珠哺育生灵，世间的一切美好皆因感恩变得充满爱意。

乌鸦反哺赢美誉，羔羊跪乳情意真。稚子坠地那刻起，父母双亲便用毕生的爱意浸润孩子的心，一生操劳与牵绊再也停不下来。母亲的含辛茹苦、细致入微，父亲的担当呵护、谆谆教诲，都是人生路上伴我们前行的温暖力量。如荒寂沙漠中的绿洲，如漆黑暗夜中的北斗明，父母之爱如

此可贵。感恩父母、回报双亲，让父母日渐老去的容颜因我们的爱意绽放笑颜。

生命的路途，温暖如斯。在这路途中，有盏灯为你点亮脚下的路；在这路途中，有人在泥泞中拉你一把；在这路途中，有人借你一丝温暖；在这路途中，有人为你指点迷津，人情如此温暖，让我们前进的道路不再孤单。感恩美好，回报真情，让广袤的世界因我们的温暖变得亲近。

奋斗的路途，荆棘漫布，有艰难险阻，有挫折失败，让成长变得艰辛而痛苦。可是也许正是困苦成就了我们，也许是鄙夷我们的人，激发了我们的梦想；也许是苛刻我们的人，督促了我们进步；也许是伤害我们的人，让我们懂得了宽容。最终我们成长了，懂得了坚强和勇敢。感恩困苦，回报努力，让人生的道路因我们的坚强变得美好。

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感恩，这是用尽生命最后的力气在感恩生命。我们

如同落花，对亲情、对美好、对苦难、对生命路途中的一切经历心怀感恩。因为感恩，所以珍惜；因为珍惜，所以善待。那么，感恩何必吝啬？就让感恩之情流入心灵，让感恩解开我们内心的心结，让感恩温暖我们的生命。现在就向所有我们要感谢的人说声谢谢，让感恩传递，让热情不熄，让每个人感到幸福。

感恩的心能带我飞翔，飞向更高更远的梦想；感恩的心能折射光芒，给我绚烂多姿的彩虹；感恩的心能温暖生命，让我领悟命运的馈赠与生命的激情。

（作者单位：晋兴能源生活服务公司）



玉米就是威武雄壮腰配宝剑的将军了。

大田里的玉米，无论是间距还是行距都有定数。横看竖看甚至斜着看都成直线。生长齐整，没有因底气不足而掉队的，也没有因营养过剩而出风头的。宛如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排山倒海，气势如虹，老伴的玉米地如同豆腐块。为了提高效率，边边角角，高高低低，满满当当。有些零乱，犹如山沟里灵活机动的游击队。

一次，老伴一面给玉米培土一面哼着小调：“在那密密的青纱帐，到处有我们的好兄弟……”那歌词不够准确，神情却很专注，游击队在青纱帐神出鬼没打鬼子的记忆那么牢固，这是一种民族的记忆啊！

开花结果是植物的本能，玉米除具备一般属性外，还有自己的特性。玉米是自花授粉。一株玉米，花开两处。先是顶梢开花，一条一条的花蕾上缀满乳白色细碎的花蕊。顶梢开花的同时，嵌在腰间的棒子一样的玉米穗开始孕育。穗尖吐出碧绿的细丝，鲜嫩凉滑，宛如女孩子绣花的丝线，柔软漂亮得让人不忍心用手触摸。顶梢的雄花与腰间的雌花亲吻结合，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此后，穗尖的青丝由绿转红，三四天后，红丝变焦。抖落头顶的白花，收起腰间的青丝。在日

落月升的轮回中，一心一意生长发育。

玉米穗子是人类关注的对象，大块朵颐是大伙的共同要求，插在腰间的穗子渐渐膨胀起来，证明玉米颗粒已经饱满，手捏不动，穗须枯干。即使皮儿发绿也可掰了。叭叭叭，一掰十几二十个，满满一兜，回家连皮上锅煮，香气飘飞。“好香的玉米！”有人喊着。下学的孩子，下班的大人。老伴儿满脸笑容，一人一穗递过去。嚼着啃着品着，甜丝丝，嫩生生，绵敦敦，香在嘴里，乐在心上，既是一顿快餐，也是一种精神盛宴。

掰不完的玉米随着时光流失，皮儿白了，颗子干了，成了老玉米，白的白花花，黄的金灿灿，上好的艺术题材，大凡绘画和摄影，倘要表现农家乐，就会在门框边墙壁上吊几串辣椒，挂几束玉米，红黄相间，煞是耀眼。

任何事物，打交道多了，就会生出一份情来。玉米在我眼中是灵性之物。古人孔颖达称玉米有五德：“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孚尹旁达，信也。”冠之以玉的玉米也是如此。粮食中白面大米，人们誉之为细粮，玉米则划在粗粮之列，但玉米不因粗粮而自形秽，而是努力展现自己的内涵实质。玉米

芯制成的油是人们保健首选，玉米中提取的氨基酸让多少体弱者增强了免疫力。玉米是那种给点阳光就灿烂的作物，炎热的南国，严酷的北方，沟壑坡洼，甚至石漠化的石缝中，只要有些汗水和土，都能顽强生长。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其生生不息的根源。玉米也是一种很有智慧的生命，它不像黍子把散散碎碎的果实挂在梢头，让麻雀随意啄食，也不像马铃薯把杂乱无章的石头埋在地下，让鼠兔咬。它有一种与性俱来的自我保护意识。层层皮儿包住果实，插在杆儿中腰，不显山不露水，放低重心，即使大风骤至也安然无恙，如同军队，一穗玉米就是一个建制。大马牙般的颗粒整齐划一，宽扁者是横向，窄长者为纵向，井然有序。热烈而镇定，紧张而有秩序，活泼不浪漫，严肃不呆板。

玉米诸德，不一而足。

玉米，碎玉纷纷，至美至真至善，耄耋之年的老伴仍钟情它，大概追求的是一种境界吧。



# 情系东曲

□王欢

有一种情需慢慢品味，才更有味道。

有一种爱需经历岁月的洗礼，才更明了。

有一种牵挂需同甘共苦，才更根深蒂固。

有一个地方，不是故乡，却和故乡一样让人魂牵梦绕。“东曲”这个普普通通的字眼，在不经意间刻在了我的心里，融进了我的血液里。

——题记

## 初识

2009年之前，我与西山东曲矿是不相交的平行线，形同擦肩而过的路人。大雪纷飞的一天，站在公交站台，我第一次向路人打听东曲矿在哪里，没有目标，没有概念，在路人“直走过桥再直走”的回答中，一步步靠近东曲矿的大门。那时，我的心和天上的雪花一样飘渺，漫无目的，不知道下一步该走向哪里。那个时候的我，分不清东曲矿的方位，搞不懂矿井的机构，更不明白矿区来往的行人都奔向何处。陌生，完全的陌生。抱着“既来

之则安之”的心态，我开始一点儿一点儿地了解东曲矿这个大家庭。2009年刚到单位不久的我，接到撰写主题为“向祖国报告”的征文任务，要把东曲矿十八年的发展历程浓缩成几千字的文章，压力和欣喜共存，害怕自己的语言道不出东曲矿十八年的辉煌，担心笔下的文字写不尽东曲矿十八年的精彩，激动的是自己能有机会认识这个矿井，开心领导相信我能完成这个任务。于是我四处搜集材料，对科技、经营、安全、文明等等相关资料逐一归类、筛选，只想用我最大的努力展现东曲矿最美的一面，圆满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通过搜集整合资料，我了解到了矿井的采煤机已经由有链牵引发展到了无链牵引、电牵引；掘进也由炮掘到了机掘，由轻型机到了重型机；传统的短掘短支开拓到中深孔爆破再到岩巷作业线的开拓方式；尤其是远程无线数字瓦斯监控系统、无人值守变电所、人员定位系统、工业电视监控系统等高科技；还有在“安全、健康、文明”的矿井安全文化理念下开

展的“安全教育”、“积分管理”等活动，以及矿区环境改造等一系列好措施的实施，这些都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矿区的激情与活力。当年年产500万吨的展望，更是让我和东曲矿一样心潮澎湃，期待着这座年轻矿井的美好未来。

## 相知

2011年有幸参加了庆祝建矿二十周年的矿志编纂任务，我有机会更加深入了解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矿井。1991年，东曲矿满心欢喜地投产，两年后却为了支援兄弟单位，为西山省出更多的运力、电力而选择全面停产，这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矿井，这是一个有毅力、能忍耐的矿井。停产并没有停步，16个月的“卧薪尝胆”、积蓄力量，终于迎来了复产的春天。现在的我们也许无法真切地体会当时东曲矿的艰辛和苦楚，但没有这16个月的漫长磨练，又怎能有东曲矿的今天；若没有当年大刀阔斧的改革，又怎能有2002年到2004年，原煤产量从195万吨到259万吨

# 平安是首歌

□ 申德华

平安是一杯茶，  
平安是一杯酒，  
平安是你我紧握的双手；  
平安是一双桨，  
平安是一叶舟，  
平安是你我一生的守候。  
平安是听妈妈唠家常，  
平安是陪爸爸常走走；  
平安是归心似箭的脚步，

平安是出门频频的回头。  
啊，平安是一首歌，  
唱过了春夏，唱到秋。  
  
平安是万家欢，  
平安是硕果收，  
平安是广场里飞舞的红绸；  
平安是一座桥，  
平安是一幢楼，

平安是你我无悔的追求。  
平安是为奶奶披衣裳，  
平安是给爷爷装烟斗，  
平安是阖家团圆的欢笑，  
平安是幸福路我们一起走。  
啊，平安是一首歌，  
唱过了春夏，唱到秋。



再到 326 万吨的“三级跳”的惊喜转变。每每听见这一传奇的发展历程，我全身的血液会一次次沸腾，崇拜、敬仰的感情纷至沓来，那个时候的我像看男神一样看待这个矿井。它有建设工程兵留下的“执行力强、组织纪律性强”的传统，传承了老矿带来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作风，在大起大落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形成了东曲矿特有的“自强勤俭、创新高效”精神。我为能来到这样的大家庭感到自豪，我为能加入这样一支团结、务实的队伍，与这样一群特别有战斗力的家人们站在一起而骄傲。

## 相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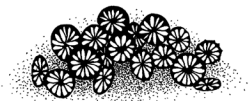
时光荏苒，岁月总是在无声

的流逝中悄悄地带走青春。当初的不适应、不喜欢，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依赖和分不开。有时听到“东曲”两字都会不自觉地多留意一点，看到和东曲矿相关的字眼都忍不住多看一眼，无形中东曲矿已占满了我整个心田。八年的岁月里，在东曲矿这片热土上，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由一个无知的小女子长成了一个成熟的老工人。八年的时光中，面对学习和工作上的困难我哭过，也因为辛苦付出后得到回报笑过。有人说煤炭形势越来越不好，何不转行做别的；有人说守着“铁饭碗”干耗青春，多没意思，何不出去走走。每次听到这些劝说，内心却总无法割舍下这份“东曲情”。我做不到“家”富时登门，

“家”贫时离“家”出走，即使我的力量是微薄的，我也想待在“家”里，与兄弟姐妹们在一起肩并肩手拉手。当年的艰难都已度过，而今的坎坷又怎能过不去。八年后的今天，我正值青年，和二十五年的矿井一样充满活力，连地下的乌金都在地层里闪光，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发光发热。

再多的文字都无法表达我内心的这份情感，站在煤炭形势“回春”的又一个新起点上，我愿和东曲人一起书写未来五年、十年、二十五年的精彩诗篇。

（作者单位：东曲矿）



# 走进右玉，走进生命彼岸

□ 宋变爱

头顶一方净空，脚踏一脉沃土，怀揣一颗赤心，肩披一抹霞光。2008年国庆前夕，我们和黄土地摄影爱好者一行15人，驱车来到山西晋西北的右玉县，它与内蒙接壤，总面积1967平方公里。

我们行走在春风里，古道边；我们的视线被游弋，感慨万千，情思悠远。在我们的眼里，都是自然风光完美的画廊联接；在我们的心里，都是崇敬之情的汹涌激荡；在我们手里，都是美好和谐的天使神情，即将被瞬间定格在宁静里，永恒中。我们走近烽火台，我们举足古长城，我们伫立古桥上，我们仰望杀虎口，我们走向古村落，我们在寂静里聆听大地的足音，我们在深夜里遐想古人的倾诉。

这里的一切都让我们富足和完整。心灵舒畅，心胸宽敞，心情愉悦，心境高远。由此，我们每一次的呼吸都变得清新无比，每一次张望都变成与右玉风光的亲密相逢。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与自然和谐合意，好奇占据着我们的生命，喜悦，友爱，宁静，平和，这样的心境，如深渊山谷的泉水淙淙流淌，无时无刻都在滋养着我们的身心。这就是来自宇宙地心的涌动，亦是来自我们生命心灵的芬芳。当我们感受到了这份博大和宏伟，当我们体悟到了这份宁静和无限，当我们体察到了这份深情和厚爱。此般人间奇迹，顷刻就让我们回到孩子般的纯真感受里。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富含着纯美的情思，纯正的思想，纯情的善良，纯洁的理想等品质，这正是每一个人灵魂回旋和从容的再生之地。

当你走进右玉的怀抱，仿佛依偎在慈母的怀抱，我们获得了无法置

换的珍贵财宝。右玉，你是美丽神圣的天堂，你把真演绎成善，把善演绎成美；你是生命里难舍难分的情侣，你把人性中仁德仁爱幻化成不朽的壮美；你是大家魂牵梦绕的故乡，你把故乡情和风光美嫁接在一起。你是让我们在寂静中聆听到鸟语花香的乐园，让我们细微地觉知到草茂虫飞生生不息的力量，让我们体悟到连绵不尽的天地大爱，这是我们生活依赖的家因为我们创造的完美的景致和谛听到的大地无声的歌谣。

当我们站在杀虎堡的边缘，遥望着不远处山峦起伏的长城，一处一处散落的烽火台，依然醒目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杀虎口，原名“杀胡口”，是康熙皇帝西征葛尔丹获胜归来才改名为杀虎口的。后来成为了北方最大的商业贸易集散地之一。被称为“晋商旅蒙通道”、“北方丝绸之路”、“民族融合摇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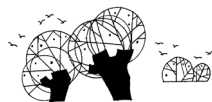
当我们走进城堡下，一位87岁的老人慈祥依依而坐，微笑着和我们点头，眼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他给我们回忆起年轻时见证杀虎堡……杀虎口最繁华的时候，人来人往，走西口的，口外来的。这一带曾有佛教祠庙七十二处。那条西口古道沧桑可见，历史就定格在这里。我们回想小时候传唱的《走西口》民歌，凄婉哀怨，原来有无数前辈把青春岁月刻写在这片热土，他们背井离乡到绥远，到包头，到集宁谋生。

这里的一切，贴切地凸现出一个神圣的中国文字“爱”，它告诉我们，这是世界上独有的一门科学，独有的一种智慧，独有的一种财富。所有的生命带着它可以走向任何地方，都不

孤单，不孤独，不寂寞，它是我们人类共同的本质，是万事万物的法则和预言。得到它，才使我们拥有不竭的力量和奋发的品质；拥有它，才使人與人目光相牵牵挂无限；体悟它，才使人与人连心友爱无比；付出它，才使人与人手拉手温暖如春；分享它，才使人与人并肩共创美好生活。最终，我们精神得以滋养和完善，我们心灵得以安慰和奖赏。

昨天的杀虎口，已经成为新的西口文化生态旅游区；今天的杀虎口，雄浑的城堡下右玉人平和地欢唱着，旧日的西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右玉的乡亲友善质朴，与山水风光天然一致，一代一代迎着日出日落；右玉的风光璀璨精致，拥抱天地美妙和谐，一代一代把热爱崇敬自然化做行动，并与自然达成永恒共存。相互依存、张望、合一，这就是所有的生命归正的象征，这就是所有的人生皈依的体现，这就是所有的生命生活理想的再现，这就是所有的人生精神追求的实现。

在这里不需要言语，风光在诉说；在这里不需要客套，真诚在表白，可谓“天蓝云白各自闲，层林尽染醉心田，烽火狼烟无踪迹，西口古道野花鲜”。右玉，你是神奇的，你让我们回归自然的怀抱并饱尝到大地慈母般的神情厚爱；右玉，你是伟大的，你让我们走进心灵的圣所家园并观赏到天堂神殿的金碧辉煌。



# 孝敬父母

□ 赵金凤

世上最伟大、最无私、最崇高、最温暖、最实惠、最感人的爱，是人世间的母亲开发缔造的。我的母亲同样具备了这神圣而平凡的品质与素质！老人家思想开明，豁达大度，宽容忍让，和睦邻里，勤劳节俭。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为我们顶起一片生活的蓝天，在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哺育培养儿女的重任。她的言行感化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为儿女们铺起健康幸福之路，我们对她有报不完的恩，叙不断的情。

有句俗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意思是说孝敬父母是所有美德中第一位的。如果一个人不孝敬父母，那么大家都会远离他，社会也将摒弃他，不遵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他将变为孤家寡人。

学会感恩是生活的一种态度，是一束阳光，感恩，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猜疑、抱怨。感恩是一座桥梁，沟通人与人之间

的心灵。正因为感恩的重要，美国总统才会规定了“感恩节”。

我母亲已八十二了，她一生始终坚强，这是她的性格。年轻的时候，生育了我们姐弟九个，由于那时生活极度贫穷，病的病，走的走，余下我们姐弟六人，父亲常年种地干活，后来也因病去世了，我们没能尽孝。母亲撑起了一片天，撑起了一个家。全家人的衣食住行，从早忙到晚，很少停歇，煮饭烧饭，浆洗缝补，喂猪理家样样离不开她，极寒冬夜，北风呼啸，我们姐弟都睡了，母亲一个人收拾完锅台纳底做鞋，安排补丁缝补衣服。为我们做出一双又一双的新布鞋，也缝制出她对生活的希望。闹饥荒的日子里，母亲更是发挥她的聪明才智，总是变着法让我们吃饱喝足穿暖……

现在母亲真的老了，病也多了，年年生病住院，病情如何归转也难以预料，身体每况愈下。

姐弟们有的住地远，有的工作忙，有的身体太弱，我在医院陪护比较多一些，看着液体顺着导管一滴滴，滴入母亲的血管，我想的很多，看着床边的拐杖，母亲的这副模样，佝偻的身体，暗黄色刻划着道道皱纹的脸庞，银白而稀少的头发，像山间那枯萎的茅草，哪怕是风轻轻一吹就可能飘落地上，多么艰辛坎坷的人生，我深深担心哪天这稀疏的茅草会掉下来，随风而逝……我祈祷母亲坚强，再坚强，药物尽快发挥，好让母亲再好好多活几年，让我们做儿女的好好尽尽孝心，有机会好好孝敬您。

也许是神灵有助，母亲一次次挺过来了！出院回家休养，我们别提有多高兴了，如今母亲住在我这里，虽然年龄大了，但自己能做的事情决不让别人代替，自己做饭，自己打理。儿女们三天两头来看望，好像有一种习惯，我吃什么就会想到母亲有没有？

有稀罕的要给她吃，帮母亲做一些家务事情，洗洗澡、搓搓背、洗洗脚、剪剪指甲，和她交谈，听她述说……

春暖花开时，我们姐妹推着轮椅，带领母亲去公园赏景，看花；酷暑难耐时，我们带领母亲洗桑拿，去超市，带领母亲购买喜欢的食材；秋风瑟瑟时，我们带领母亲去百货大楼挑选衣物、鞋帽；寒冷冬天，我们带领母亲聚餐酒店、各色涮锅……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使我来到世间，养我长大成人，回报父母理所当然。在我们的传统里，生活中贯穿一个理念，家和万事兴，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家庭和睦了，社会才能和谐，社会和谐了，国家才能兴旺。去年至今，我们这里整村拆迁，说明国家富裕了，地方富裕了，生活水平会进一步提高，面临拆迁补偿，我认为情亲是可贵的，请不要让亲情变薄吧。家庭成员，兄弟姐妹少要几平米又如何？不给又怎样？未拆迁大家不是和和睦睦在

一起吗？最能显示亲情和睦的时候，我愿做好榜样，不让母亲为难，不让姊妹兄弟疏远。孝敬父母维系家庭和睦是我们这一代承前启后的责任。

当你小的时候，父母陪伴我们，他们花很多时间教你用勺子、用筷子、吃东西，教你穿衣服、绑鞋带、系扣子、梳头发，教你擦鼻涕、擦屁股，教你做人的道理。所以，当他们变老时，当他们想不起或接不上话题时，当他们哆哆嗦嗦，反复一些老掉牙的故事时，请不要怪罪他们！当他们忘记绑鞋带、系扣子，当他们开始吃饭时弄脏衣服，当他们梳头时手开始不停地颤抖，请不要责备他们吧！因为你在慢慢长大成熟，而父母却在慢慢变老。只要你在她面前时，老人心里就会很温暖。如果有一天，当他们站也站不稳，走也走不动的时候，请你紧紧拉住他们的手，陪他们慢慢地走，就像他们当年牵着你一样……

现在，高龄的老人仍然操

心着儿子儿媳，呵护着女儿女婿关注着孙儿辈的健康成长。这样的美德是我们后人最好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赖以自豪和骄傲的传家之本。我们由此坚信老人家今后的日子会更加幸福、安康、快乐。

夜深了，我一边用手敲打着这些文字，一边想着，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孝敬父母，就很难想象，他会热爱祖国和人民，也很难想象，他会和别人相处融洽。古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还要尊敬别的老人，爱护年幼的孩子。让我们共同携手，在全社会形成尊老爱幼的淳厚民风而努力吧！



## 王华受邀到山大商务学院讲《走西口》创编故事

简

3月14日，西山煤电离休干部、副教授级高级教师王华，应山西大学商务学院音乐系之邀，为师生讲述他所整编的民歌《走西口》的创编、发表和维权的故事，演唱了旧版《走西口》《割韭菜》及新版《走西口》。

讯

(联文)

# 刮痕

□ 赵丹辉

摘下眼镜，揉了揉发麻的鼻梁，迎着阳光，镜片上的道道刮痕纷纷现出身来，在右边镜片正中，一道“√”形状的痕迹很是抢眼。见到这一幕，那只摇摆的吊篮再次浮现在脑海里，就在几分钟前，没有任何预兆，身边一只吊篮晃动着，底角重重地磕在了镜片上，顿觉鼻梁一紧，对经常戴眼镜的人来说，这种短暂急促的压迫感常有的事儿，就没太在意，但看到这道刮痕的时候，忍不住吃了一惊，心中暗呼侥幸。

这次多亏了有镜片挡着，我长出了一口气，脑海里却想到了另一件往事：自己还是孩子的时候，矿区的娱乐项目很是有限，那时候一种自制三轮车很流行。它的制作工艺也不复杂，找来几块破板订成三角形，再用钢钉在角尖处固定好三个轴承，手持两截短棍，就可以叫嚣着上路了。在当时街道上十来个孩子围着两三辆自制三轮车在路面上互飙的画面已经成为矿区生活的一景。这样的三轮车我一直打算制作一辆，只是后来的一次意外让这个计划永久搁置。相比三轮车，还有一种更简易更嗨的方法：随便找个山坡，拎把铁锹往屁股下面一垫，模仿哈利波特骑扫帚的模样顺坡滑下颇有气势，一样的风驰电掣，

一样飞一般的感觉，都知道这东西危险，但伙伴们疯起来就将一切抛在脑后了。一次，我坐的铁锹失控撞在了一颗树上，顿时人锹分离，锹把飞速旋转回来，重重地撞在了右镜眶上，我惨叫一声，眼前金星飞舞，鲜血顺着捂着眼睛的指缝渗出来，当时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自己又闯祸了。

屋里挤满了人，这样隆重的场面很少见到，心中不免有些紧张。邻居张大爷说，这口子开得恰到好处！听到这话心里暗想一把岁数了怎么说话呢。没理会我的白眼，张大爷继续道：“往左移一分，正中太阳穴，往右移一分，有道是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扇窗户可就碎了。”接着话锋一转：“孩儿他妈，也不要着急，我知道山上有一种草药，果实呈圆球形状，烘干将里面黄色的粉末敷在伤口上，过不了几天就好了。”听张大爷拍胸脯说得信誓旦旦，出于对他年龄的信任，我心里平静了许多，同时对自己心慌意乱的表现，狠狠地鄙视了一下。父母也稍稍安了心，人群散去，没有了关注，仿佛伤口也不那么疼了。

当母亲给我敷药的时候，我心里却在纠结，这副尊容上学，怎么面对同学，怎么面对老师，

他不会剥夺自己劳动委员这顶官帽吧？内心的胡乱猜疑很大一部分抵消了酒精消毒时的剧痛……

“以后敢不敢玩铁锹了？”父母忙完手上的活质问道，我猛地一阵摇头，心里暗下决心要和铁锹划清界限，多么痛的领悟。

直到今天，左眼角处依旧挂着一道疤痕，平日里藏在镜框后面不易被发现，但每每照镜子的时候脑海里还是能够浮现出当时的画面。这道疤痕就仿佛是一口警钟，时刻警醒着我危险就在身边，要想安全必须要有深刻的思想认识，不好奇，不从众，不冒险！当然，除了主观条件，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头脑清晰，凡事要考虑周全。

前段时间一天夜里，我趴在被子上看书，女儿在床边静静地呆着。心里满怀期待地想，媳妇让看10分钟，一眨眼的功夫就过去了一小半。起初我没有意识到女儿在干什么，没有打扰我也乐享清闲，近距离看书我是不喜欢戴眼镜的，好让鼻梁能够充分地休息。连续读了几页，女儿没有像往常一样八爪鱼一样缠过来，出于好奇戴上眼镜回头一瞅，发现她正在用吸管当勺子津津有味地舀着酸奶，吃一点能带出三点，天女散花一般。脸上，衣服上，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丝绦拂堤，处处洋溢着暖和的气息，演绎着动人的画面！

灿烂的桃花争芳斗妍，花朵们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吵吵闹闹的像赶集似的；山坡上黄澄澄的迎春花，浓烈芬芳的杜鹃花迎春怒放；还有一簇簇无名的野花，红的、白的、紫的……在人们的面前闪烁着，跳跃着。

春风轻轻地吹，粉红色的桃花飘落，纷纷扬扬，四处飞散。蝴蝶和花儿，早已分不清谁是蝴蝶谁是花，飞动的蝴蝶是飘落的桃花，飘落的桃花是翻飞的蝴蝶。

小草偷偷地从土里探出头来，伸出身子，朝四处张望，新绿、嫩绿、鲜绿、翠绿，满眼的绿色，就这样，牵引着人们的视线。不经意间发现，小路旁桑树的芽孢挺起了小肚子，柳树更是含情脉脉地吐着绿……这些绿色交融在一起，竟是那样的和谐，那样的醉人。

那细如迷雾的春雨，悄悄地浮在天地间，像牛

毛，密密的斜织着。经雨浸润的叶片，绿得逼人的眼，小水滴静静地从叶子上滑落，留下一串浅浅的笑声，构成一首动听的歌曲。

喜鹊在树梢叽叽喳喳衔枝筑窝，蜜蜂在花丛嗡嗡采蜜穿梭，小溪唱着甜甜的歌，欢快地流淌着。池塘里三两群小鸭子，在水中快乐地嬉戏，一只翠鸟临空而过，一路撒下了清脆悦耳的叫声……

阳光温暖地照着大地，对着每个热爱生活的人微笑。

孩子们欢蹦乱跳，老人们活动筋骨，五颜六色的风筝满天飞舞，田边地头，人们正在辛勤地劳动，把希望的种子深深根植于期待的沃土里。

踩着松软的泥土上，披着柔媚的春光，静静地品味着春天的图画，领悟着春天的气息。忽然觉得，春天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将千姿百态的生命孕育而出，让她们用自己的全部努力与热情，画出生命繁华的画卷。

春天的图画，动人的图画！

## 春天的图画

□张珍晖

床单上撒的都是，我大惊急忙起身，心道让他妈发现还了得，女儿见我来者不善，咯咯笑着，带有炫耀意味地飞快地连挖几勺，顿时酸奶如雨，我暗道：“本事不小啊，看抓住了怎么收拾你。”可真到了近前又下不了手，一岁多的年纪能咋要求？就在一顿的功夫，女儿本能地以为我要和她抢酸奶，小手快速一背，又一团乳白色的物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我心里又一紧，急忙找来湿巾善后，女儿则兴奋地逃窜，活像捉妖记里的胡巴。我卖力地擦着床单，盘算着把酸奶装进吸管的杯子就不会四处飞溅了，退身的刹那只听见扑通一声，猛地转身正好看见女儿无助地从地上爬起来，瞅了一眼打翻在地的酸

奶，不管不顾地大哭起来，伤心的清泪如同打开的水龙头一样奔涌而出。真是屋漏逢夜雨，她什么时候躲在了我的身后？媳妇闻哭声赶来，开口便道：“让你看孩儿10分钟，能哭三次。”母亲本身就是一剂良药，躺在妈妈的怀里哭声立马变成了抽泣，看见我的眼神充满了幽怨还象征性地往怀里缩了缩，没想到还挺记仇。好在没有伤着，我也暗自检讨：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思考问题要有前瞻性，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外物影响判断！

有人说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每一次意外都是前行的脚步。安全是幸福的前提，只有做到了本质安全，才能够体会生活的多姿多彩。

深秋的阳光洒在身上，很温暖，凝视着这道划痕，心里很清楚并不是每次意外都安然无事，也不是每一次失误都会有惊无险，每一次的事故未遂都是上天对生命的眷顾，能够发现的会收获丰厚的回报，无视的终究会为自己的无知埋单。敬畏生命，敬畏制度，敬畏责任，才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大的负责。

安全就如阳光，在乎它的人才会温暖。



# 文学之梦依然纯真

——读《前方有盏葵花灯》

□ 马明明

旷野大姐把她的《前方有盏葵花灯》初稿给我，我认真阅读了。这部文集是她继《艰辛人生》、《孔明康的老宅》两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后的第三部集子。这部集子分为三部分：小说、散文、民间故事。这部集子可以看出旷野大姐三十多年来创作发展轨道和总体风貌。

旷野大姐的小说始终关注当下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作者是一位生活在普通群众中的作家，她的喜怒哀乐就是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她把身边发生的一切，作为自己创作的素材，使她的作品透着浓烈的生活气息，有些故事甚至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这就使她的作品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我们从中也就能够读出作者的价值取向和心路情感。

旷野大姐擅长讲故事，但她同时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她讲的故事所以能引人入胜，主要是在于她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她的小说所反映的时代，也是我们所走来的时代，小说中的社会生活面波澜壮阔，人物关系网错综复杂，故事情节线交叉纠结，要掌握好不容易。但她能把这一切梳理得层次清楚，脉络分明，叙述得井井有条，娓娓动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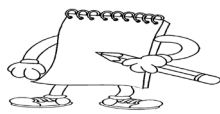
从她笔下的这些人物对人生的态度、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以及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来看，我感到，她对人生和宇宙抱着宽容与和解的态度，在她的小说中，透过种种人间的世态，最后出现的毕竟

还是人情和人性的温馨。她走的是一条严格的现实主义道路。小说中的事态发展都遵循着生活的逻辑，遵循着人物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必然。她屏弃了一切主观随意性，因此她的小说具有极大的可信性。这也强化了作品的可读性。

散文部分行文情感真挚，用笔流畅通达，以写个人经历为主线，还扩展了很多内容。既赞美亲情之爱的崇高，也表述父母之外的家人以及亲朋好友、乡亲邻里之间的温情和友情。还描绘家乡河流山川的秀美，文学创作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情，而创作本身则是一个让精神和心灵不断完善与提升的过程。在旷野大姐的精神情感世界里，我们更能直观地看到人类的这种热情与梦幻、守望与追求、坚强与执著的信念，筑起灵魂的欢歌与咏叹，障百川于千里，纳群峰于足下。

只有我们精神的不倒，才能有生命的超越。时光雕刻经典，阅读升华精神，亲爱的读者朋友，当你读过《前方有盏葵花灯》后，一定会感受到文学所蕴含的情感力量、道德的力量、审美的力量和智慧的力量！

旷野大姐——文学之梦依然纯真！



乙：我跟您说呀！这劳模表彰大会，都是表彰劳模，表彰模范的，劳模想要干出成绩，家庭生活很重要，只有家庭和谐，才能更好地把热情投入在事业上……

甲：你说得太对了！我认识你！你是XXX（乙的名字），对吗？

乙：对呀，你认识我？

甲：听说过。不过我跟你你不熟，我和你爱人特别熟悉。

乙：是吗？

甲：她在咱们西山屯兰矿选煤厂工作？

乙：对，她是个煤质化验员。

甲：姓杨，长得特别漂亮？

乙：都说她长得好看。

甲：那我托你给带个话儿，行吗？

乙：没问题，你说吧。

甲：你就跟她说“我爱她”。

乙：行，我一定给你……我抽你！

甲：你打我干嘛？

乙：打你是轻的。

甲：这事儿你乐意管就管，不乐意管，我找她当面说去。

乙：你敢？

甲：这有什么不敢的？这爱与不爱，是我们俩人的事儿，你别跟着瞎掺合。

乙：我能不掺合吗？

甲：还告诉你，现在爱她的可不只我一个人……

乙：啊？

甲：不信你问问去呀。

乙：问？我上哪儿问去？我走到街上，见人就打听：“劳驾跟你打听一下，您爱我媳妇吗？爱呀？得了，那我谢谢您啦。”我这不是有病吗！

甲：那你别让我问住了。你爱人她带领小组通过无数次的试验，完成了《提高5E型自动测硫仪的测定精度》的QC课题，避免了无效复查，荣获中国煤炭行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你说像你媳妇这样的西山巾帼英雄谁不爱呀！

乙：要这么说呀……

甲：我爱她这有错儿吗？

乙：这话怎么听这么别扭！

甲：再者说啦，你不爱，还不许我们爱呀！

乙：我什么时候说不爱啦？

甲：既然爱，为什么哭着喊着要离婚呀？

乙：谁要离婚啦！

甲：忘啦？昨天下午，你站在家门口，脸红脖子粗的：“这日子没法过啦！不行就离婚！谁也别耽误谁！我……”这是你不是？

乙：那是她先跟我急的。

甲：因为什么呀？

乙：我把她电话没收了！

甲：没事儿干啦？没收电话干嘛呀！

乙：不收不行啊，每天她的电话就没停过，好不容易周末两个人过过二人世界，看电影，她的电话愣是从片头打到散场！我受得了吗？

甲：那也应该有话好好说，别拿离婚威胁人呢。再这样，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乙：哟！我们家的事儿你管得着吗？

甲：怎么管不着？我是娘家人。

乙：你是谁的娘家人？

甲：小杨师傅是我姐姐。

乙：我怎么不知道多了个小舅子？

甲：我警告你啊，别把事情闹大喽，我们娘家人多。惹急了一块儿找你来。

乙：你吓唬谁呀？

甲：你还别满不在乎。你要再提“离婚”，一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乙：嗨！要这么说呀，嘴长在我自己脸上，我就说啦，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甲：怎么样？你再说一遍我听！

乙：一遍干嘛？十遍八遍我也敢说呀，离婚离婚我就离婚！气死你！

甲：这……好，你等着！（下场）

乙：等着就等着！还能把我吃喽？娘家人来！谁来都没有用，我要离婚，怎么着吧！

甲：（模仿老太太上）是谁要离婚哪？

乙：我要离婚！

甲：“啊！”

乙：老太太怎么还啐人呀！

甲：告诉你，这是轻的！你给我说说，为什么要和小杨离婚呢？

乙：您听谁说的？

甲：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么大的事我这做长辈的能不知道吗？

乙：您是谁呀？

甲：不认识？你媳妇是我闺女，我是你媳妇的妈。

乙：嘿！我又多一个丈母娘。

甲：都问问你，挺好的日子为啥要离婚呢？

乙：嗨！我没想真离婚……

甲：假的也不中！我闺女哪儿配不上你？她脾气随和，办事爽快。论身材比你强，论模样比你强。我闺女是一朵鲜花插到……插到你这红烧肉上咧！

乙：有我这么大的红烧肉吗？

甲：我闺女是多好的人呢。

乙：是好！可是我家的情况您不知道！

甲：咋不知道呢！我告诉你，我孙女就是小杨的徒弟，

（相声）

## 家和万事兴

□秦玮

你家的情况我比谁都清楚！你说，你个大男人的，咋就这么小肚鸡肠呢！小杨为工作奉献，你的觉悟咋就这么低呢？

乙：您这是站的说话不腰疼！

甲：你倒是想腰疼，可你也没有腰呀！

乙：这叫怎么说话呢？

甲：我跟你讲，做家属的就不能给拖后腿！就拿我们家属来说吧！我们是儿女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还全都有病。

乙：什么病呀？

甲：我老伴是胃肠神经官能症，我是常犯三叉神经疼。我要不犯三叉神经疼还能照顾他这肠胃神经官能症，可他一犯肠胃神经官能症，急得我就三叉神经疼。我要犯了三叉神经疼，就照顾不了他那肠胃神经官能症。

乙：豁！

甲：上岁数了，腿脚都不利索了！

乙：您这说话可够利索的呀！您这样，家里孩子不管呀！

甲：咋不管呀！就说我那个儿子，你的大哥哥！

乙：谁呀！

甲：公用事业分公司，后勤维修中心，供电设施维修队，电气组，刘利银。

乙：刘利银组长是您儿子？

甲：咋了，你认识呀？

乙：当然了，我跟他一个单位的呀！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自从参加工作到现在，二十四年来，刘利银组长积极抢修处理矿区突发性故障 1320 余起，对变台巡检 3000 余次，维修路灯 680 余次，完成路灯钟控器的调试 880 余次。被评为山西焦煤特级劳动模范、山西焦煤最美一线职工。

甲：你知道就好呀！小子，我问你，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当家属的有过怨言吗？

乙：没有！

甲：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当家属的，有过不理解，不支持吗？

乙：没有！

甲：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当家属的，有过耽误他工作，给他拖后腿吗？

乙：没有！

甲：这二十四年来，我们当家属的，担心过他的身体吗？

乙：没有！

甲：嗯？

乙：有！

甲：担心过，可是这活，你不干我不干，谁来干呀！为企业谋长远，为职工谋福祉，不是空话，是靠无数的西山人干出来的呀！

乙：大娘，您说得太好了！

甲：好什么好呀！台下一个鼓掌的都没有！

乙：嘿！老太太还知道要掌声呢！

甲：要掌声，我这是让你听听我们娘家人的呼声！我告诉你小子，你要是跟小杨离婚，不是我吓唬你！台下坐的都是我们娘家人！你就等着！你就等着！（下台）

乙：吓唬谁呢！台下还全都是你们家人，我不管，今天谁来都没用！我就是要离婚！

甲：（模仿中年男子上）“哎！”

乙：这又是谁呀！

甲：听说你要和小杨离婚！

乙：对呀！怎么了？

甲：怎么了？你……（晕倒在乙怀里）

乙：干什么，跌马马了？大家看见了，我可没动呀！哥，我错了，今天出门媳妇就给带了五十，我全给你，你起来吧！

甲：你给我钱干什么？

乙：你不是跌马马（碰瓷）吗？

甲：谁碰瓷了！我这是献血献的！

乙：不是，再献血也不至于成这样呀！你是谁呀？

甲：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杜儿坪矿的郭彬！

乙：等会，您就是杜儿坪矿社保科副科长郭彬。

甲：你认识我！

乙：太认识了！您是拥有熊猫血也就是 RH 阴性 AB 血型。您在知道自己是熊猫血后，14 年无论是春夏秋冬，无论是工作、生活有多忙，只要身体允许，你总是坚持无偿献血，14 年里从未间断。而且我还知道，只要太原市血液中心给您打个电话，要是急用血时，您是随叫随到，而且不图回报。

甲：我只是个普通人，没什么特别的，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乙：您说得太好了！那你来这是干什么呀？

甲：我今天不是刚献完血就听说你和小杨师傅的事了！我这不就是赶快赶过来了！

乙：怪不得您刚才晕呢！我听说您这熊猫血的人献血是有危险性的！

甲：谁说不是呢！一听说你闹离婚，我这一上火不就成这样了！

乙：不是，我们俩口子闹矛盾，你怎么跟着着急上火呀！

甲：我可不是外人，我是娘家人！小杨师傅是我姑姑！

乙：啊？

甲：不是，是我孩子的姑姑！

乙：吓我一跳！

甲：你看她姑姑忙工作，忽视了你这做家属的感受，我这当兄弟的，替她给你道个歉。

乙：其实我们也没什么！

甲：没事！她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家，今天正好我轮休，您看家里有什么活，我帮您干干！

乙：不用了！

甲：没事呀！我今天就是干活来的！要不我帮你把白菜扛上去！

乙：真的不用，一会您再晕了！这么的，您先下去休息休息，您说的话，我再考虑考虑！

甲：一定不能离呀！

乙：行，放心吧！

甲：那我先走了！（下场）

乙：您还别说，我媳妇人缘还不错，一听说家里有事，都来劝来了！不过那也不能我先服软，得让她先给我认个错！要不然，以后在家我更没地位了！行！就这么办！我就找她去！把事说开了！

甲：（模仿孕妇上场）没事！  
乙：您这是？  
甲：没事，还有一个星期才生呢！你叫XXX哇？  
乙：是我。  
甲：就是你要和小杨离婚吗？  
乙：怎么都知道啦？  
甲：我是娘家人能不知道吗？  
乙：好么，又来一个，怎么又来劝我来了吧！甬劝，谁劝都没用！  
甲：嚷什么，嚷什么？再吓住孩子！  
乙：她比我嚷得厉害多了！  
甲：我问你，你是男人嘛？  
乙：这话说的！顶天立地男子汉呀！  
甲：你说你有个男人样吗？  
乙：怎么了？  
甲：你们夫妻过了多少年了，怎么刚提离婚呀？  
乙：哦，你不是来劝我的呀！  
甲：劝什么劝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过得好就过，过不好就离！  
乙：这话我听得顺耳！  
甲：再说了，结婚是为了什么呀！  
乙：什么呀？  
甲：为的是俩口子亲亲我我地过日子！你这整天连媳妇的面都见不着，您这过的是日子吗？  
乙：谁说不是呢！要说我爱人呐！整天就是为工作东奔西跑，把家务活儿全扔给我啦……  
甲：是呀！  
乙：孩子上托儿所，每天都是我接送……  
甲：哎呀，这当妈妈也不够格呀！  
乙：这好不容易把她盼回来，进了门儿不是腰酸就是腿疼。  
甲：谁让她不着家满处乱跑的？  
乙：我累一天了还得给她按摩……  
甲：下次让她找别人按摩去！  
乙：那不行！  
甲：大哥，你说的这些，我太有体会了！  
乙：是吗？  
甲：我们家那口子，也是整天不着家！  
乙：你家那位是干什么的？  
甲：五麟公司上班！  
乙：在汾阳上班呢！那也够呛！  
甲：谁说不是呢！大哥，您是过来人，您是知道呢！女人怀孕是多么需要人的关怀呀！  
乙：是呀！  
甲：别人怀孕，都是丈夫陪着，我呢！去医院、检查、化验、拿结果都是我一个人！  
乙：不容易！  
甲：人家别人怀孕都是家里人当成宝，我回了家，做饭，洗衣，干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就连想喝口水都要自己倒！你说我容易吗？（抖动自己的肚子）  
乙：冷静，小心孩子！

甲：冷静不了，这样的日子，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要跟他离婚！  
乙：别呀！你跟我情况不一样，我孩子大了没负担，你这挺着个大肚子，谁伺候你月子呀！  
甲：日子我都不要了，还管它月子呢！  
乙：她是豁出去了！大妹子，这我就要劝劝你了！我问你，你老公叫什么？  
甲：罗成！  
乙：五麟公司的化产车间主任罗成？  
甲：您认识呀？  
乙：当然了！这我就要劝劝你了！你老公的事迹大家都知道，他从车间管理出发，创新创效提高产品产量，节能降耗，为公司的扭亏增盈，企业的长远发展奉献青春，贡献力量！他是忽略了你的感受，但是，他出去瞎玩去了吗？没有吧！他是为了建设西山的这个大家才忽视了你这个小家！不过你放心，只要你需要，我们西山整个集团就是你的娘家！朋友们，我说得对不对！  
甲：大哥，你说得太好了！  
乙：好什么好呀！鼓掌的一点都不热烈！  
甲：你也会要掌声呀！  
乙：不是要掌声，是让你（他）听听（骄傲地拍肚子）咱娘家人的呼声！  
甲：不是，大哥，您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你的道理讲得真清楚！  
乙：咱什么觉悟呀！  
甲：说得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和小杨师傅离婚呀？  
乙：这……这不是事儿遇到了，没想过来吗！  
甲：我们知道，咱们西山的劳模和模范干出来的成绩，确实离不开，家属们的无私奉献和大力支持啊！  
乙：理解万岁嘛！  
甲：对呀！家和才能万事兴嘛！这样，为了表示对你们这些家属的感谢，我来呀，还给您带了一份礼物！  
乙：什么礼物哇？  
甲：就是（指肚子）这个呀！  
乙：啊？这我可不敢要！  
甲：无论如何你得收下！  
乙：这不合适！  
甲：送你太合适啦！  
乙：为什么？  
甲：跟你长得一模一样！  
乙：不可能！  
甲：不信你看哪（边说边掏出道具：一个毛绒小猪）！  
乙：噢，玩具呀！



时间：当代  
地点：白家庄矿南坑井口外  
人物：大鹏（32岁）综采队长  
大鹏爸（55岁）退休矿工  
爷爷（80岁）退休老矿工  
大鹏妈（50岁）矿工家属  
矿长（53岁）  
矿工若干

【启幕 大屏缓缓亮起】

【大屏幕上几张图片缓缓交替。图片内容为关闭后的矿山各个场景，每个场景都透着空荡荡的凄凉感，最后落点画面是关闭的矿井口。】

【大鹏一个人望着井口发呆，一脸的颓丧】

大鹏：（唱）东山上的那个点灯，西山上的那个明，一马马的那个平川，一道道沟，瞭不见个人！

【大鹏爸和大鹏妈上】

大鹏爸：大鹏。

大鹏：爸，妈，你们咋来了？

大鹏爸：哦，我们过来转转。

大鹏：哦，那我先走了。

大鹏爸：大鹏，你先别着急走，咱爷俩好好谈谈。

大鹏：爸，您是要和我说工作上的事吧？不用谈了，我不想听。

大鹏爸：你……

【大鹏妈拦住大鹏爸，狠狠瞪了大鹏爸一眼】

大鹏妈：儿子，妈知道你心里憋屈。可凡事咱都要商量着来，不能耍小孩子脾气。

大鹏：妈……

大鹏妈：儿子，妈求你了，和你爸好好谈谈，行吗？

【大鹏勉强答应】

大鹏爸：儿子，咱白家庄矿关停了，矿上的人都被转岗分流了。你心里难受，爸理解。可是集团公司安排你去其他矿继续担任综采队长，你为啥不去？为啥非要跑到护卫队去？

大鹏：爸，不为啥，就是觉得累啦，想换个环境。

大鹏爸：你……年纪轻轻的你有啥累的？

大鹏妈：他爸，你就不能好好说。儿子别怪你爸，他也是为你着急，你跟妈说，到底为啥呀？

大鹏：妈，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但是我求你们，别再说这件事啦。我心意已决。

大鹏爸：那你一身的专业技术就这么扔啦？

大鹏：扔就扔了呗，也没什么可惜的。再说啦，就算专业再强，技术再硬……我不想心里再疼一次了！

大鹏爸：儿子，爸心里也疼。可咱家祖孙三代的这条矿工血脉不能在身上断掉啊。

（情景剧）

扶

大鹏：啥矿工，不就是个挖煤的呗！

大鹏爸：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大鹏妈：他爸，你别生气。儿子，妈知道你说的是气话。快，跟你爸认个错。

大鹏：妈，我没说气话，我说的是实话。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大鹏爸：你站住。咋？翅膀硬啦？管不了你啦？我今天把话撂这儿，你要现在走了，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爹。

大鹏：爸……

【大鹏欲言又止 转身走】

【画外传来爷爷的声音】

爷爷：大鹏！

【爷爷坐着轮椅，矿长推着爷爷上场】

大鹏：爷爷……

大鹏爸：爸，您咋来了？矿长……

【矿长笑着摆摆手】

爷爷：大鹏，男子汉大丈夫，遇到点事儿，就想逃避？

大鹏爸：爸，您甭理他，你看他那个孬样儿。

爷爷：你闭嘴，你看看你那个孬样儿。有你那么教育孩子的吗？动不动就断绝父子关系，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认大鹏，我就不认你。

大鹏爸：这……唉……

【大鹏爸碰了一鼻子灰，悻悻地走到一旁】

爷爷：大鹏，还记得你小时候爷爷带你上山玩吗？

大鹏：记得。

爷爷：那时候你问我，爷爷，咱这儿的山上为什么不长树不长草啊？光秃秃的一点都不好看！

大鹏：您说，咱西山好看的东西没长在外边，是长在肚子里的。

爷爷：是啊，当时你疑惑地瞪着两只小眼睛看着我。我就对你说，就是因为有了咱肚子里的宝贝，火车头才能在铁道上奔跑；炼钢炉里才能炼出钢铁修大桥，造枪炮；发电厂才能发出电点亮城市和街道。有了咱的宝贝人们在数九寒天里感受到春天一样的温暖。

大鹏（自豪地）：您说，咱是开采宝贝的人，是这个

## 择

□ 胡传阁 张晓红 李 岩

世界上最光荣的人！

爷爷：（欣慰地点头）对。

大鹏：可是现在咱白家庄矿关停了，就好像一件垃圾一样说不要就不要了……爷爷，我难受！

爷爷：孩子，爷爷知道你心里憋屈，爷爷心里也憋屈。爷爷在咱白家庄干了一辈子了，知道你心里是啥滋味。

大鹏：爷爷！

爷爷：孩子，你知道集团的领导为了让大伙儿留下来做了多大的努力吗？这叫啥？这叫有情有义啊！让你去其他矿继续担任综采队长，是对你们这些有专业技术的人才的爱护。你要是不去，将来你会后悔的。

【大鹏缓缓起身，没有说话，对着爷爷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欲走】

矿长：师傅，我来劝劝。大鹏，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这些日子里，不光是咱白家庄，咱西山所有的人都难受。可是你想想，咱西山这么些年，遇到过多少坎儿？不都扛过来了吗？眼下，咱白家庄，咱西山走到了节点上，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困难，咱西山集团的领导千方百计开拓渠道落实职工的转产分流，争取职工家属的最大生活保障。“转岗不是下岗，分流不是失业。”这不是一句大话，套话，这是集团领导在全体职工面前立下的军令状。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的身后有西山集团，有国家，我们一定能走出困境。

爷爷：对！当年日本鬼子从咱白家庄矿撤走的时候，把矿井巷道里能搬走的都搬走了，能破坏的都破坏了，他们说白家庄矿五十年也出不了煤了。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啊，共产党带着我们这些穷哥们硬是凭着一双手，一副肩膀，拼出性命恢复生产，不到一年还不是让煤炭从井下运出来了嘛？

【大屏幕滚动相应图片 最后落点落在是一群工人的合照上】

大鹏爸：对！当年大干快上的年代，全国各行各业都需要煤炭，国家给咱订的采煤计划翻了几倍，很多人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咱全矿上下拧成一股绳，攻坚克难日夜奋战在井下，按时按量安全地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大屏幕滚动相应图片 最后落点落在是一群工人的合照上】

大鹏妈（激动）：那时候井上井下都是灯火通明的。矿工在井下采煤，我们这些家属把灶台搬到井口，一日三餐、热水、茶水送到矿工们的手中。连幼儿园里的孩子都懂得把路边的煤捡到车上，支持矿山的生产。想起那时候的情形啊，现在心里都是滚烫的。

【大屏幕滚动相应图片 最后落点落在是一群工人的合照上】

矿长：是啊！几十年来，咱西山人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产，为的是挖出煤让城市多点一盏灯，让铁路上多跑一列火车，给冬日里的人们多送去一份温暖。咱西山人燃烧着自己，奉献着光明，这就是咱西山人的精神！

【大屏幕滚动相应图片 最后落点落在是一群工人的合照上】

大鹏：你们说的都是过去，现在人家都说我们是僵尸企业。我们付出了那么多，为国家做了这么多贡献，有谁能记得？

【大屏变回坑口图片】

矿长：大鹏，公道自在人心。我们白家庄所做的一切，不会被人忘记，至少咱西山人永远都不会忘记。

【爷爷等人应和着默默点头】

矿长：大鹏，听我一句劝，服从集团安排继续担任综采队长，护卫队不是你的归宿。

大鹏：矿长，我觉得护卫队挺好，不用加班，也没那么累。万一哪天遇上个见义勇为啥的，我还能被追认为烈士。可是矿工，就算是死了，也只能从违章中找答案。

矿长：大鹏！说这样的话，你心里就痛快了吗？产业调整，淘汰落后产能，这是时代所需，大势所趋。怎么？拿出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说几句恶毒人的难听话，这就是你的本事？有本事，你就再回到矿上，甩开膀子再干他个轰轰烈烈。用实际行动去还击那些不公正的言论，让他们知道，咱西山无愧于国家和人民。大鹏，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何去何从你自己选择！我们尊重你。

【爷爷等人也默默表示赞同，所有人静静地看着大鹏】

大鹏：矿长，我……

【大鹏转身要离开】

画外：（许多人齐声）队长！

【大鹏停住了脚步】

【十几个矿工穿着矿工服，戴着矿工帽纷纷走上舞台】

大鹏：你们怎么都来啦？

大吴：我们想在井口合个影，留个念想。顺便来找你，商量一下人员的安排情况。

大鹏：井口都封了，还商量啥？

大吴：队长，你不是常说这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所有今天的逆境，都是为明天的绽放做准备。我们坚信，眼下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拧成一股绳儿，一定能闯出一条活路。

众人：对！

大吴：自己选择的路，就算是跪着也要走完！

众人：对，跪着也要走完！

【在大吴的带领下，矿工们用低沉有力的声音无伴奏哼着《西山矿工之歌》的旋律。

【大鹏站在原地，低下了头，双手紧握拳头】

【矿长向前一步，冲大鹏】

矿长：综采三队队长，王大鹏！

【大鹏低着头，紧握着拳头颤抖着】

爷爷：（大声的）综采三队队长，王大鹏！

【大鹏低着头，紧握着拳头颤抖着】

大鹏爸：（吼着）综采三队队长，王大鹏！

大鹏：（猛抬头）到！

【无伴奏哼唱更加低沉有力】

矿长：井下作业面18号支架液压不稳定，你该怎么办？

大鹏：继续观察，通知检修组到位。

矿长：综采三队队长，王大鹏！

大鹏：到！

爷爷：9号皮带机尾处跑偏，你该怎么办？

大鹏：暂停生产五分钟，通知检修组立即矫正。

大鹏爸：综采三队队长，王大鹏！

大鹏：到！

矿长：采煤机准备就绪，相应各系统准备就绪，请求开采。你该怎么办？

大鹏：通知全组人马全部到位，准备开采！

爷爷：综采三队队长，王大鹏！

大鹏：到！

爷爷：以前的难我们都扛过去了，现在的坎儿就靠你们这些年轻后生了。你能扛过去吗？

【大鹏没有回答，可双眼饱含热泪望着远方，双手握

紧拳头不住地颤抖着】

大鹏爸：综采三队队长，王大鹏！

大鹏：到！

大鹏爸：只要咱矿工不倒，西山就不倒。在这个关键时刻，你能不能像个爷们一样，挺直了腰杆屹立不倒？

【大鹏没有回答，可双眼饱含热泪望着远方，双手握紧拳头不住地颤抖着】

矿长：综采三队队长，王大鹏！

大鹏：到！

矿长：老少爷们儿都到齐了，就等你啦。你到底是离开，还是留下？

【工人吟唱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静静地看着大鹏，同时众工人已经在以上过程中有序地聚集到台中，在显眼处为小鹏留了一个位置】

【小鹏擦去眼角的泪水，整理了下衣服帽子，伸出拳头，低沉地哼唱起了《矿工之歌》】

【小鹏转身缓慢却有力地向大家走去，大家也跟着小鹏哼唱，声音越来越强】

【小鹏走到大家为他预留的位置，转身，面向观众】

【字幕 可是，如果不走】

小鹏：（嘶吼着）留下……

【吟唱声达到最强】

【字幕 有些路很远，走下去会很累。可是，如果不走，会后悔！】

【大屏幕金光闪闪的西山煤电 LOGO】

【灯光渐灭】

——剧终



## 集团公司围棋代表队获全煤第21届“乌金杯”团体第六名好成绩

简

由集团公司职工岳振龙、黎跃、刘碧坤、王颖剑四名选手组成的围棋代表队，于2017年4月24日至27日参加在湖北省宜昌市举办的全国煤矿第19届“乌金杯”围棋比赛，这次比赛共有20多个单位的120名选手参加。经过四天九轮紧张激烈的争夺，西山代表队荣获团体第六名的好成绩。

讯

（王强）